

1917年

第

卷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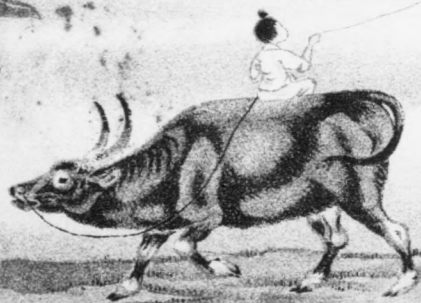
1

期

說 叢

第 一 期

春風得意
炳堂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宣南編譯社出版
The All Sto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PEKING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BUREAU

財政部印刷局廣告

本局爲國立印刷機關開辦十一載規模極爲闊
做營業日臻發達凡各種電汽機械石版銅版鋅
版靡不完備印刷精良而尤以延聘美國技師教
授工徒精製鋼版爲全國特色承印國家紙幣有
價證券稅票郵票及各省銀行官錢局紙幣兼營
官廳局所銀行各種簿記以及名家書籍圖畫月
份牌畫片名片等印刷品頗承各界推許工速
價廉無俟贅述現正擴充營業倘荷垂顧希請
與本局營業課接洽無任歡迎

局址白紙坊電話
南局七百零一號

說叢第一期目錄 民國六年三月

▲封面

春風得意圖

▲插畫

戴醇士山水畫冊 一 二

張小篷觀世音畫像

戴醇士山水畫冊 三 四

新華門全景

山海關

北京風景三幅

偉人遺愛小鳳仙小影

南國名姝愛花小影

▲短篇

●鄭太史

林 紆

●黃孝子

●李幼華

●谷中兄弟

●島中人

●游艇伏尸錄

●天外天

●銅圓券自述

●嗚呼又一銅圓券

●綺恨

▲長篇

●白衣女王

●微波

●海市

林 紆

林 紆

天 笑

天 笑

天 笑

王 蕭 定 安

指 嚴

指 嚴

指 嚴

王 蕭 定 安

指 嚴

指 嚴

同 上

▲隨筆

◎晉游雜記

指 嚴

◎讀紅樓笥記

佛 聲

▲文苑

◎文一首

顧 實

◎詩三十一首

◎雲起軒遺詞六葉

文 廷 式

▲劇曲

◎梨園新語

譚 遏 雲

◎歌曲揭要 序言 凡例

趙 劉 子 敬 隨 庵

◎姒媿封傳奇

▲雜俎

◎貧齋閒話

樸園老人

◎不才戲墨

不 才

▲餘錄

◎逸興齋謎語選粹

逸興老人

▲通訊

◎代擬寄某女史書

茗 邨

(補白) 目繁不備載

◎說叢第二期內容預告

一 短篇仍有諸名家精妙之作「蠟珠冤」一篇係

寫北方社會家庭污點寫鉞砣之苦心尤為指

嚴所著各篇之特色

一 插畫有彩色圖一幅係甯津王亞傑女士所繪

筆法精緻印工鮮麗得未曾有

一 長篇白衣女王第四章以下情節更為離奇引

人入勝

一 封面五彩木蘭從軍圖較第一期尤為美觀

一 其餘雜俎文苑等選擇尤精猶其餘事

注 意

特別啓事

武進(許指嚴)先生海上小說名家。著作等身。久已膾炙人口。客秋由滬來京。爲采風問俗。增其著述。上之經驗計。傲居校場頭條。日即街談巷議。考究故實。嗟苦於言語不通。殊多扞格。而先生初志未嘗少衰。嗣爲友人延治財政部印刷局文牘。從公餘暇。則本其見聞。著爲長短篇小說。續續寄滬。以應諸小說社之求索。旣而慨然曰。偌大京師。竟無一內容較爲豐富之月刊。小說出版於其間。詎非缺憾。因遂號召同志。創立(宣南編譯社)。並有(說叢)之刊行。先是翹立編譯社之前。先生曾以其簡章呈之印刷局局長顏公。酌伯公。素宏獎風雅。力贊其成。鄙人亦局中備員。向讀先生所著小說。積慕已久。旣得接言論。丰采。益傾服。此次說叢第一期發刊。除由指嚴先生索得(琴南)(天笑)(定夷)諸大家名著。鄙人亦竭棉力。與同事(蕭定安)先生合譯長短篇小說兩種。聊充篇幅。此書問世後。能否博閱者歡迎。雖未敢必。然指嚴先生。素以針砭社會爲懷。此番在北京首窺雜誌界之先聲。其苦心孤詣。想閱者諸君。必有深動。其景仰者。而說叢內容。更有數種特色。敢爲閱者諸君告。

一(材料豐富)閱者諸君。不乏愛讀指嚴先生著作。其文心竅曲。詞况華瞻。當所素稔。而先生近更變

其宗旨以爲針砭世俗。必趨重於社會小說。因特專從中下社會入手。曲曲描寫。務使窮形盡相。言外微旨。純屬苦口婆心。先生實爲說叢主任。每期著作。至少在數萬言以上。兼之聲應氣求。每從郵筒中丐得名家著述。復由鄙人與定安先生。彙譯最新出版外邦小說。專取其情節離奇。興味濃厚者。用此以餉諸君。庶幾壓諸君之望。

一（印刷精良）（財政部印刷局）爲國立印刷機關。其成績之優良。久已有目共賞。宣南編譯社各項印品。悉由該局承辦。所有五彩石印。銅版。銅版網目版。等印刷品。無不登峯造極。精雅無比。此後印刷術日臻發達。即說叢之表裏。愈益美備。至於紙張堅韌。油墨光澤。猶其餘事。

一（定購特例）每見海上報刊一種雜誌。必有預定全年之例。若在資本雄厚之書肆。尙可如期出書。倘屬數人結合機關。每致功廢半途。貽定購者以意外之損失。此等事。蓋已屢見不鮮。同人等有鑒於此。因特另酌新例。於每期說叢發刊之前。預將次期材料備好。即於先出版之說叢中。附刊定單。載明次期出書時日。雖或因印務冗忙。偶愆期限。要不致失信於閱者。而諸君用定單惠購時。亦復較有把握。

一（贈品新章）每期說叢。均於定單右方。印贈贈品券一枚。按冊截存。由一號積至十二號。便可持向校場頭條二十一號。宣南編譯社。易得精製印刷贈品一件。

上所披露。不過畧見梗概。此後續有擬議。再當由說叢通告欄內。隨時刊布。

中國第一家

精益眼鏡公司

Tel. No. 111 South | 北路口西街寺音觀 | 號一一一局南話電

CROOKES' GLASS ONLY ADMITS BENEFICIAL RAYS TO ENTER YOUR EYES.

LENSES
of
every tint
and
in
any form
made
to
order
are
ground
in
our own
laboratory.



OCULAR
TESTS
Subjective
Method. Trial
lenses
Maddox
Musel Test,
etc.
Objective
Method.
Skiametry.
Dynamic and
Static,
Ophthalmometry, etc.

SIR WILLIAM CROOKES

out of England's greatest men, now 83 years of age.

CHINESE OPTICAL CO.

48, Kwan Yin Dze, out of Chien Men Gate,

PEKING.

Head Office: SHANGHAI.

Branches: Peking, Tientsin, Hankow, Changsha and Hangchow.

宣 南 雜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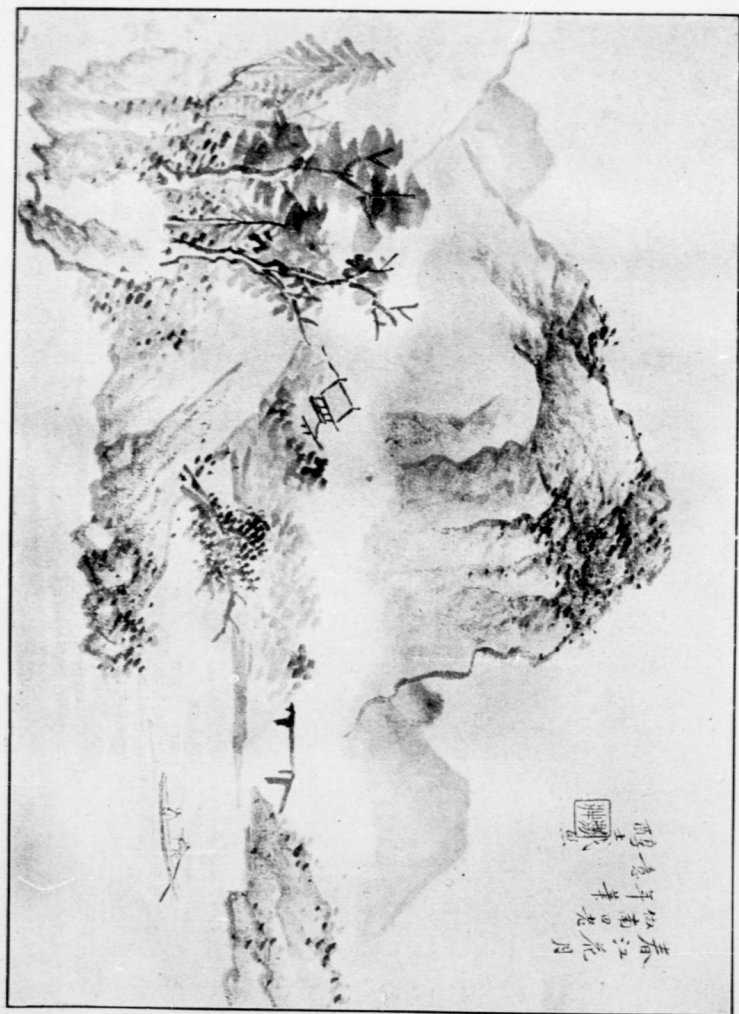
預

出版

告

社會進化端在交換文明故國與國之交
換關係一國之文化變更若國內地方南
北遠距此地方與彼地方之交換則社會
之文化變更亦隨之矣吾國北方進化稍
後於南本社同人抱知識交換之宗旨欲
薄有所貢獻於社會以融洽南北畛域故
特編此雜誌爲知識交換之媒介擔任著
者皆當代知名之士現正籌備編輯不日

出版



闕霍初先生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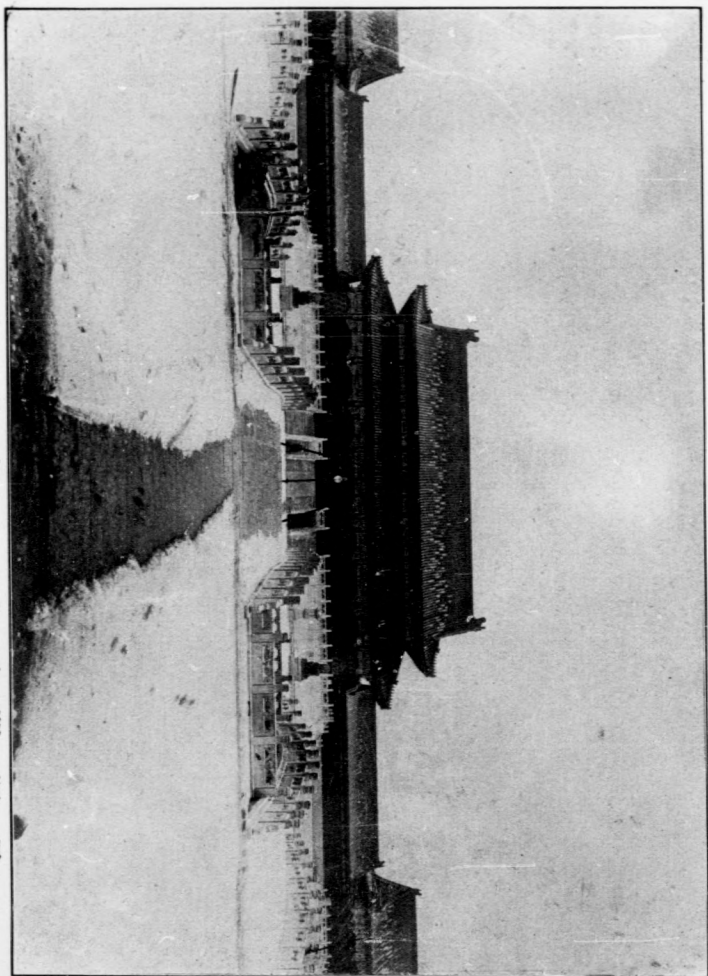


雲
松
生
河
曙
霞
重
承
衆
冷
成
于
三
作
強
起
道
法
以
作
子
宮
廿
七
日

關 霍 初 先 生 藏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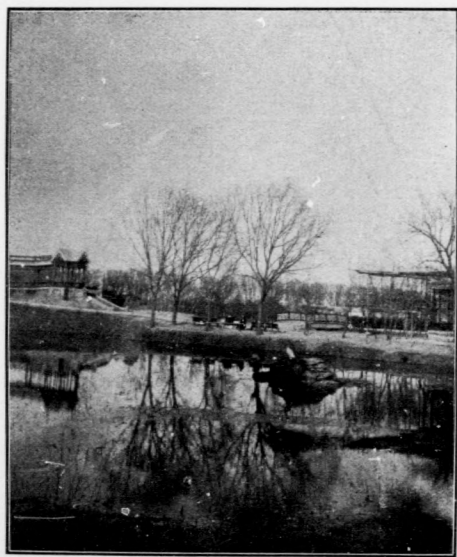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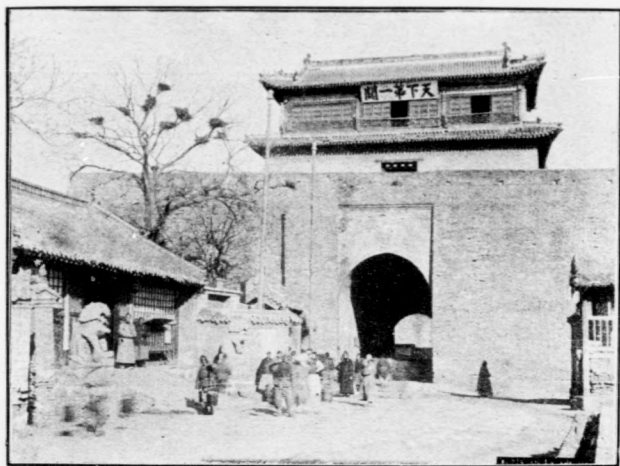
戴醇士畫冊 關霍初先生藏本





(門和太清前即) 面正門運承

山 海 關 全 景



萬 牲 園 幽 風 堂



北京風景郊外以玉泉山頤
和園爲最禁中則三海中央
公園（本社稷壇）攬勝所萃也
茲取其佳處影片供讀者臥
游之一助

清秘史外錄 第一刊

●發行預定券

●先贈總目錄

武進許指嚴先生著先生各種撰述久散見於海上各雜誌及新聞紙中無俟贅述茲本社同人推爲主任更出其新撰各稿外間未經見者參以旅京見聞之所獲益徵奇秘繚曲得未曾有茲分期陸續付印先出第一刊并發售預定券有簡章及總目錄函索即寄

曼珠豔史 第一刊

有清十一葉宮禁及貴冑奢淫奇秘之軼事盡萃於一編洵指嚴先生得意之作也海內愛讀者幸勿等閒視之預定券例如上

民國豔史

此尤現今奇秘之作情節與筆法無美不臻茲即完稿付印售預定券例如上

愛 遺 人 偉



仙 鳳 小

愛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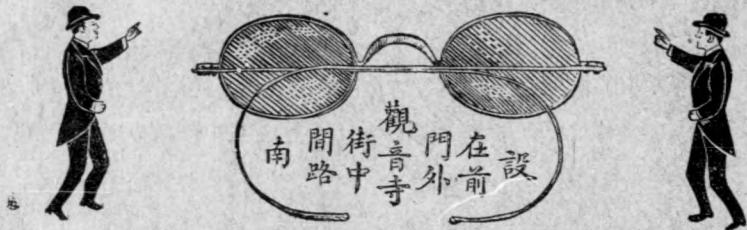


南國名姝

短
篇

農商部註冊

中國光華眼鏡公司



設在前門外
觀音寺街中
間路南

本公司專造各種光學鏡片出品以來久
為各界所讚許及西洋光學家亦稱為我
國之新製精品故本公司不吝重資聘
請光學專家專門製
造各種光片以及配光驗目各術不論
遠近斜正散聚各光片配
製無不得法力求精當以
臻完善且本公司開幕伊
始所有出品極力研究無不精益求精
不惜工資浩繁定價格外
克己以冀名譽之遠播而促營業之
進步凡東西洋專家製造之品本公司均
備裝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惠顧
諸君請試用之方知
言之不謬也(一)本公司所
製鏡架皆用本國純粹足金永不變色日
久耐用(二)本公司各種夾金鋼絲等鏡
架亦皆完備均能按人面目裝配並無壓
鼻之患(三)本公司材料豐富凡有配光
定製之品訂期不誤

電話南局一千二百一十號

本 公 司 謹 白

短 篇

鄭太史

林

清帝之讓政。天下咸曰光復。而閩之鄭太史。友其獨以爲亡國。默然不言。日部署身後之事。以名紙書辭行二字。編告親友。仰藥以死。雖鄉人不之知也。太史生平含讀書叅禪外。無他事。名不出鄉井。而新學之少年。方羣起而培擊之。以爲頑固。有紗帽氣。至偶發一語。咸爲鄉里小兒所唾。議會尤深。惡其人。然太史忠孝有規。檢謹言慎行。至鬱鬱不理於口。獨以一死報先朝恩遇。可云無媿。然先輩之典型盡矣。余與太史有連。鄉居數面而已。顧聞其爲佛氏言。多深隱。近南宗。余笑曰。某生平讀書近三四萬卷。惟指月錄及五燈會元。終始不徹其義。足知吾之鈍根矣。太史曰。子乃未見吾古月師也。師深於禪學。有前知其啓發。後輩能闡揭微旨。使之言下頓悟也。古月者。石鼓湧泉寺上座也。余二十七至石鼓。僅於達摩洞口。見古月一面。額上有小肉瘤。墳起。年約四十。靜穆有道氣。時雲淨。松碧。新月初上。古師立於巖石之上。風態足以入畫。則歸問寺僧。古師何以洞居。僧曰。師惡羣所居。患爲塵客所迹。山中石洞十數。獨石林洞最幽僻。人迹之所不至。師居之二年。或數日一食。亦不見其



有饑疲之容。余曰：山深而石洞無門戶，獨不患蛇虎耶？僧曰：虎患不常見，而蛇患則有之。師之居石林也，洞廣僅容一席，然壁間有竅，廣可二尺，其深無藝，下有風水蕩激聲。師長年一衲，冬夏不易。一夕月明，打坐覺膝上有物重可百斤，初不省視，既而有呼吸聲，始微睇之，則一巨蛇，首大如斗，一角紅潤如鶴頂，二目作深碧色，身在洞外，則莫審其長。至幾許矣，師目復瞑。天明而蛇渺，抵夜復至。師謂之曰：爾來特接我吐納之氣耳，然吾膝不勝，劬可稍遠。至數尺以外，彼此各遂，不寧佳耶？蛇點首却退尺許，則昂首與師齊，師不之視，坐如故。遲明，蛇忽外向，吸取林際鴉鵲之師曰：此非爾嚮我之心矣。天下烏有戕生，足以成道者？蛇低首似悟，自是不復吞噉生物。如是年餘，一夕蛇不復至，夜半風發於壁竅中，其利如刀劍，師乃移蒲團左嚮而坐，竅中忽出白雲如絮，雲盡繼以異光，灼然如火，而蛇出矣。約其長可五丈以外，徐徐出洞而去。自是遂渺。明年師飛錫雪峯，又明年始歸。余聞而異之，歸問太史。太史曰：固聞之。時太史已屏居，不時而客。公子年十餘歲，將結婚於某公。太史就問師以婚之吉凶。師曰：可將來若子得託庇於外家也。此爲辛亥以前事。太史歸語家人曰：吾其死乎？吾在師何言以子託人？辛亥太史果盡節，師言應矣。

羅孝子

羅十八翁者。年九十二始卒。前三十年。余讀書於蒼霞洲小樓。中小河抱門。而過荔支十餘樹。環余小樓。碧不見天。臨河有兩彩竿。則黃菊。珊瑚殿。課家也。十八翁於暑中過余。手一扇。請余寫山水。且曰。前此十年。先生曾爲作梅花一枝。今敵矣。若得此。更十年。且易也。余不期脫口問翁之年。則八十二矣。余思天下有不知老之人。如翁至矣。爲寫倪高士小景於扇端。既送之出門。雷忽起於對岸。劈彩竿之半。雷屑紛落。居人爭走拾之。方雷發時。聲震天地。而翁不動。蓋神完也。更三年。翁失明。余往省之。始聞翁之子孝子也。孝子名義進。兄二人。孝子次叔。爲人謹愿寡言。而神志專注其父。凡父所嗜而不可得者。雖數十里。勿憚往求。翁年老喜觀劇。有呂芷紅者。名優也。翁善之。每芷紅所至。翁必隨之。而芷紅亦頗禮重翁。時飯於翁家。孝子必躬自烹飪。伺芷紅所嗜者而進。往來奔走如奴。厮翁居藤山。其觀劇於城隍廟。必徒步十里而至。及茶亭則少憩。忽命孝子曰。芷紅嗜藤山下鱖。飪汝趣往購我。遲汝於廟中。孝子之應如響也。以巨紙榜其臥室。自晨及夕。割其晷刻進食於翁。不差累黍。翁八十四。矐其目。孝子五更起進粥。必抱而舐之。以爲得華池靈液。目庶幾明也。卒無驗。人言西醫能以刀刮其翳。翁毅然將行。孝子則抱持大哭。不聽行。翁卒往。而孝子襤被臥床下。積三月不愈。而孝子已病。顧佞佛。於是長齋夜起。冒寒跪庭心禱天。經年。遂病脛腫。至於羸憊。孝子平日行買儲千金。

至是均爲翁飲食煩費而盡。終不娶。乃曰：「大宗有後矣。吾不能更娶而自累。使吾心不專於吾父也。」孝子既先翁而卒。卒時尙哺哺念佛。冀以佑翁。丁和軒者。余至契也。聞孝子喪。馳而白余。余方丁先孺人憂。伏處聖廬不能出。然感孝子之孝。而余自念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則感慨悲涕。傷孝子。益自愧憤。哽咽累日不能已。既百日。薙髮。則奔弔孝於藤山。悲不自勝。孝子家人謂余爲孝子。悲不知余乃自悲。其無狀也。既爲之傳。遂錄其遺事於此。補余傳之不及。

李幼華

余居京華十六年。國變後。深匿不欲面客。客至恒謝以疾。一日有黃幼蟾者。款余門。出華胥幻影一卷。中圖兩麗人。一爲李幼華。一則不署名。稱爲幼華後身。余觀之。兩美頗髣髴。集中題詠殆滿。幼蟾堅請余以詩紀之。夫再生之事。世固有之。近日安南人魂魄忽投入山東人尸體。不審有無其事。唯幼蟾集中所記。又似有不了之因緣者。幼華名繼蟾。湘西人。穉年已通十三經。詩筆宛肖溫李。書法亦娟秀。自編其詩。題曰玉菡山館。又編其文。題曰瑞雲樓集。母黃夫人。則幼蟾姑也。幼蟾父以舊勳襲世爵。幼蟾將種。然能文章。兩小無猜。乃不審幼華之屬意於蟾也。蟾恒以己意達母夫人。夫人以爲穉。未之決。蟾外號曰柳隱。故幼華詩中稱柳隱者。即蟾也。其寄柳隱詩有春寒乍過平蕪綠滿院。

流。鶯。人。未。歸。又。云。妾。意。不。隨。流。水。去。故。園。今。日。是。花。朝。余。謂。幼。華。之。詩。筆。雖。吳。蘭。雪。不。能。過。也。婚。約。既。沮。幼。華。竟。悵。悵。以。死。死。時。謂。幼。蟾。後。二。十。年。當。見。我。於。漳。河。銅。雀。臺。之。下。幼。蟾。大。恸。恆。造。其。墓。痛。哭。逾。二。十。年。幼。蟾。如。約。至。彰。德。夜。中。夢。幼。華。至。髻。上。加。珠。花。一。朵。匆。匆。指。南。來。車。條。然。遽。逝。明。日。於。車。窗。中。見。麗。人。果。幼。華。也。逾。年。於。梨。園。復。見。車。中。人。脩。眉。如。畫。髮。光。映。日。宛。然。幼。華。也。顧。已。屬。人。幼。蟾。悲。慟。不。可。自。聊。乃。成。華。胥。幻。影。一。書。余。遂。效。高。青。邱。體。題。其。後。曰。太。真。何。福。銷。鏡。臺。老。奴。一。笑。窩。絳。腮。甸。華。情。款。更。癡。絕。蟾。蜍。條。脫。徒。啣。哀。稠。桑。莫。薦。秘。書。衛。小。桃。空。悼。門。前。崔。丁。甯。堅。訂。來。生。約。香。魂。那。卽。歸。東。嶽。銀。燭。垂。殘。翦。轉。明。游。絲。已。斷。牽。還。着。忍。痛。聞。呼。柳。隱。聲。支。床。強。把。雲。鬟。掠。懷。遠。空。聞。小。院。鶯。重。生。好。認。荒。臺。雀。廿。年。死。別。竟。悠。悠。中。歲。蕭。郎。罷。遠。遊。芹。芽。流。水。春。三。月。蝴。蝶。斜。陽。艸。一。邱。年。年。埽。墓。西。風。緊。嫩。黃。淚。漬。油。衫。粉。盧。氏。何。曾。見。玉。簫。趙。家。今。但。餘。秋。筍。人。間。那。有。再。生。緣。卻。過。彰。河。眼。欲。穿。裙。存。金。縷。招。何。許。石。刻。潛。英。或。未。然。無。心。村。店。迷。離。夢。夢。裏。相。逢。儼。若。仙。雙。鈎。蠻。履。凌。波。仄。一。片。珠。光。壓。髻。偏。枕。函。秋。曉。人。驚。醒。車。中。果。見。娉。婷。影。無。葉。能。通。御。水。心。有。情。空。望。蓬。山。頂。飄。飄。還。認。六。銖。衣。漳。水。新。秋。映。落。暉。九。娘。子。在。容。如。昨。十。一。郎。來。事。恐。非。甸。華。卽幼蟾託名將。種。兼。情。種。百。端。

莫療填心痛願將慧劍斬情絲再休戀戀華胥夢



谷中兄弟

天笑

某處有村負山而立。地至陰僻。且慘寂。不類人境。山中多荆棘叢莽。灌密山有谷。谷中地卑溼。有積窪。重雲常羃其上。如張黑幕。巖石間恒有霧氣。故谷以內陰沉森慘。常在晦冥中。尤冷寂無聲響。偶見三數寒鴉。飛集樹巔。此爲谷中唯一活潑氣象也。惟是深山大澤。實產龍蛇。以故此墟寂之山谷中。乃有相稱之人物。其人之族氏爲黑特。昆仲也。長曰蕾芬。次曰賈爾。二人生於斯。長於斯。父母已相繼歿。兄弟二人伶仃相依。了無他人。今者二人已自幼而長。至於中年矣。居谷中。力田。生平足跡未出谷外。二十里。沉寂寡言。一如此谷。膚色黝暗。亦一如此谷。其怪異則類谷中奇石險惡。陰鷲。則如谷中之鴉。尤怯於見人。總之。此二人之性情狀貌。一一皆爲此山谷之奇氣所鍾毓也。村中人有過此谷者。見黑特兄弟。亦強與頷首。實則滋弗願與此兩怪物爲禮。黑特兄弟亦不常交言。即有事當言。亦必竭力刪改。其辭句務爲簡峭。時亦以谷中農產。至村中市集。與市人易財貨。市人予以價。即受。初不斤斤較蓋。二人寡言也。市人見彼弟兄貌陰寢。深防其內蓄陰謀。故亦不敢酬以非值。若二人果能啓吻與人商榷者。則所得或少。豐而黑特兄弟不爲也。村人每值市集之日。必赴不爽。如鐘機。獨黑特弟兄則否。無所需者不往也。即往矣。亦不多留片刻。事已輒歸。村中酒肆一歲中未嘗

見二人足跡。二人之目光亦從未向酒肆之帘一望也。村人雖竊竊以爲訝。顧茶餘酒後。初未一加評論。則以與彼弟兄無交誼。且以彼弟兄之怪僻無足齒也。於是黑特弟兄俟來。俟去。憧憧如鬼影。村人亦幾以鬼目之。自黑特之家以達市集。相距纔十餘里。然以路徑盤曲繞山而出。故須行二十許里。始達歸途。既入谷中。則亦不見黑特之屋。蓋爲松林所蔽。松作暗綠色。而葉甚稠密。故僅見烟突於林端耳。而烟突中又不常有烟火氣。故人行初不易屬目。

黑特兄弟雖習性相同。而體幹之強弱則大異。兄蕾芬脩而偉。廣肩健腕壯夫也。其弟賈爾則不然。短而瘠。全身骨幹大類爲銹鍊絲所構。面部如枯腊。惟舉動則疾捷而柔順。如狸奴。市人謂賈爾之觀瞻當遜於乃兄。而腦力則勝之。蕾芬一生除赴市集作貿易外。從未他往。而人謂賈爾則嘗數入無人之境。云無人之境。去山谷可數里。初非無人。特以彼間所居爲游牧之野族。故即謚之以無人之境。賈爾之詣此所爲何事。村人無從知。抑亦無暇探詢其究竟。但傳說謂賈爾常於入夜後往彼中。此事雖已口碑載道。而賈爾相處最近之兄反了無所悉。豈知之而不言乎。或曰蕾芬實未有所知也。後竟知之。蕾芬視此消息之來。乃如巨雷劈頂。雖然此又奚足怪者。

某禮拜二之夜。黑特弟兄晚餐既畢。則分左右坐於廚內火爐之旁。默爾而息。不言亦不吸烟。蓋黑

特兄弟素不吸菸者也。若在往日則二人終不交。一語獨今夕。賈爾竟破寂而言曰。禮拜四之全日。我將有事。他適可無待我來力作也。剛勁之蕾芬聞此大詫。蓋自有生以來從未見其弟他適。至於一日之久者。此事非特可異。且至足令蕾芬聞而寒心。夫黑特兄弟不啻爲與世相絕之人。今賈爾忽欲去其窮廬外出。至於二十四小時之久。果何爲者。故蕾芬不禁疑駭。交至竊念此種非常之舉。實爲超出恒軌之事。意者吾弟或將叛我而遁乎。因力運其腦窮索其源。顧終弗可得。則亦不復更索私念。吾弟所爲能無與我事者。我又奚必皇皇黑特兄弟自幼至長。從無彼此猜異。迄於今日忽發生此事。以二人胸中各懷一意。此蓋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也。賈爾尙秘其事。不即言而蕾芬腦中已怒氣鬱勃。雖然賈爾亦不能長隱此秘事。勿道也。蓋賈爾之不能忍耐。一如其兄。見其兄不加盤詰。益覺不能自耐。思必傾吐之。而後快。其兄非不欲問。弟以不喜向人詰問。故忍而不言耳。賈爾自審此秘事。一吐實無異以炸裂彈投之。乃兄之頂此炸烈彈者。已如箭在弦。終必一發。不能以隱忍而終也。於是緩其音吐節其字句。言曰。無他。我將行婚禮於星期四日耳。噫。此炸烈彈竟發於咄嗟間矣。且爲蕾芬所不及防者也。結婚耶。此猶非蕾芬所引以爲異者。但一凝思。間即恍見一婦人來分據其田宅財產。意大不堪。眇目視其弟賈爾。亦報以獐視。噫。嘻。一婦人乎。此婦人來則一家。

瑣細悉須出自其手。黑特兄弟之服食起居其權將操。諸婦人之手猶可言也。所至難堪者則此婦人必與村中婦女相交際。村中婦女必常來此不絕。清靜沉寂之山谷中行且囂然不可耐。且黑特弟兄載物赴市時。婦人或隨與俱。市人見我將謂之何。脫或帷薄不修。婦人喪恥潛入村中之禮堂。聽彼牧師之邪說。則我兄弟二人之小世界且爲之破滅。此外尙有堪虞之事多不勝言。是可忍孰不可忍。賈爾知己言發。乃兄大駭。然此亦不足怪。蓋夙知乃兄懦弱畏事而多疑慮。陰謀常自搆痛苦。而賈爾之性則反是。見蕾芬多疑慮。意且甚得。更進言曰。吾將於結褵之夕。携婦歸也。蕾芬仍瞠視不瞬。張吻不能言。至於唇盡枯燥而心中則計曰。然則賈爾果將挈其婦人歸矣。初猶半疑。賈爾或別營一家庭於他處。與己相離。不謂竟欲挈之同歸。信爾則險象益確。乃運其舌本自潤唇吻。吼呼曰。吾不容一婦人以其足履吾門。賈爾忽露獠笑。而目中則蘊有怒意。黑特兄弟相處數十年。敦睦無齟齬。雖非有骨肉至親之感。而同起居同飲食同耕作同出入如是已足。謂其兄弟敦睦矣。不謂此敦睦之維忽中斷於今日。且二人心中各懷毒恨。切齒相向。久久賈爾之笑容猶不斂。冷然曰。星期四之夕將有婦人以二足履此門闕矣。蕾芬徐起立。賈爾意其兄將施武也。亦爲之暗備。蕾芬俯視賈爾良久。即登樓歸己室。中去賈爾之笑聲亦隨起。聲如裂帛。

翌晨爲買爾當值任烹飪之日。蕾芬治事於廡中。至早餐時。蕾芬亦歸而同食。二人常三月不交一語而食時。尤寂。今晨則氣度均冷然矣。二人對坐食時。頻舉目自眉下竊睨各恐其弟若兄乘己之不意。突出利刃相向也。食已皆起立凝眸相視者有頃。目中似均含有詰問之意。而所詰問者爲何。則又兩兩不相知已。卽別各事其事。去買爾洗滌盤皿。畢出田間耕作。至九時許。斗見蕾芬乘雙輪之馬車向村中之市集去。買爾大詫。蓋以此事出於尋常有如買爾之結婚事亦出於尋常也。然買爾已知乃兄之此行必別有命意。顧不能動我也。思已復作苦笑。又念吾之婚事斷非阿兄所能阻彼。卽不願我成。然無策可以敗吾事。且蕾芬尙未知新婦誰何。能作梗。旣又思渠之行必非無故。其故爲何。則又百思不得其解。不安滋甚。遂取自由車乘而追之。途將及城之半。遇蕾芬歸。二人相見如陌路。買爾自言曰。渠此際歸矣。然頃者果往何許。作何事。當一究之。遂乘車疾馳至城中。至第一肆。卽趣問其主人知頃者乃兄何往否。主人謂親見蕾芬往銀行買爾。聆此大駭。如中惡疾。蓋彼兄弟二十年間。力作所得悉貯之銀行爲數將六百鎊矣。十餘年前積金至百五十鎊時。二人即相計以此款存銀行爲生利計。行長告彼等謂欲得利不如以此金作投機事業。所獲較大。當勝於存儲銀行。彼兄弟堅以爲不可。蕾芬則更恐行長藉名而乾沒其金。拒之。但請存儲銀行。取則立付以

後少有所得。即寄之銀行。黑特兄弟本百無所費。故不及二十年所蓄。乃達六百鎊。買爾急趨銀行詢之。則六百鎊之存金果已爲其兄取去。一錢不遺。行中會計自言所付者四百鎊爲金幣。二百則紙幣也。買爾大愕。十餘年來。幾於夜夜皆夢見黃金之幣無數。徧佈此銀行中。今乃悉數爲乃兄所奪。則往者之熱想。有如春夢矣。痴立向會計者。直視似欲對之甘心洩憤者。良久出登車。力運兩足之力。踏車使疾馳。速如奔電。計曰。吾兄但應得六百鎊之半。今悉取之。是盜我所得也。吾必有以報之。使彼囊橐中之金盡入我手。車至山麓。舍車而登。至山半有巨松。即隱身。松後四瞭。若印度人之窺敵。既見乃兄駕車自山徑來。下車登山。至一處而止。狀頗躊躇。四囑防見者。其處距買爾所隱處可十餘碼。耳亂石叢中有巨穴。穴口可容人。內黝黑陰霉。且有流水自上滴下。苔蘚滑不容足。縱橫上下。皆三丈許。蕾芬見無窺者。乃持囊金蛇行以進。買爾覘乃兄既入。隨至穴上。踞一石坐。默思有間。忽得奇計。起立力推所坐之巨石。石雖重。而此時買爾憤極。以死力推之。石竟爲所動。墜而塞穴口。尙留一隙。可尺許。然不能容人出入矣。遂坐穴外。少遠之一石而息。回顧則見其兄露面於隙際。目灼灼如毒蛇。推石石不動。且穴內地溼滑。兩足無所用。其力頃者。買爾之移此石也。自上而下。故能墜。今欲去之。是自下而去。弗能舉也。蕾芬血目四張。耿耿視其弟。不語亦不乞憐。蓋黑特兄弟素

未。有。恕。人。之。舉。故。亦。無。不。望。人。恕。已。買。爾。大。笑。曰。爾。自。謂。入。此。窟。而。埋。金。乎。非。也。爾。但。自。埋。其。身。矣。吾。待。爾。死。爾。死。後。金。仍。爲。吾。物。耳。我。今。錮。爾。於。此。猶。少。留。餘。隙。使。爾。得。見。天。日。呼。吸。清。鮮。之。空。氣。若。渴。則。穴。內。之。水。可。仰。首。吸。承。如。是。或。不。致。驟。死。蕾。芬。曰。爾。欲。得。吾。金。耶。我。將。舉。火。盡。焚。紙。幣。而。以。金。幣。置。誌。不。可。知。之。處。我。雖。死。爾。仍。不。可。得。金。買。爾。曰。紙。幣。二。百。鎊。少。數。耳。金。幣。四。百。鎊。則。巨。數。也。爾。焚。紙。幣。我。固。無。恤。是。汝。自。焚。其。產。耳。至。金。幣。則。我。知。爾。必。無。更。秘。密。之。地。可。藏。無。論。若。何。必。在。穴。中。爾。便。吞。之。於。腹。我。亦。能。剖。腹。而。取。蕾。芬。曰。官。中。必。絞。爾。買。爾。曰。縱。絞。我。亦。當。在。爾。既。死。之。後。言。次。起。立。伸。四。肢。以。舒。筋。骨。已。又。坐。於。穴。旁。之。石。曰。今。已。嚮。午。吾。將。歸。星。期。四。之。日。吾。結。婚。將。於。吾。家。中。開。跳。舞。會。編。邀。村。中。婦。女。至。吾。家。星。期。五。日。更。與。吾。妻。來。此。省。爾。爾。當。靜。待。之。言。未。已。蕾。芬。突。伸。兩。手。出。穴。外。力。握。買。爾。之。踝。竭。力。曳。之。仆。於。地。乃。更。曳。其。足。入。穴。內。可。半。小。時。後。買。爾。之。體。入。穴。過。半。更。半。小。時。其。首。亦。入。與。乃。兄。同。命。穴。中。矣。自。此。日。後。村。中。人。不。復。見。彼。兄。弟。於。市。集。然。亦。不。深。怪。蓋。村。人。知。蕾。芬。曾。至。銀。行。盡。提。存。金。意。者。已。與。其。弟。同。徙。異。域。矣。有。好。事。者。欲。往。谷。中。一。視。其。舊。時。屋。舍。輒。謂。老。誠。者。所。阻。謂。谷。中。凶。地。入。之。不。祥。數。日。後。村。人。得。一。逸。馬。及。兩。輪。車。審。爲。黑。特。家。物。則。互。相。猜。度。謂。黑。特。兄。弟。必。發。迹。他。去。故。棄。此。薄。笨。車。不。携。又。十。餘。年。有。人。在。山。中。發。見。一。穴。穴。中。有。髑。髒。

兩具顛倒橫陳。又得黃金之幣四百。決爲死者物。終不知死者之爲誰。以意揣之。或爲殺人越貨者。流以分臟。不均相殺而死於此耳。

語 韻 詞 豔

梅花尼子題壁云。一尺風鬢六幅裙。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笑。春在枝頭已十分。
楊師已初日看婚詩云。洛陽花燭動。戚里盡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雲雨過。

初學記閨情詩云。檻外鴉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由他醉。猶勝獨宿時。

劉振山作繫裙腰詞云。山兒。蠶。蠶。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更。沒。人。情。月兒。明。厮。合。湊。送。人。行。眼兒。簌。簌。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遣。逢。雁兒。又。沒。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眉譜詩云。倒暈分梢十樣新。不逢京兆爲誰顰。春山添入秋風翠。捧出蛾眉月半輪。

搜奇
小說 島中人

(天僂遺稿)

山左趙生游幕浙閩間。會革命軍起。居停棄職遁。遂落拓甄東之某鎮。鎮瀕海多駟僮。寄居黠者。貿易潮粵。便估舶往來。其悍者則爭霸沙洲漁業。以爲雄貴。既豪亦建築。享用類縉紳子弟。雖獷獷無文。乃慕官府榮利。輒延師令就讀。趙生有友稔其鎮之某氏。因推轂爲訓蒙師。束脩羊瘦。顧生爲餬口計。殊不較也。而生徒頑劣甚。一日不撻楚。則跳跟不受。羈勒主人貌爲家教嚴。絜聒生督責。勿少貸。惟主婦悍甚。溺愛其子。聞夏楚聲。即躑躅館外。借端攪擾。指桑罵槐。無虛口。生性狂直。不能耐。偶加呵斥。主婦公然挺身入訴。厲勃谿極里巷。惡媪聲吻。生大怒。摔使出戶。復推墮階下。羣婢閔然欲窘。生生絕顧而逸。惘惘適野。自念不可復返。且無以對友人。裙襪被盡。失又囊無半文。不意今日遂死於此。轉念古人吹簫乞食。儘多窮境。大丈夫偶屈一時。何遽無策。自振乃脫布袍質錢。沽飲於市。且圖一日之樂。旣而微酣。忽興至。欲作書。因假肆中筆墨。又購素牋。斜行狂草。自書口占一小詩。蓋生固善學。米襄陽者。書已謂肆買曰。吾欲以此書售數百錢。有小僮能爲我詒。街物於市。而自鳴其佳。曰詒。於市否。肆中人見其書。龍蛇生動。又腐態可掬。想士人之失路者。笑而應之。果遣一僮揭之行。生坐以待。無何一人踉蹌入。問楚狂安在其後。一人指生示之。即所遣僮也。生視其人冠纓。

皮冠佩刺刀。衣履鮮華。氣象赳赳。類武弁狀。趁前與生舉手。行軍禮。生微頷之。其人曰。先生卽楚狂乎。頃睹法書。心折已極。意欲從先生。一聆雅教。不識先生下榻。何所能許。鄙人一過。否。生囁嚅曰。吾寄食此間。殊無賃廡處。安得斗室容君。膝乎。無已。姑坐君於此。何如其人曰。吾因有事相求。此間闔地未便久留。先生如不棄。即過敝廡爲佳。生怪其萍水而殷拳。顧自問身世亦復何憚。乃從之行。曲折數里。抵一巨室。堂廡高敞。牖戶朱丹。絕似貴家。其人岸然。經入廝僕。無敢問詢者。引生至東廂。陳設華美。帷帳皆錦繡。然臥具三五縱橫。頗似蘇滬間之上等旅館。邀生坐定。始各道姓名。知其人姓金。名周。發自言身雖武夫。最愛文墨。有感串在南洋某島爲富商。托己訪聘記室。慕君文采。此間罕有其匹。故願得君致之。某島荷君金諾。即當起程。聘幣與餽家之用。可憑君指定也。生唯唯。且曰。鄙人滄海無家。何所戀戀。公旣伉爽。僕亦期得賢居。停足矣。周發曰。如是甚佳。明日即當送君登舟。是夕供饌殊豐腆。盤旋伺應者。長鬣奴外。更有美婢三五。酒酣。周發指羣婢曰。此輩皆能歌舞。君欲令彼一奏技乎。生笑曰。員外能容杜司勳狂索紫雲佳話亦奇遇也。奈何不願。周發亦笑頷之。湏臾絃管噉嘈。肉聲間作。頗極侑觴之樂。久之生已倚醉。竟調一婢。周發曰。先生醉矣。爾輩速爲治棲。又目小婢曰。子敬事先生勿稍忤也。顧謂生曰。紫雲在此聊慰岑寂。何如。生期期不能成語。遂就西廂。

房宿婢薦枕席焉。無何天甫黎明。長鬣奴促生啓行。皆曰。舟已具矣。生方捉衣出。小婢不知何往。金某亦不復見。生以問奴。欲與話別。奴言。主翁有要事。已先行。命吾輩送君舟步。即在此宅。後遲則恐解維不能待也。生不得已。從之行。乃繞從堂後行。不復由大門。出曲折院中。彷彿樓閣華美。亦無心諦。番湏臾。出一門。則見岸渚。縈迴帆牆林立。狀似江濱。尋至岸邊。奴與舟人略語。即請生登其舟。頗寬。廣艙各分列。類別部居。他艙已有客生與二奴占一艙。敷座華暖。甚適。二奴恒垂手立。頗馴謹。生謂。同是天涯。作客何拘。階級且今已入共和時代。不宜過分。主僕乃命之伴食宿。二奴益感激。中一奴年少。略識字。能捩胡索。作吳謳。生益狎之。因微詢主人履歷。奴曰。商於閩粵。有弟起家。官京師。蓋出洋學生返國者。以是資益豪。此行所詣。則主人之親家亦豪。富聞即該島之地主也。享用比於王侯。君到彼。自知生因問親家姓名及該島名號。少者欲啓齒。年長奴艱然曰。主人所命。何如子敢妄語。耶。少者遂悚然止。同聲言。不知生知有異。亦不復問。舟行約一日。即出口。駛大洋中。推窗試望。僅見遙天一線。青如髮痕。四圍皆驚濤駭浪也。幸天氣晴明。風不甚緊。生初浮海。覺大可爽曠。心目往事都忘。因狂吟長嘯。顧盼自豪。二奴亦娓娓語海景。惟至實跡有關繫處。則籍口不道。行數日。少年奴詫曰。前已抵香港矣。生出視見青痕之髮。較前增多。大有脫帽露頂之狀。舟中客皆喜甚。上下

栗。碌。摒。擋。行。具。獨。生。有。二。奴。且。行。裝。簡。略。頗。覺。閒。適。既。而。青。痕。更。闊。漸。至。峯。巒。隱。現。樓。閣。參。差。舟。行。內。港。間。頗。饒。風。景。未。幾。下。控。矣。生。遂。命。二。奴。移。裝。登。陸。二。奴。曰。此。特。香。港。耳。吾。輩。之。目。的。地。未。至。將。易。巨。艦。而。小。艇。三。日。可。達。也。生。始。知。尙。未。可。以。弛。擔。旋。果。偕。二。奴。入。小。艇。中。艇。亦。汽。船。笛。聲。鳴。鳴。中。生。遂。離。香。港。而。向。南。洋。矣。惟。艇。身。過。小。顛。簸。殊。甚。生。苦。暈。睡。乃。瑾。戶。塞。窗。以。臥。吐。污。狼。藉。二。奴。左。右。潔。除。惟。恐。不。及。與。前。日。之。逍。遙。甲。板。間。大。有。今。昨。不。同。之。感。至。兩。晝。夜。始。聞。二。奴。相。謂。曰。紗。帽。島。已。至。轉。舵。即。某。羣。島。吾。輩。奉。使。之。責。任。將。盡。轉。瞬。間。可。從。島。婦。乞。酒。漿。幸。何。如。之。生。微。聞。其。語。忽。欣。躍。曰。艇。將。傍。岸。耶。子。等。視。吾。病。尙。存。否。二。奴。相。駭。視。生。果。霍。然。

碧。峯。四。聳。澄。湖。內。涵。非。珊。瑚。島。之。景。象。耶。生。探。首。出。闕。大。喜。其。風。景。之。佳。麗。以。爲。不。出。數。時。間。必。且。徜徉。於。此。山。明。水。秀。之。地。不。謂。正。眺。賞。間。忽。二。奴。屈。一。足。跪。請。先。生。登。車。生。出。艙。視。之。不。數。武。驀。然。爲。人。摔。致。一。帷。車。中。眼。光。一。瞥。四。圍。黑。暗。如。漆。疑。爲。盜。劫。急。呼。二。奴。援。救。無。應。者。於。是。車。行。輾。轉。起。於。足。下。覺。盤。旋。峻。阪。馳。絕。驟。時。聞。市。聲。馬。蹄。聲。鳥。獸。鳴。嗥。聲。亦。殊。不。解。何。地。炊。許。車。忽。止。聞。有。人。問。來。乎。曰。來。曰。特。別。秘。密。車。乎。曰。然。曰。然。則。師。爺。受。驚。矣。速。請。下。車。入。室。休。息。語。畢。有。駭。然。應。者。帷。揭。幙。張。生。皇。然。舉。視。一。小。院。落。間。白。石。砌。甬。道。并。石。清。幽。水。木。明。瑟。前。有。精。舍。三。楹。觚。稜。華。整。侔。宮。殿。

一西式衣冠者立階下笑容可掬迎生而語之曰先生不遠千里至此誠足爲荒島之光敝主公謹遣小子候迓願先生暫入休憩室容小子入告生聞其詞令宛然謁者口吻不覺震駭然不得已姑從之入室中陳設雅麗壓架琳瑯更過於海濱之巨室而豪奴俊僕一呼百諾往來憧憧亦非前此所見之比生疑怪甚旋迎賓者再出與生寒暄言主人畧有事遣己代撰几杖幸勿介意又自言江姓生乃殷殷詢島名及係何地址主人姓名江某曰此間例向不以告外人先生雖道高位尊然識荆日淺尙未敢貿然破此舊例至於先生所需此間雖僻陋大致尙能供給幸勿見猜生雖疑怪然以初至不宜絮聒唯唯而已既而主人出蒼髯偉貌衣冠古雅樸潔而顏色和霽可親生至是不覺心折一片疑懷盡釋矣主人吐屬豪雅不類山野人茗談旣闌繼以夜讌生性伉爽豪於飲主人大歡賞以爲得人盡歡而罷自是遂居精舍之西楹供張甚豐而事頗簡或二三日間始作函札而已生旣無意得此奇遇且多閒暇輒與江某及其他友人彈碁詠詩大有此間樂之意顧終不知主人姓名爲誰久之不可復問而函札湏署名事絕可怪蓋投者與者俱無住址姓名第授生以暗記冊籍一中編號數自一至若萬下俱註一字爲標識此字大都用草字頭或革字偏旁主人但遣奴婢傳一紙則上用幾號字代所與者名號下用第幾號字代主者署名是也生即依此繕寫付奴至循

其。作。書。意。義。亦。頗。幽。隱。而。行。款。更。大。奇。蓋。既。非。尋。行。數。墨。亦。非。旁。行。斜。上。郭。索。如。蟹。其。法。爲。一。紙。間。平。列。十。行。則。第。十。行。之。結。尾。處。爲。第。一。字。第。九。行。之。結。尾。第。二。字。爲。第。二。字。第。八。行。之。結。尾。第。三。字。爲。第。三。字。循。此。上。推。至。第。一。行。第。一。字。止。更。復。從。第。二。行。第。一。字。斜。下。至。第。十。行。之。結。尾。第。二。字。止。循。環。讀。之。始。可。畧。諳。其。義。此。式。亦。主。人。所。授。於。生。者。每。有。事。主。人。僅。以。最。簡。單。語。書。授。生。如。某。處。商。情。如。何。則。在。生。例。應。緝。檢。一。種。字。典。譯。正。其。字。而。敷。佐。其。義。大。抵。商。情。即。言。國。事。或。地。方。要。事。可。以。語。氣。別。之。取。字。典。解。釋。所。含。意。義。演。成。書。式。再。以。前。所。列。斜。上。式。書。成。始。加。封。緘。授。主。人。閱。之。閱。後。更。加。緘。始。行。生。初。作。時。頗。費。經。營。往。往。屢。經。改。易。而。後。當。主。人。意。一。月。後。駕。輕。就。熟。信。筆。揮。灑。無。不。中。微。旨。且。能。於。個。中。生。變。化。主。人。閱。之。輒。軒。渠。大。噓。以。爲。敏。給。不。減。書。記。翩翩。也。一。日。主。人。下。紙。囑。書。語。意。頗。繁。譯。成。之。則。請。擁。兵。持。餉。連。郡。專。城。勢。位。固。已。極。盛。然。禍。機。之。伏。即。在。此。盈。滿。之。中。老。子。謂。福。兮。禍。所。伏。可。不。警。懼。惟。此。間。根。抵。盤。深。進。可。爲。蕭。相。饋。運。之。資。退。亦。留。捲。土。重。來。之。用。羣。鳥。養。羞。不。可。不。作。歲。寒。計。賴。此。秘。密。或。保。根。基。自。不。宜。驟。表。於。人。世。幸。三。思。之。勿。貽。後。悔。等。語。生。閱。之。瞭。然。不。解。所。謂。蓋。生。自。來。海。島。足。跡。不。出。庭。院。者。數。月。故。鄉。萬。里。理。亂。不。知。但。知。此。必。與。祖。國。之。政。界。中。要。人。而。已。其。餘。語。氣。相。類。者。甚。多。大。都。各。地。豪。猾。密。函。往。來。所。規。畫。雖。多。軼。出。範。圍。之。外。而。覺。主。

人持論頗正。生本好奇。且知主人見地非常。樂窮其異。主人不放。生歸。生亦不言去也。

一日張筵宴。幕賓徧召妓。樂有徵自吳中者。生歡甚。自晡至夜分。不覺酩酊。忽睹一妓。似曾相識。諦視熟思之。蓋即與金周發在海濱室中相遇者也。以有一夕歡。乃呼而詢之。妓始訝然相認。生倚醉障袖調之。主人知爲舊好。許妓專侍。生宴罷。生歸齋。則妓方剪燭添香。以待蓋。主人命其留以奉生也。生狂喜。明日賦詩數章以謝。主人笑閱之。則詩中有樊籠悅鳥意。乃使謂生曰。先生得隴望蜀耶。雖然。事亦何難。但不出則已。出則必越千里。歷大陸。或渡重洋。若盤桓隣近。所不許也。生怵躍以爲恰如己願。頃之。主人出携一崑崙奴。顏色頰黑。軀幹雄偉者。指謂生曰。以此贈君。君但持此指南針。謂識途之馬。可謂護身之利器。亦可惟所欲往。但言之無不如志也。生稱謝不已。越日起行。主人餞之。問將何先生曰。吾所慕繁華地。則上海、天津、漢口、廣東是也。今將以次徧游其地。山水勝地亦思略涉。其藩不知能容此奢望否。主人曰。此間雖不可一日無君。然君有壯志。吾必竭力助之。勿自疑也。第往有事。當速君還。生喜。唯唯遂挈黑奴行。出門仍乘帷車。掩目不見。島中風景。旣登舟。繞香港。不日抵上海。黑奴謂生曰。此間地主爲某本地方貴官。今去職已數月矣。願有迎賓處。吾輩持證券。即當受招待也。生果與之偕赴。所謂迎賓館者。主事人頗殷。且伴客出游。茶樓酒肆。劇場妓館。周

游。殆。徧。一。日。縱。飲。正。酣。生。悅。妓。某。調。笑。方。濃。忽。黑。奴。入。言。有。急。電。至。恐。即。晚。必。啓。行。君。等。幸。早。罷。席。
 勿。誤。時。也。生。大。驚。黑。奴。既。出。生。乃。託。故。辭。出。追。黑。奴。問。所。以。黑。奴。耳。語。曰。當。離。此。間。爲。佳。先。生。姑。終。
 席。吾。可。在。船。步。某。廠。前。相。待。也。生。曰。無。行。資。奈。何。黑。奴。曰。此。尙。煩。先。生。慮。哉。主。人。早。計。之。熟。矣。生。遂。
 不。言。仍。返。妓。樓。席。終。而。出。至。船。步。前。覓。黑。奴。不。得。大。窘。張。皇。傍。岸。警。卒。疑。之。適。一。人。過。而。拉。臂。似。相。
 識。者。視。之。則。席。間。人。也。因。佇。立。相。問。訊。警。卒。羣。趨。曰。在。是。矣。生。遂。與。談。者。並。被。捕。繫。警。獄。生。不。自。知。
 何。罪。而。防。守。綦。嚴。如。羈。大。盜。微。聞。獄。卒。言。似。與。新。發。生。之。暗。殺。案。有。關。連。心。志。不。寧。願。生。死。有。命。
 亦。復。不。甚。悲。苦。無。何。夜。將。半。飢。寒。交。侵。愁。思。頓。起。忽。瞥。見。一。黑。影。閃。過。駭。曰。此。何。爲。者。得。毋。獄。中。亦。
 有。竊。賊。耶。正。疑。訝。間。耳。畔。有。小。語。曰。奴。來。矣。將。挈。先。生。出。勿。聲。也。生。知。係。黑。奴。撫。其。背。黑。奴。以。手。承。
 之。欵。然。高。舉。身。如。鳥。翼。然。暈。眩。甚。幾。不。能。自。持。幸。得。不。墜。約。一。時。間。抵。船。步。矣。方。解。纜。黑。奴。扶。生。躍。
 而。登。坐。始。定。舟。卽。行。黑。奴。謝。生。曰。奴。疏。虞。致。君。幾。陷。不。測。奴。之。罪。也。然。事。亦。奇。巧。哉。奴。僅。如。廁。而。君。
 適。以。此。時。遇。黨。人。非。奴。之。所。及。料。也。生。問。黑。奴。何。以。知。我。入。警。署。獄。黑。奴。曰。固。也。吾。卽。詢。此。船。步。之。
 值。役。者。恰。與。吾。意。中。所。知。事。相。類。非。被。捕。而。何。被。捕。必。入。獄。自。然。之。理。無。待。言。也。生。問。何。謂。意。中。事。
 黑。奴。曰。吾。聞。有。暗。殺。發。生。頗。與。黨。人。有。關。係。君。所。與。讎。之。友。皆。受。嫌。疑。者。也。君。終。席。出。不。數。武。餘。客。

即被檢捕。持二人去。君尙未知。豈不大幸哉。生問天津可往否。黑奴曰。聞此數日間。亦戒嚴。吾等雖無黨人。憑證然蹤跡。恐少露。輒生輕囑。殊不值得也。生曰。然則安往。黑奴曰。且往青島。一遊聞此間。達官貴人甚多。闌閤日繁。盛外國法律。頗嚴。被保護者。大受利益。吾等可訪某君。彼與領事署中相稔。得其指導。當可自由飽覽也。語畢。出主人函示之。生始知主人爲謀極周。至凡所詣處。必有紹介。函一。或至二。三。黑奴囊中。緘札如束筍也。越日。果至青島。既登陸。徧歷各名勝要區。果極自由。第荒島新闢。止覩建築物之壯麗。而天然美景。絕妙殊不洽生意。甫三日。即與黑奴乘汽車抵濟南。略過大名湖。跑突泉。諸勝。此間本生故鄉。舊游地。飲於某酒樓。忽逢故人。詢以何事。生舉就館。越中對故人。頗有矜色。語言意氣。張甚。生微詢之。則都督之佐戎友也。謂生何一寒至此。乃與噲等。伍意指黑奴爲賤役耳。生述此館。僅薄有勇力。因長途孤行。不無畏怯。向主人乞之。以壯行色。故人殊莞爾。蓋薄生無臧獲。乞憐他人。然者。生素懷落落。毫不芥蒂。故人因振生共飲。又引羣少年相見。或爲某科長。或爲某軍校。或爲某所長。或爲某部員。或爲某校長。或爲出洋留學生。新返祖國者。類皆趾高氣揚。盛譚國事。目中如無生。生亦漠然。無所可否。一軍校睥睨言曰。古人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斯言誠不謬。凡人博取功名富貴。當隨時局爲轉移。斷不可固執成見。軍事勝負。尤妙在知機。孟子言。天時。

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倘若違背。天時苦爭。一日之意見。此事斷無不敗。鄙人前此不更事。幾致逞小忿而亂大謀。今幸懸崖勒馬。方得擁護中央。共保幸福。苟非知機。安得與諸君揖讓於共和之盛世哉。語未畢。衆咸交口譽不曰聰明。即曰漂亮。某科長歎曰。英雄所見略同。果有真才卓見。不得不令人敬佩。即如吾鄉某知事。自命不凡。幾於附和亂黨。當時弟位不過科員。而科長某先生者。深通世故。兼長法政。彼常從容語吾知事。公必致敗。鄙意甚以爲然。因此水乳相期。共謀斡旋。未幾知事果以嫌疑罷官。而某先生始蒙都督特別賞識。即與以知事公之原職矣。弟以菲才。竟爲今知事所賞。亦得遞升代其位。豈非皆由先見之功哉。彼亂黨不知進退。何異自戕。語已猶津津。有得色。衆鼓掌和之。生不能堪。遂假眺覽爲名。出立檻旁。徙倚逾晷。彼等猶刺刺不休。生乃託言腹痛。湏急歸寓。所衆亦不甚挽留。時雜談與酣歌之聲。競作。并招營妓參錯。其間生呼黑奴逃席去。主人未暇問也。生既倦於歷下游。乃挈黑奴乘南行汽車。至泰山登天門。訪唐槐。漢柏。觀日出。又抵孔林。謁聖墓。低徊車服。禮器有孔氏裔者。亦生縞紵交也。爲生言孔教復明之理。先聖已升上祀。民國共和。中儒道斷無廢墜之患。方今禮教修明。郊祀禘嘗大義將揭。日月同慶。中天未始非吾國之福也。生唯唯不敢置辨。既別黑奴私詢所語。生慨然太息。謂之曰。吾二年不歸國。則新聞現象。有山陰道上。應接不

暇之勢。彼語亦新聞之一耳。黑奴仍不解所謂。生曰。彼云。孔教衆所當遵。天神衆所當祭。故當世提倡之耳。黑奴曰。果能有益於民俗。此亦大是佳事。惟民國不應迷信鬼神。奈何提倡。及此生急搖手曰。關汝口。吾輩非議員也。黑奴頗慧。點含笑而止。旋乘車至津。生大喜。謂黑奴曰。十年不見。風光更勝矣。惜北里故多零落。無可復同。新花嬌蕊。不知堪供採折否。是夕。即飲於妓家。妓曰。金玉蘭。色藝噪。輦下檀板。一聲登塲。粉墨犇走。胭脂坡者。奉若天神。而性尤倜儻。平時仗俠。急人之急。黨人多陰受其庇。生未至前數日。有黨人某君。宴於其家。固舊好也。爲偵探所覺。急索之。某君預得消息。竟遁東島。偵探遂欲捕玉蘭。爲質。有法官。賙玉蘭。久許。上下營救。必得脫。脫後。當以金屋相貯。玉蘭佯諾之。既而。洵洵責言其家。玉蘭以爲獷俗。不洽己意。遷地以避之。至今忽爲所謀。悉諷其黨。告密。謂玉蘭容留亂黨。且匿軍火。於是搜索者。兩日夜騷擾。不得寧居。玉蘭幾以嫌疑。犯斷絕生路。生聞之。頗爲不平。擬爲玉蘭作文。請求有力者。爲之昭雪。會某部長。知玉蘭者。多方開脫。玉蘭得無恙。而忌之者。頗夥。一夕。生挈黑奴及友人三五。在玉蘭家縱飲。時已夜分。生興方豪。殊無倦意。忽帘開。風動。彷彿有人影。一瞥。生驚起。作怪謬狀。回顧不見。黑奴大疑。旋又不見。玉蘭怖絕。欲遁。一黑衣人。遽巡入。碎匄一聲。鎗彈出生之右。餘音未畢。復有響。橫出其間。則黑衣人倒地。口中尙呼。老黑害我。我不與。

共戴天。喃喃方續而胸已洞然。血漬地作殷碧色矣。生瞠視問黑奴徐步入神色自若。生問曰。子何閒暇至此。吾輩性命尙存耶。黑奴指地上曰。此非閒暇。豈足以制其死命。生知有異。急燭席前。尸軀幹偉岸。背負一鎗。手鎗已落地。湏臾。玉蘭亦入。則知方鏖戰時。玉蘭亟閃入他室。黑奴旣斃。刺客又從而救護之也。諦視尸身。知爲法官黨生命黑奴。棄尸於野。乃挈奴欲行。玉蘭大嘆曰。將焉置妾。生絕裙而去。黑奴獨戀戀謂玉蘭事殊未了。能發能收。吾輩慣事。生未答。黑奴入語玉蘭良久。期於停車場。遂至京城。

昔人縱觀京師眼界。可宏思想。可拓洵足發人志氣。生與黑奴旣入都。正值戒嚴時代。搽討綦勤。忽某門收稅機關大肆威福。生狀朴愿老黑。尤鄙野。竟舉手揮衆。退衆皆辟易。長官怒欲罪二人。黑奴謂生此間可晤周發。或即遇主翁。未可知。速驅之。勿謂人所耳目也。於是斜抄曲徑。竟入不知誰何之秘密所在。周發果在焉。未及握談。邏者在門矣。黨人以告曰。今日頗有異。恐於二客有關係。黑奴躍然起曰。是矣。必稅關仆人案踪緝至此。吾輩將何術對付。周發曰。吾與趙先生由東隣出走。匿他機關以避。子自前門出視其動靜。爲進退可也。黑奴諾之。周發乃偕生踰垣出。繞道走胡同。徧游花街柳巷。入妓院。覓醉生。問周發以旅食京華何所事事。周發仍笑不答。但云足供君之東道主而已。

是夕徧徵南來各名妓。珠圍翠繞盛於吳宮。隋苑生心樂甚。方自度歌曲。忽一妓前曰。趙郎尙識奴否。生諦視。則海濱與島中曾識春風兩面之侍兒也。把臂談情。昵昵作沾泥絮矣。無何酒闌夜分。主人留髡送客。周發亦不復見。生旣薰然殊無歸意。侍兒又苦留之。陽臺深鎖。銷盡柔魂。前度劉郎。方嗟奇遇。甫黎明。忽有猛客排闥入。婢媼不能禦。生抉衣起視。則黑奴也。謂生速行。遲恐禍至。問何事。則曰。頃間自知生不得已。倉猝從之。及門。車馬已待。遂登而疾馳。至停車場。黑奴扶生上汽車。入一等室。則赫然有蒼髯偉貌在座者。主人也。謂生曰。受驚乎。生謝之。主人曰。吾當與君偕游漢皋。更順流東下。道滬。浮海抵五羊城。再返島中。君以爲何如。生曰。固所願也。已而劇談京華近事。隱約不甚可解。生懲於周發之屢拒。不敢復有問。然亦不懼。若已知其梗概者。主人始漸覺生之膽壯。乃自言來京師十餘日。與黨人作秘密會議。幾爲邏者所得。然余向主穩健。派黨中暴烈分子。頗不爲然。一日有某君提議。贊助土匪。謂用打草驚蛇策。焚殺淫虜。民不聊生。則天下自怨政府之不德。而吾輩可以集事。且宋人論曹操謂彼竭力造成亂世。然後可於其中取利。此術最爲敏妙。吾起而反對。以爲推翻惡政府。本欲爲民請命。今反擾民。實非民黨本意。不可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也。衆皆大譁。疑余不忠。余遂退出。其後不復與會。又一夕偶過友人家。方聚秘密黨私議。余亟欲退出。友人謂旣

至此則不與其事。令人疑亦不得已。坐焉視與議者皆獐惡猥賤之人。服裝奇異。面目垢穢。聞所言則或曰藥刀。或曰下毒。久之議不決。有數人不耐研究。狂跳而去。吾恐其衝突致暴動。托故辭去。時友人出簽名冊。挽各書名號。誓守秘密。有洩言者。死不數日。事發矣。吾此行本欲有所作。爲今觀黨人程度。殊幼稚。故廢然返。舊居或作汗漫游。以待時至耳。君非他人。故爾相告。生曰。然則徧地伏莽。皆彼等所鼓吹。而調遣者耶。主人曰。此亦非是。時因而聯絡之以牽制時局也。方細語時。黑奴報已至。漢皋主人謂吾輩且下車。今日可連牀夜話也。旣而合乘馬車。抵一第宅。宏廠甚入之。金周發已先在。侍者進饌。畢。生擬暫游近處。甫出門。黑奴追至。投一函曰。主人遣以此告君。不及辭別矣。語畢去。如駛。生乃展視。略言。今有急電。促回島。黑奴亦送吾至香港。君游暢後。可急乘輪至粵。當遣黑奴在某街第宅內相候。勿他疑也。又一小行云。黃陂街某宅不可復去。君自擇旅館爲佳。銀券附上。約計當敷一月用矣。生視函中。果有紙幣二。每幣二百金也。生不覺橋舌。徐探所謂某宅者。憲兵守門已改爲偵探。險辦公處矣。大駭不敢久留。且以無朋輩。徵逐寂寥。寡歡獨乘輪。東下。抵滬。留半月。計相期尙遠。乃繞金匱一視。虎丘豔迹復出。松陵訪西子。湖偷祥旬日。意頗酣適。乃返滬。厲忽得一函。下不署名。但云。速至羊城某街第宅。僕從已具。更有雙姬。某某氏引領。望夫歸矣。生大駭。自念

一。身。落。拓。遼。海。無。家。安。得。有。第。宅。復。安。得。有。姬。人。世。風。變。幻。得。毋。鬼。蜮。其。人。挪。揄。我。耶。遂。焚。其。書。不。以。介。意。顧。資。斧。將。盡。而。主。人。黑。奴。之。約。期。必。踐。又。懲。於。匿。名。書。恐。爲。歹。人。所。弄。遂。巡。未。決。而。電。信。忽。至。謂。滬。上。樂。不。思。粵。亦。聽。自。由。則。當。盡。室。遷。於。滬。公。意。何。如。下。署。名。一。菟。字。乃。島。中。秘。密。函。例。所。用。記。號。之。一。也。始。悟。前。函。亦。由。主。人。所。招。相。待。之。殷。奉。養。之。厚。俱。出。意。外。方。驚。疑。間。黑。奴。掩。至。生。延。入。別。室。黑。奴。曰。先。生。竟。無。粵。游。之。興。耶。若。然。則。島。中。事。方。急。能。先。一。往。否。生。曰。吾。受。主。人。優。待。雖。險。難。勿。辭。今。既。有。急。敢。以。漫。游。事。廢。職。哉。即。日。束。裝。行。復。歸。島。中。主。人。迎。謂。曰。本。爲。先。生。置。別。館。於。珠。江。勝。處。適。因。此。間。記。室。非。熟。手。賴。君。指。導。約。半。月。可。畢。畢。後。可。送。君。至。粵。此。後。以。半。載。一。來。此。可。也。且。先。生。所。好。津。滬。漢。粵。四。埠。已。各。置。第。宅。器。用。侍。兒。任。逍。遙。所。至。俱。得。駐。息。先。生。偷。有。意。乎。生。唯。唯。半。月。後。果。送。至。粵。室。中。有。美。姬。二。卽。黑。奴。臨。行。私。語。之。金。玉。蘭。與。春。風。三。度。之。舊。人。也。自。是。往。來。如。約。然。終。不。知。主。人。姓。名。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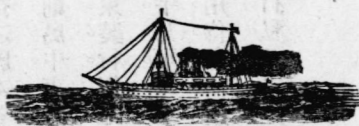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其詳亦取諸人書

游艇伏尸錄

英國 Fred. M. White 原著

蕭定安 同譯
王嘯圃

伯爵葛維尼。義大利世家子也。富於財產。雅擅美術。而於雕刻一門。尤見特長。終日孜孜。犧牲其光陰於雕刻室中。室爲別墅之一部。外觀已極壯麗。室中陳設。尤爲華贍。壁間案頭。羅列珍品。殆滿古色盎然。多不能舉其名。入室者無不驚其豪侈。雖署曰歐洲最富麗之宅第。誰曰不宜。一日。伯爵循常例。於室中治雕刻事畢。欠伸而起。往就室隅大理石盆。啓冷熱兩水管。注水盆中。從容盥手。其手纖長而白皙無倫。在水中動作。雙腕極形敏活。堪與近代大雕刻家柏乾尼相頡頏。尤有較勝處。則葛維尼非惟工於雕刻。而於繪事暨吟咏。亦皆深入堂奧。所居別墅。位在倫敦西部。地曰海姆思坦。伯爵素好客。所與往來者。皆一時貴介。其雕刻室。前臨極大花園。闢四法蘭西式之窓。園中風景。悉從窓間。收入眼底。樹陰翳翳。湖水一泓。清澈如鑑。每歲夏間。伯爵治雕刻事罷。恒乘其坎拿大式之小艇。徜徉湖中。留連忘返。自適其適。視世事有如浮雲之過太空。漠然無所動念。

暱友英人歐幾維者。稔知其性情乖僻。契愛備至。是日伯爵盥手畢。逕入飯廳。歐幾維已先在。時方七月初旬。新月初升。景物極臻佳妙。座間除歐幾維外。無他客。歐向在印度充高級警察官吏。茲蓋甫自彼間乞假旋英。其人明敏有爲。眼球作灰色。目光睽睽。凡印度人性行。類能洞燭隱微。歐見伯

爵曰。君畢乃事乎。曰。自朝逮暮。吾爲製模型故。無復片刻閒暇。然鎮日經營。全歸失敗。緣彼供吾臨摹之人。可惡已極。彼既受僱於我。今日乃久久不至。刻猶蹤跡渺然。今吾擬作郵片詰責。試思因彼爽約故。致吾所欲製絕佳妙之模型。卒未底於成功。可恨孰甚。君外出時。乞以此郵片納諸道傍郵筒中。姑先進膳。伯爵語畢。歐幾維取郵片內諸袋中。彼此默然進食。約一鐘許。飯廳四壁。張掛古畫。頗夥。餐已。侍者以煙及咖啡上。歐幾維謂伯爵曰。君明日仍復從事如今日乎。伯爵曰。一禮拜中。吾決須日日從事。君如厭煩。可請外出游散。以暢胸襟。歐微笑曰。否否。吾決不厭。處此幽雅爽豁之高堂大屋。於吾滋適。固無意於外出也。且吾之旋英。原爲休息計。在印度五年。日日與彼中人鬪其智力。實已困憊不勝。君現製何項模型。亦有可觀之成績否耶。此大雕刻家立應曰。有之。君猶憶大文豪開布林所著之詩集否。中有云。東自東。西自西。永難合。兩相離。吾即本此意義。欲成一雕刻品。以闡詩旨。初擬琢一古希臘勇士。顧安所得其標本者。用是躊躇多時。費盡心思。僅乃償吾素志。蓋即頃間所言供吾臨摹之人。乃吾最完善之標本。二年前吾輩同旅印度巴奈司城時。吾已蓄有此念。卽於彼時留心物色。吾於東人習尙。素好研究。而在巴奈司時。此慾尤熾。歐曰。君於彼時無端過返。吾誠不解君命意所在。何竟忽然舍我而去。伯爵曰。君固不知其故耶。曰。吾誠不無疑惑。意者彼印

度女郎西梨娜。於君之行。殆有關係耶。伯爵口銜雪茄。徐徐吸之。俄又夾諸雙指間。從唇際噴出煙氣。縈繞四週。幻成種種物狀。腦筋中苦思冥想。前塵影事。一一湧上心頭。良久謂歐曰。誠如君言。但吾於彼時。本擬告君以隱衷。乃緣行色匆匆。竟致未遑握別。吾之好友。君知之乎。吾在彼時。幾至陷身情網。弗克振拔。當吾與彼姝愛情最綿密時。三日中且將攜彼玉手共蒞禮拜堂正式結婚。所未竟填鴛譜使舉世人笑我痴愚者。蓋亦僅矣。此中初無他故。君所知也。不過爲一種愛河之涉歷而已。以君爲我至友。因特掬誠相告。吾生平不濫用情。所摯愛者。厥惟西梨娜一人。吾之愛彼出於悃誠。其纏綿處。有非君輩頭腦冷靜之英人所能夢見者。惟彼一人。直能玩我於股掌之間。彼之於我。猶樂工之奏琴然。琴上之絃。一聽樂工撥弄。無敢抗命。彼姝之美。殆非言語所能形容。君固知之。無俟彈述。吾輩於當時。本可續享其芬馨溫馨之歲月。不必即嗟緣盡。特偶一念及開布林東自東西自西之詩。輒復憬然自失。頓覺非我族類不可與處。乃遂匆匆理裝。掉臂逕返西土。歐幾維君乎。當吾棄彼潛行時。厥狀乃同鼯鼠也。歐曰。吾固曾涉疑及此。在理君固不合得彼爲婦。縱其父猶爲英人。乃屬最下流人物。在印度服務公家。其性質猥鄙。竟冠儕輩。綜其行狀。直可名之爲人類中之惡魔。今其人死矣。顧惡跡昭著。乃非一坏之土所能掩蓋。然可憐之西梨娜。初無罪咎。君此際不稍置

念。詎忘舊日香火情耶。伯爵慘然曰。吾何嘗片刻忘彼姝者。雖彼之近狀。不獲目睹。然可決其已嫁於一至愚極蠢之印人。日受苛虐。惟含忍以度其可憐之歲月。謂我忘之殆非也。歐曰。子今秋且與彼富而且貴之孀雌結婚矣。彼公爵夫人也。設知子有此一段風流史者。則其芳心中。正不知作何感觸。彼公爵夫人愛黛。艷名播於時。尊爲全英第一美人。洵無愧色。伯爵曰。良然。此語蓋本其美術上多年之經驗而發。乃至形容其未婚妻之美麗處。口講指畫。儼然天上安琪兒。茲復下謫塵世。謂愛黛者。直同一瓶奇香花露。凡所拂被。鮮不立染其馨。方諸人人所崇拜最美麗之希臘女神。亦無遜色。而其貌極濃艷。性特孤高。使見之者。傾倒之極。不自覺而生敬畏之念。彼來嬪我。主此邸宅。吾墅中且愈增其莊嚴絢爛。而具完全美滿之觀。則我之樂甯有涯耶。但句語至此頓止。另取雪茄一枝。燃火吸之。時已甚晏。外間露氣濛濛。滴落草間。儼如顆顆明珠。紛鋪地上。伯爵昂然起。往就法蘭西式窓際。眺望園景。俄顧歐曰。吾意欲操小舟游湖中時許。君能安獨坐之岑寂否。歐意初無所忤。蓋深知伯爵之性。每欲成一種重要雕刻。必先遨游湖中。暢其神志。於以濬淪靈性。息養天機。多許雕刻品。均成於此大雕刻家游湖之後。正以天然景色。實足引起其精微奧妙之思。爰應之曰。諾。君或不致遨游至一時以上耶。但我誠不解。君何以樹一羅馬勇士賀鳩拉之銅象於湖心。大類龐培

Pompi: 城中掘出之陳屍。狀至森森怖人。君何以必需此物作君雕刻上之標本耶。伯爵曰。凡欲成一種雕刻品。詎可無物以供揣摩。言次頗露輕藐狀。復續其詞曰。君謂彼像醜惡。我亦云然。但初不能以此遽減其雕刻上之興味。且此像固亦成於名家之手。屹立湖中。亦自有可觀者。惟像體僅浮植石上。初無牢固之座。君謂製座當以何種質料爲佳。旋又改其詞曰。君固非解人。我此間爲多事矣。歐曰。否否。我固專務實際之算學家也。君第去休。無以我爲念。月光已滿湖中。君興盡歸來。覓我於吸煙室中可耳。君其行哉。伯爵遂出。

階前纖草如茵。着足如新絮。伯爵步過石子砌成之曲徑。夾徑灌木叢雜。枝葉濃密。月光如水銀瀉地。前行見湖波蕩漾。直與皓魄爭輝。對岸林薄間。森然暗成一片。惟見湖心賀鳩拉之像。挺然植立。儼如生人。伯爵下小艇。坐於艇之一端。徐徐理槳。輕拍湖水。艇遂緩緩而進。於時煩慮悉蠲。塵懷都泯。惟雕刻一事。穩貯腦中。無意之間。不覺游至湖心。傍近銅像。月光斜照像身。像之陰影。適覆伯爵艇際。體段清晰。黝黑顯著。伯爵對像留連。詳加鑒賞。見其肌膚開張。暴筋挺露。心領神會。逸興遄飛。伯爵技故佳。對此名手雕刻。珍惜自逾恒。泛少選自語曰。我果能成一雕刻如此栩栩欲活之銅像者。世人見之。必且嘆爲鬼斧神工。迥非人力所能幾也。時逾夜午。歐幾維在吸煙室中。假寐已久。瞿

然以興。始知室中祇伊一人。伯爵迄猶未至。伯爵從未在湖中遨遊。至於如此之久。其在平日。當早返室。但歐初亦未致疑訝。惟念伯爵於坎拿大式之艇。操之未熟。或逢意外。實則伯爵素嫻此道。慮未免過當。且湖水最深處不逾五尺。曩時湖底滓濁沉澱。曾於一二年前盡行掘出。易以洋灰。三合土鋪實其下。又焉足觀意外者。歐旋自案上續取雪茄一枝。燃火吸之。坐候伯爵。斯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即此吸煙室中。亦僅歐之呼吸聲。自相酬答。忽有一種急遽聲浪。發自窓間。一時立破靜止之故狀。窓上扣聲甚厲。若不能待。歐欬然起。欬關視之。見一人矗立窓前。辨之。乃伯爵。園丁猶着安息日便服。頭部手部。水濕淋漓。帽已失却。面色青白。神情皇遽。見歐突然曰。敬謝上帝。君猶未睡。僕見室中燈光猶明。故爾疾趨至此。僕名魯機司。伯爵之園丁也。湖對岸花房中。有新蒔之花數種。在將開未開之際。僕恒須於此時再往視察一次。方得就寢。一時以前。吾猶見主人蕩槳湖中。意殊閒適。及我視花畢。自彼岸歸。見主人之艇。仍泊原處。惟主人似已不在艇中。我甚異之。因而另以扁舟駛近主人之艇。始知艇乃非空。言至此。肩聳唇顫。齒震震然。若不勝其驚駭者。續曰。主人伏身覆面。僵臥艇底。我初以爲主人殆睡熟矣。因勾小艇至我所乘扁舟之畔。以手撼主人之肩。冀其醒覺。乃知主人非睡。蓋已死矣。歐駭然曰。天乎。若言信耶。園丁曰。嗟夫。吾言固不妄也。吾向服兵役。屢見

戰陣。陳屍纍纍。曾不知懼。對於伯爵之尸。則不勝悚動。以其死狀之慘。有令人不忍厲目者。在我度之。伯爵必遭意外。於時吾不敢稍留彼間。因便匆匆來此。請君前往一觀。自可證確。外間月色大明。辨之頗能了了。歐幾維乃趨出。度曲徑林薄間。奔抵湖畔。時則坎拿大式之艇。已繫岸次。但見塊然黑物。挺臥其中。映入黯淡之月光。景象至爲悽慘。仔細辨之。死者果爲伯爵。面部緊貼艇底。審其死狀。可斷爲其身坐艇艙。突有重物自後擊中其腦。因而不及轉側。立仆艙下而斃者。歐久旅印度。閱死人至夥。故一見伯爵被創情形。即已知其無救。旋又陡生一念。毅然謂園丁曰。若主必爲奸人所謀害。若視之。死者頭後巨創。與其頸際紅色陷痕。從可知爲必遭意外狙擊無疑。若來前。此時最關重要。不容輕廢寸陰。吾舊充警察多年。深知遇有重大疑案時。一秒鐘亦不可虛度。其亟助我共昇屍身。移置室中。我再用電話達知蘇格蘭場警署。詳細報告一切。言時園丁木立不動。目定口哆。歐咄之曰。勿儘以目注我。類於痴騷。遂相將移屍入室。忙碌半宵。天明始稍稍寢息。泊蘇格蘭場所派警探前來。亦未發見斯須有關謀殺案之線索。即在伯爵別墅室中諸人。亦無絲毫覺察。歐幾維精心研考。於案情終未得有端倪。謂案關竊盜耶。則伯爵身佩金時計等貴重品。均未失去。僅少囊中金製煙盒。嗣亦從艇中檢得。可見伯爵之遇害。與竊盜案初不相涉。歐既費盡心思。其結果乃至毫

無所得。怏怏之色。形於其面。因探囊取出諸物。隨卸外衣。將事寢息。忽見臥室小几上。已所取置諸物中。有函數封。內夾伯爵生時囑代付郵之明信片一。此事歐久已忘却。因其與伯爵共膳後。即赴吸煙室小憩。初擬稍稍蘇息。即赴外間游散。不料一番小睡。與伯爵竟成永訣。至於明信片本一無關重輕之物。而此際在歐幾維以其經驗之眼光視之。詎能輕輕放過。因取片詳審面上住址一過。其失望之色。漸見消除。於是始將其懷疑莫決之事。暫行拋置。酣然入夢。

伯爵既遇害。一時轟動倫敦全城。人人心目中。均有一種特殊感觸。閱時既久。迄未破案。輿論譁然。不復能耐。咸謂蘇格蘭場之警察。乃同木偶。以如此重大之案。竟任兇徒逍遙法外。豈猶有絲毫維持治安之能力者。於時僅有一人。對於此案。始終不稍忽略。其人爲誰。即歐幾維是也。歐苦事搜求。必欲揭其黑幕而後已。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初不假手於蘇格蘭場之警察也。其最後之決定。謂必使湖水盡竭。藉查湖底有無可疑跡象。至令湖中水竭之法。亦甚簡單。緣湖旁有水門。外連於河。苟啓水門。則數小時之內。即可將湖水放盡。歐幾維立於水門之次。觀工人開闢放水。無意中視線著於賀鳩拉之銅像上。見其矗立湖心。狀至猙惡。手執利確。作擊人狀。歐目注久之。於是向所蘊蓄之理想。益覺堅定。自忖曰。世間寧有此等事。吾初不能無疑。時已垂暮。水乃放盡。步履湖底。步嚮銅像。

湖底畧無泥沙。僅有極薄之泥一層。作紺碧色。軟粘於三合土製之湖底上。歐於銅像四週。俯身緩步。仔細考查。歎見一物。頗足慰其搜求之苦。其物維何。則爲一粗大笨重之短棍。拾起視之。見棍之一端。實鉛殆滿。又見泥上陷痕無數。縱橫凌亂。似有人執手杖盤桓其處。手杖下端。觸於泥上。遂留此等跡象。至於此等陷痕。確爲未放湖水以前所有者。以歐在湖中考查時。異常小心。舉步極爲慎重。所有湖中泥上新印足跡。歐乃爲破天荒之第一人。歐自喜曰。吾已漸入佳境。吾之理想初無謬誤。在此英土。直惟吾一人之智爲能辨此。歐斯時殆目無餘子矣。

次日之晨。歐返都維士街寓所。旋又出赴滑鉄盧街。街旁屋一區。歐入其中。佯爲欲賃廡小作勾留者。以此屋正有招租廣告外張故也。屋主爲一婦人。對歐款接殊殷。歐謂之曰。吾欲在此賃屋一二間。日中恒須外出。午晚兩餐。均無須備。刻吾猶不能卽至。須一星期後。乃克前來。唯此一星期賃金。自應預付。此間更有其他寓客乎。婦曰。僅在樓上寓有業俳優之客一隊。此外並無餘客。彼等現擬在蘭巴斯街之培森劇園獻技一月。期滿他適。諸客雖非歐人。而動止尙頗循謹。君來此間。保可不爲彼等所擾也。翌日晚間。培森劇園之廉價座位中。忽有歐幾維之蹤跡。僻處一隅。注目劇場。神宇雍容。若借此爲消遣時光地。園中劇極平常。迨最後一幕將登場時。歐仍不改其安閒態度。忽見厚

幕一揭。擁出多數之東方藝人。紛紛奏技。歐視之至饒興味。且諸藝人武工純熟。尤爲歐所歡迎。意似謂此較餘劇勝也。衆客咸鼓掌叫絕。盛讚諸藝人之技。中獨一人。不惟注意劇情。且於彼中狀貌魁梧之東方藝人。一舉一動。靡不細加體察。默識於心。話朝。歐返海姆思坦。斯時伯爵邸第。已歸警署派人掌管。脫屬異人。鮮能逕入。歐幾維至。出入頗能無阻。是日夜午。歐復至滑鉄廬街新賃寓次。入其起居室。啓煤汽燈之機紐。燃之使明。延主婦問曰。同寓諸人已歸也未。婦應曰。彼等歸矣。歐曰。請代致意彼中人名倫西雷者。可否請其來此一敘。謂有歐幾維君囑鄙人致伊一函。擬於會晤後。畀之。第如我言告彼可耳。須臾見一歐亞雜種人。首白布。衣白衣。博碩無倫。步履蹣跚。入歐室中。鞠躬過膝。執禮甚恭。曰。招我者乃君耶。適間主婦云。有客欲與僕一見。未言爲誰。不知卽歐先生見召也。歐神色不動。先掩室門。又出懷中雪茄煙。以火燃之。徐徐而吸。倫西雷肅然植立。默默久之。觀彼長大身材。堅韌肌肉。固一極佳之體格。惟其貌雖足恭。而靜穆中微露踉蹌不甯狀。其所以不甯者。意若有不可思議之險象。潛伏於歐幾維之腦後者。歐謂倫曰。大抵若初不意在此見予也。倫敬答曰。斯固小人所深願而快慰無似者。屈指三年前。先生深仁厚澤。被及至卑極下之奴僕。淪肌浹髓。此恩此德。沒齒所不敢忘。倘先生有所任使。凡屬小人力所能及者。歐插語曰。祇有一事相煩。言時

態仍自若。猝然復問曰。速語我。以若謀害伯爵葛維尼之故。倫瞪目結舌。頓覺如有巨物自空間向其肆擊。不克支柱。自首逮足。顛不可止。然其黑色眸子中。却無兇光流露。知無反抗意。及神識稍定。始反問曰。先生此言。必有用意。歐微哂曰。詎有無用意而妄發言者。若於上星期日夜間。往海姆思坦。逕入伯爵邸第。謀斃伯爵於艇中。此事我雖未目擊。顧能斷言當時情狀。無毫釐爽。彷彿身臨其境。見汝以巨物猛向伯爵狙擊者。今若自承。或仍秘密。悉聽自便。惟若亦萬勿望僥倖脫罪。不論如何。明晨必捕汝入獄。無所逃避。現汝意究如何者。倫西雷。逕過寫字案。往即椅次。意猶躊躇莫決。歐命之曰。趣坐。吾許汝矣。此歐亞雜種人。乃遂頽然坐於廣椅中。恐懼之情。已難勉強抑制。惟有聽其形於顏色而已。昨謂歐曰。先生洞悉無遺。吾又焉能掩飾。猶憶在巴奈司城時。囚徒某堅不自承其罪。先生使以銳厲之目光。囚乃震慄失次。一鞠而服。今日之事。殆復相類。歐曰。然則其速自白。倫曰。先生燭照所及。儼能呵使鬼神。鈎深索隱。殆無俟我之贅述。己了然於胸矣。歐曰。初非爾爾。不過本吾理想。斟酌合事實。殊覺不爽累黍。茲試語若。以所揣測之情狀可乎。若自印度來英。專意蹤跡伯爵葛維尼。乘間加害。此語然否。倫曰。誠然。但我之出此。實非得己。直乃受驅於鬼神。我之一身。竟不我屬。歐曰。若倫有餘策者。亦不致犧牲色相。乃始貫徹本衷。此猶若之倖運。以若初不爲伯爵所識。始

獲賁緣與伯爵相近。伯爵亦初不料若即爲伊二年前在巴奈司所眷女郎之兄。以渠未嘗知西梨娜有兄。唯我知之。即若是也。於時吾爲彼間警察官長。於汝之潛行出境。固知之甚悉。而默許不加追捕者。然此節。初不涉及正案。絮絮及之。廢時滋復可惜。今續前言矣。汝之來英。旣如汝所謂鬼神驅使而然。第若殆不幸在英倫肇此罪孽。情雖可憐。法難曲宥。吾之於若。亦至憫念。在印度二十年。與若輩情誼素厚。誠不忍見若之身罹刑網。總之。若旣來英。覓得所欲得而甘心之人。即設謀制其死命。彼正思塑像而苦無相當標本。汝適應念而至。自願受僱。供其仿摹。彼所顛倒夢想之標本。一旦獲之。猶復喜慰過望。以爲幸運之來。乃非意料所及。於是汝遂獲進身之階。在伯爵邸第中。且得任意涉覽。間假汝乃盡悉汝所欲知之事。並諭伯爵於月朗風清之會。每喜打槳湖中。用助其雕刻上之興味。以汝爲陰險狠鷲之東方人。因能出其毒計。殺人不留痕跡。汝未嘗不可用常法死伯爵。第汝深知伯爵驕有膂力。或者不能勝彼。轉爲彼勝。故汝夜夜在像陰窺伺。以俟機會。忽爾靈機觸發。因見伯爵每游湖中。必至銅像處。留連賞鑒。移時始去。於是汝之機會乃至。汝自對岸林中。斥去衣履。泗水以嚮銅像。事固非難。以汝膚故漆黑。滋不易辨。游至湖心。以汝膂力。舉彼中空之銅像。投置入水。實乃易易。汝遂植立其處。手執實鉛之棍。矯爲銅像。意俟伯爵來前。即行猛擊其首。吾知汝

矯爲銅像。已非一次矣。所盼機會一至。驟肆狙擊。在汝重取銅像。立於原處。泗赴對岸。着衣出園。原自不易發覺。但我確能斷言當時情況。一如與伯爵同坐艇中。目覩其事。非同信口雌黃也。倫曰。然先生之言。乃同鬼神默繪其像。以示先生者。歐曰。否。鬼神固未嘗有所顯示也。吾知汝深。汝妹亦吾所素稔。當伯爵與吾同旅印度時。汝方寄跡美洲。汝妹猶爲吾所汲引。始與伯爵相識。不意以歡喜肇其端。轉以愁慘結其果也。吾之扼腕痛惜。甯有涯涘。亦知個中無他隱隱。不過人之恒情。每於佗際無聊時。強尋娛樂之道。輒不覺濫用其愛。卒至始亂終棄。坐使無辜小妮子。與嘆化離。但此亦常事。初無甚奇。吾友乎。吾意汝妹與伯爵。愛情極篤時。當必以未來種種幸福。寄書達汝。厥後歡夢告終。苦况方始。亦必有書告汝知也。彼已嫁乎。倫聞至是。欠身微動。答曰。渠已死矣。君固能知此等殉情以死者。其心房殆破碎無完理。歐曰。傷哉。吾初不意其至此。第於伯爵交我致汝明片中。見有倫星期一再不前來。卽將黜爾不用之語。對於案情。始覺有一線光明。汝偷易名以投伯爵。尤見汝智。若然。則我且無從捉摸。更何從涉疑及汝。吾見明信片載汝之名。遂恍然知謀斃伯爵者之必爲汝。蓋我意汝必來爲妹雪恨也。初我猶不敢遽定案由汝肇。嗣乃蹤跡至此。始覺此案必汝所爲。吾見汝於培森劇園奏技時雄偉之局度。與海姆思坦湖心銅像。兩兩相較。頗復近似。二者映吾目中。吾遂

恍然了悟。吾并見銅像座下。遺有爪印。湖底又有放置銅像之陷痕。卽構成此案之主要兇器。亦後爲吾所得。吾語止。此汝更何言。倫曰。我惟數語。言時態度至恬靜。似猶追思曩事。謂歐曰。一切悉如先生言。無毫釐爽。當吾摯愛之小弱妹。以書抵我。備述其淒涼狀況。頓如神明附耳。詔我曰。汝必代妹復仇。手殮彼負心郎。方云克盡手足之誼。吾受暄聒久。幾至病癩。遂自美洲返巴奈司。噫嘻。吾至愛之小妹。乃已香消玉殞。審其形狀。固同有人制其死命。鬼神愈向我耳旁。慙慙不已。吾復仇之計遂決。幸有伯爵肖像一方。得自妹處。吾乃得所憑藉。徧赴各地。蹤跡伯爵。閱時年餘。卒乃遇之。又得黃緣進身。彼乃不稍覺察。吾於暇時必於湖次伺彼。最後吾之機會乃至。吾爲此事。初非常人所能設。非吾膚之黑。類於銅像。且與儔輩研習靜立之術。時逾兩年。又焉能挺立其處。目不稍瞬。至於甚久。吾知遲早機會必至。卒乃竟償吾志。曾在湖中候彼四星期。蓋惟星期吾始得暇爲此。彼果於夜中至。彼愛銅像甚。至必細加賞玩。距我約三尺餘。向我絮絮作語。意謂銅像直是生人。於將去時并向我頷首。銅像乎。行再相見。言時搖艇徑出吾前。吾手已能撫及其首。自忖曰。時不可失。遽用手執實鉛之棍。向其腦後猛擊。彼身前撲。遂即一暝不視。吾初不知先生亦在英倫。今事已至此。固由天定。以先生之明。乃能燭及隱微。啓此世人所不能破之秘鑰。刻既真像舉露。先生偷問之曰。若究

恐懼與否。則將應之曰。未也。蓋吾不過爲司復仇之神所利用。以伸公理之利劍。則此身已非吾有。更何足惜。猶憶曩有數白人充牧師者。勸我改奉彼教。授我聖經一本。中有云。一目之失。一目償之一齒之失。一齒當之。先生試思。聖經固上國所遺傳。奉爲箴言。罔敢或背者。先生亦奉斯教之人。然則我之爲此。以暴易暴。初未云過。我言亦竟矣。語已。俯首靜坐。狀至光明磊落。若在恒人。直不敢犯。歐幾維立就電話之次。搖鈴通告警署。不旋踵間。倫西雷遂入獄矣。

(趣)

嘯

(言)

圃

榜人某。泛舟湖山十里間。每舉網得魚。輒即船頭支短足鼎烹之以供客。艙底藏釀。久沽不竭。客覺酒味至淡。責其合水過多。榜人笑對曰。賣汝千錢酒。曾未置入值一錢之水。尙云多耶。

(詩)

(話)

旌德女詩家呂清揚字眉生曩年掌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教務曾有
遼東小草行世中有咏海上云霞明海天晚絳霧何冥冥激灑天際
波一碧蕩空明岸靜闌音響惟聞鬻浪聲此時弄扁舟悠然生遠情
散我連卷髮天風吹泠泠淡我胸中慮鷗鷺不相驚海昏怒浪起一
葉東西傾詎甘波濤險良勝大陸平波濤有時靜大陸多崎嶇容與
望中流一笑謝塵音雙槳鼓前進豈識霧雲深語極豪宕有不可一
世之概

社會小說 天外天

(指嚴)

春晝無俚閒步。中央公園遇客自滬來者。舊雨也。把臂入來。今雨軒茗。語翳予離滬半載矣。不覺惘然有所思。客曰。偌大京華。乃無行樂地。若上海之新世界。殊減色。今有倡之者。方集資鳩工。謀營建於前門外之香廠。子盍探囊出金錢。與新世界之主人翁爭一席之地乎。予唯唯。既而曰。姑舍是。吾因子言。心目中復若滿貯一上海。以待吾儕評騭者。今試問君。上海新世界無恙乎。姑不論新世界。天外天無恙乎。客曰。然。子問新世界。胡必及天外天。且既提出新世界。胡又若注重於天外天。有說乎。予笑曰。有如都下之談內閣總理。當然連帶及閣員。而支撐門面。發揮政策。實惟閣員。是賴。旁有京友止之曰。毋多言。盍爲我語天外天。予曰。諾。

癸丑寧滬之變。金閭居民。或倉皇遷滬。北旋因滬北多故。復返金閭。金閭又不靖。復來滬。上往返。有至再至三者。其間旅資耗費。財物蕩析。損失不可勝計。某姓亦世家中落者。無子僅一女。曰蓉。娘寶愛之。雖登天摘月入地求珍。無不從也。坐是嬌蹇。長而慧美。十四齡失怙。阿姥席其餘產。猶足供此。雖揮霍旋順時勢。潮流送入女校肄業。願金鏡革履。特假爲時髦裝飾品。而學業之程度。果若何。不過問也。及驚烽火。舉家皇皇爲遷避。計母尤恐其掌珠陷落。急不暇擇。束裝待行。而倉間卒覓女不

得擾攘。終夜及晨。僕始遇女於閩西之逆旅。間蓋已借一少年。將往滬。囑其母速就己。伴行。母不得已。急馳至。問女胡不告而反。就他男子。女笑指少年曰。此某哥也。擬往一別。不意某哥願與兒偕生。死不離。阿母計遷滬。盍增某哥一席地。耶。母頗恨。願業已愛之。且事急。漫應之曰。曷不早言。速去。去遲恐不及。登車也。既購券入車。座母問少年姓名。始知亦係瓜葛本吳人。而滬居。今來蘇求學者。喜其俊。采心口。相答曰。是獨非快。壻乎。吾兒眼力。殆未誤。及抵滬。宿某旅館。少年亦遂不寧。其家人猶以爲在蘇也。自是蓉娘與此少年者。日事香車寶馬。劇場酒館。間居民咸傷心。烽火一夕。數驚而彼二人者。穩入溫柔鄉中。宛然度蜜月景象。其亦足樂乎。

滬多善買工於圖利。往往因無可着手之處。巧取題目。羅致社會之金錢。斯時海上一隅。雖礮火連天。朝不保夕。而避亂人爭趨租界客邸里巷。幾不能容。於是關於衣食住及一切消耗玩好品。求過於供。罔不利市三倍。而人心當洶洶懼禍之時。百無聊賴。最喜者尤莫如游散消遣。一法當時游散消遣之地。僅有樓外樓一處。日必計游客逾千。幾有山陰道上之勢。主者獲利甚豐。某商睹此。矍然興曰。彼可取而代也。於是經營泥城橋西之大廣場。崇臺傑閣。五花八門。其曲折登覽。引人入勝之具。突過於樓外樓。客趨之若鶩。鄉愚過者。俱詫爲玉樓天。半海上仙山也。無何復有某黠商。竊議

曰。彼。可。游。散。消。遣。矣。而。過。而。不。留。客。無。信。宿。之。歡。賓。鮮。如。歸。之。樂。非。計。地。不。在。廣。宜。據。繁。密。之。中。心。屋。不。在。多。須。饒。奧。隱。之。別。趣。可。眠。可。食。亦。雅。亦。俗。則。妖。姬。蕩。子。所。趨。豪。紳。巨。賈。亦。皆。樂。就。於。所。謂。新。世界。者。外。別。樹。一。幟。分。其。厚。利。大。足。飽。我。私。囊。議。既。定。庀。材。鳩。工。大。造。於。漢。口。福。州。兩。道。（即。三。四。馬。路）之。間。均。之。花。園。其。屋。頂。而。此。設。特。別。眺。覽。所。駕。鴛。隊。不。啻。各。占。一。香。巢。也。均。之。茗。酒。其。廣。座。而。此。臺。秘。密。交。際。場。羣。雌。粥。粥。如。游。龍。華。會。裏。也。其。尤。便。者。兼。營。旅。館。棲。止。無。憂。偶。有。日。成。便。歌。下。榻。主。人。自。鳴。得。意。者。正。在。乎。是。客。子。頻。來。不。厭。者。亦。正。在。乎。是。揭。櫜。之。曰。天。外。天。甫。開。幕。門。庭。如。市。蓉。娘。與。少。年。方。日。游。新。世。界。中。以。寫。其。無。限。之。愛。情。而。復。厭。苦。其。僕。僕。且。以。所。居。旅。邸。爲。湫。隘。欲。擇。一。爽。塏。者。以。窮。其。奢。願。忽。聞。有。天。外。天。之。發。現。急。並。肩。往。視。之。頻。呼。有。趣。不。己。是。夕。即。慫。恿。母。氏。遷。入。焉。月。豔。當。頭。迷。運。曲。院。其。樂。未。央。願。此。間。所。耗。日。必。十。餘。金。少。年。背。親。逗。遛。阮。囊。本。極。羞。澀。而。母。氏。携。金。亦。漸。罄。愛。女。與。惜。金。兩。念。交。戰。於。中。久。之。情。見。勢。絀。不。得。不。爲。惜。金。之。念。所。戰。勝。力。促。蓉。兒。返。蘇。蓉。兒。方。沈。浸。穠。郁。於。洋。場。十。里。間。况。貪。戀。慾。障。盡。忘。本。來。面。目。因。聞。母。氏。返。里。之。言。艷。然。曰。兒。所。愛。者。惟。此。海。濱。一。隅。地。今。既。至。此。不。復。歸。矣。母。大。驚。曰。此。安。可。久。居。吾。家。產。業。生。事。俱。在。蘇。吾。又。無。男。子。子。所。賴。兒。長。贅。壻。保。守。先。人。遺。緒。奈。何。認。異。鄉。爲。樂。土。乎。且。即。彼。少。年。爲。兒。屬。意。者。本。亦。

蘇人况現。求學在蘇。何患不獲親近。或與少年偕歸。吾兒當無不願。蓉娘聞母訓。竟置不顧。且憤語曰。母自歸可耳。兒則惟此間樂寧。碎吾首。不願歸也。母聞言大戚。因計女之不肯歸。必爲戀愛少年。故少年不令其家知。彼蹤跡終非久計。且須代爲供給。長此耗費。後患何窮。今不如令人諷渠家屬。促之使返。則女獨處。無聊自當聽命。且少年於暑假後終必來。蘇求學在女。亦不致缺望。詎非一舉兩得之道。乃私遣人告知少年家屬。少年父固嚴厲。聞之大怒。立使人要少年歸。防閑甚至。遂不得復往。天外天蓉娘既不見少年。始而徧處尋覓。詎其薄倖。涕泣至廢寢食。母氏乘機勸之歸。益復抵死不從。且曰。誓不見少年。必死於此。母轉憂懼。計無所出。惟有勸之消遣。晝游劇場。夕歸天外天。徜徉於屋頂花園及特別雅座之間。振觸無聊。惜酒自澆。塊壘於是孽緣乘間而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之所以慰藉者。適以開門揖盜而造成其罪惡矣。

先是蓉娘與少年相處時。恒有一翩翩顧影之友往來。殊稔時。作劉楨之平視。蓉既放誕風流。不以爲忤。且或假之詞色。特少年方以愛情相結。尙未有越俎之思。及少年爲父促歸。蓉終日以淚痕洗面。翩翩者深窺其意。遂借小殷勤。以自貢獻。而毛遂漸作入幕之賓矣。母雖知之。亦無奈何。翩翩者范姓。某新劇團之入門弟子也。然窶人子。平時揮霍強半。不知其所自來。至其百計求當於女。實不

以。色。而。以。財。女。固。不。之。知。也。初。頗。挾。其。豪。貴。狀。劇。場。酒。館。不。吝。解。囊。既。而。以。言。餌。女。反。客。爲。主。俊。癡。嬌。愁。之。蓉。娘。又。誤。認。此。狡。童。爲。風。流。種。子。三。生。石。上。舊。精。魂。今。日。重。逢。將。成。不。解。緣。矣。母。漸。窺。其。狀。不。復。能。耐。乃。私。以。書。囑。其。族。叔。來。誘。女。至。停。車。場。扶。之。登。車。既。歸。女。終。日。不。食。書。空。咄。咄。狀。類。風。顛。其。所。語。所。指。所。夢。嚙。無。一。非。天。外。天。也。逾。數。日。戚。串。家。有。昏。事。母。挈。女。往。賀。藉。以。抒。其。鬱。憤。既。而。與。姊。妹。行。雇。舟。出。游。山。塘。虎。丘。寒。山。寺。等。名。勝。將。歸。女。忽。喚。道。旁。藤。輿。乘。之。行。向。女。伴。道。乏。且。言。腹。痛。欲。急。歸。也。女。伴。不。爲。意。無。何。母。使。人。覓。諸。戚。串。家。則。言。當。日。未。歸。戚。串。大。驚。研。詢。女。伴。始。知。失。蹤。狀。輾。轉。求。得。當。日。輿。夫。推。究。則。固。往。停。車。場。也。母。始。悟。曰。是。必。復。至。滬。因。憶。往。戚。串。之。先。曾。向。母。索。百。金。固。已。預。爲。之。地。矣。母。乃。束。裝。將。往。滬。自。覓。之。忽。前。度。劉。郎。之。少。年。來。自。陳。復。來。求。學。心。不。忘。女。故。特。相。訪。母。告。以。故。且。商。尋。覓。之。策。少。年。曰。殆。矣。上。海。豈。容。少。女。獨。往。耶。屈。指。今。已。將。一。星。期。此。中。頃。刻。千。變。遲。恐。掌。珠。非。吾。家。物。也。實。告。姆。吾。已。私。稟。高。堂。不。日。乞。婚。於。華。門。成。此。有。情。眷。屬。奈。何。不。自。愛。重。若。此。母。矢。言。之。曰。此。行。必。爲。君。也。能。速。偕。老。身。去。必。可。遇。諸。天。外。天。偕。歸。成。婚。省。得。一。番。牽。挂。耳。少。年。唯。唯。卽。與。母。馳。抵。滬。入。天。外。天。研。詢。館。役。彷彿。有。此。女。子。於。某。日。來。卽。有。少。年。至。與。同。居。今。往。劇。場。矣。母。命。少。年。檢。其。客。籍。則。姓。名。殊。非。正。猶。豫。間。忽。一。油。髮。口。煙。之。惡。少。年。狀。類。探。夥。者。上。下。

諦視女。母及少年。少年見其人。似曾相識。顧不憶其姓名。及於何處相遇。不敢冒昧。與之酬應。此探
 夥者。乃轉就館役。作耳語。少年與女。固未注意也。旋即偕出。觀劇。並訪舊友。藉探近狀。及歸。詢館
 役。女子歸。否館役語。頓變。謂絕無此女。且並未見。若何之。少年女。責以前言。館役力辨。其誣。少年
 乃往館役前。所指室。覘之。則空無物矣。悵然無可致詰。不得已。仍與母返。蘇母日夜號泣。幾欲覓死。
 少年尚以女爲覓已也。私挽其感。申言於父。欲代爲訪求。感申曰。嘻。彼必復有所歡。偕遁矣。不然。彼
 知君家所在。詎有不嗣音者。即不然。亦當在天外。天相約焉。有鴻飛冥冥。而子復如是。情癡耶。少年
 曰。固也。吾必推闡得其真相。而後心死。否則尙未能忘情也。復月餘。感申忽函告少年。聞天外天有
 一吳門女子。作學生裝束。日與輕薄伶人同車。並載往來。於歇浦。龍華。或指而目之。以爲此伶。實拆
 白黨也。其蹤跡頗似君所愛者。盍來一窺其異。少年奔告其母。時母已感疾。頗沈。繇由枕上稽首相
 囑曰。君苟能救吾女者。死且不朽。生旣抵滬。僞爲遠客。賃寓天外天。日徜徉門庭間。以俟女出。蓋恐
 館役知而中變。復蹈前此覆轍也。忽二三日。終不可見。感申亦言近日殆已遷去。生悶甚。是時方中
 秋。夜中月明。生起散步。信意至屋頂花壇前。徘徊望月。忽聞園角有喁喁私語聲。遙視之。似男女幽
 會者。伏亭邊窺之。態絕類蓉娘。而男子則似曾相識之新劇家也。惟已數月不見。狀至含糊。旋竭生

平之目力諦視此女居然蓉娘生情不自禁突起呼之女驚顧欲應男子疾呼何來無賴闖人閨闔且敢近前調戲當縛送警廳少年憤起欲辨則亭後轉出數人皆偉岸有力勢洶洶欲用武而所謂疑似之蓉娘者恍惚爲兩婦人挾之入電梯不容與少年接語少年大呼此吾表妹公等殆掠賣者呼未畢己爲數人用棉塞口勢孤不敵委頓亭角旋諸人鳥獸散矣少年力疾脫所縛自去口棉狂呼館役至告以狀館役不承曰君殆見鬼耳安有深夜如此多人且此間游客已散室中皆睡眠吾儕亦未聞聲息君特夢囈耳勿妄語取鬧損本旅館名譽少年指天誓日呼冤不已館役置不理乃自出街前歷訴警士警士入勸狀捕館役去令少年亦從入警廳與之對質警官反覆推勘卒以證據不足判決釋館役無罪徧查旅館室中無此女子事遂寢少年意不能甘自念當夜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吾果見鬼耶無何父母知其事迫令速歸求學少年不得已含憤忍辱而離滬矣至蘇女母已於前一日溘逝又明年少年亦就婚他氏每念及蓉娘太息而已又逾年有友自張家口歸者言在彼眷一妓豐容盛鬋頗不似下賤物酒罷留髡談及身世輒嗚咽不能成語略言始爲肉慾所迷繼爲惡魔所制終則落此火坑不能自脫雖然兒之病在嬌養習慣罔識世事外似爽快中實達心而懦凡兩次與母及情人相遇竟爲人挾制不能出一策聲一語以自明嗟乎命薄如此恐終無撥

雲。見。天。之。日。矣。子。苟。遇。蘇。人。某。勸。伊。小。發。慈。悲。爲。兒。脫。此。苦。厄。則。他。非。所。望。南。行。奉。母。一。盂。麥。飯。足。矣。予。友。自。稱。以。力。棉。媿。未。能。爲。之。摒。擋。也。少。年。聞。之。亟。欲。一。往。顧。以。父。在。不。獲。有。財。政。權。且。爲。職。業。所。羈。遠。行。未。果。遂。輾。轉。函。托。其。友。致。音。以。半。載。爲。期。速。書。達。而。女。又。移。幟。他。埠。矣。一。日。生。過。天。外。天。鳴。咽。謂。其。友。曰。予。當。日。恨。無。崑。崙。奴。黃。衫。客。其。人。也。



社會小說 銅圓券自述

(指嚴)

我生命薄。乃寒林。鄉黃葉村。窶人子也。父楮先生。母賣漿阿姆。自予未出世以前。老父以措大生涯。冬烘頭腦。荒山枯樹之下。不知蹉跎幾許歲月。此中慘澹經營。絕少生人之趣。及節衣縮食。歷盡甘苦。始娶予母爲室。然生計益形困難。世所謂敲膚剝髓者。其境遇殆髣髴似之。幸予母和柔婉洽。善調劑家人生產業。層層居積。予家狀況。爲之改變。鄉里莫不歎予母有再造之功焉。助予母理家者。一媪曰槽。一婢曰簾。俱能忠誠勤篤。與母朝夕從事。停辛佇苦。而予始產出矣。父大喜。錫予嘉名曰玉。版幼時。玉雪可念。見者莫不愛予潔白。文人學士。尤與予有夙緣。咸謂此他日翰苑才。當置彼四寶堂中。以筆歌墨舞。供養之。予竊喜。自負不肯讓人。隣兒曰銀光者。亦頗負寧馨名。見予輒引爲同儕。予不自量。未嘗以貧富相懸。妄自菲薄。食則同坐。出則同行。及七歲。從師。又復同塾。念此嬉游之歲月。有樂無苦。其味醞醞。了解人間。有污染臭穢。困頓愁慘之境。亦不識何者爲貴賤。雲泥素心。本質高潔。純白予實。與銀光共之。無所謂自誇。更無所謂自貶。普天下童年光景。大都類此。予豈能獨異。惟由今日回溯。當初覺此境大不易。得令人悲悔。不自禁。詩曰。我豈不辰。逢天瘴。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遘閔。孔棘我圉。非我今日之謂歟。而詎知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

也。嗟乎，我最不忘者，即此我生第一期之歷史。

父老矣。安能庇我以久。母亦忽焉。謝世遂遺予渺渺之躬。獨存於世。雖悲何益。諸親友咸來責予以自立之道。予奮然起。願涉世執一業。盡予天職。庶不與草木同腐。始先人羞尊長。咸稱曰善。願執何業。盍自擇之。此時予覺世界廣大茫茫。人海事業如繁星。予一無知青年。絕不更事。將以何標準而猥命之。自擇予寧不思一躍青雲。登明光殿。入金馬門。與珥筆承宣者對壘。並肩馳騁乎藝林。翱翔乎文苑。而莫爲之先。不得如毛錐自薦。脫穎而出。徒作長風萬里想。何益夫。又寧不可明窗淨几。靜女。閨才。湘管。生花。瓊篇。濺墨。以香篆薰我。以玉佩鎮我。以烏絲闌界我。以桃花牋寫我。使我可以達纏綿曲折之腸。傳婉篤芬芳之句。情之所鍾。猶在我輩。我身雖粉。我心匪石。我化爲蝴蝶。而不爲劫灰。猶得與美人同留千古不朽之名。非我之幸歟。然此等奇遇。不可求之。而得。况我窈人子。命薄如雲。安得享此豔福。如是一念心灰意冷。雖然。予誠知富貴福澤不可妄求。而設置之市肆。中日向駟。儉牙兒討生活。則他日覆醬瓶。裹魚肉。包破銅爛鐵。下至拭糞穢。投溷圖。俱在未可知之數。我又安肯暴棄至此。於是。我苦思十日。終不得解決。親友尊長復來問訊。玉版爾將何以自處。予無奈何。直告以所念。咸唾其笑。曰。子誤矣。凡子所願欲者。皆不可必得。而子所不屑者。正分內事也。速定主張。

予等送爾入某肆。予聞之。以此輩親友尊長不諒人。只太令我爲難。橫念一起。不暇心口相商。輒然掉首不顧。曰：小子固無狀。然自念身家清白。一旦與齷齪兒較短長。進退錙銖。寧死不欲見此態。人生遇合。有命招搖過市。福我何爲休矣。予不復往矣。予寧長貧賤。蟄居田間。半耕半讀。以待知者。不欲揭糶。以自銜襍也。親友大不謂然。或微哂。或掩耳疾走。或抗聲詬詈。一尊長尤激烈。戟指而斥。予曰：吾見子之下九淵入泥犁獄。終其身受苦無出頭地也。予默然不敢答。然亦不知悔。諸親友尊長遂舍予而去。予獨居深念。何去何從。既不甘枉道以求人。又不可絕人而逃世。予處此境。誠憂憂乎其難哉。輾轉間。忽根觸一念。曰：隣之友銀光與予身世同才識。同學行同者也。盍商諸彼。以決進止。乃造銀光。銀光方孤芳自賞。抱膝長吟。意殊灑然也。予私念此君氣度不凡。殆胸中自有涇渭矣。及語出處。銀光曰：吾輩處此所謂席珍待聘者也。奈何自鬻於市。以貶聲價乎。予意遂決。復問銀光。君言先得我心。顧窮山落寞。衣食不完。吾豈匏瓜何術自贍。銀光曰：吾子居野。猶庀材徵物之於廠庫也。廠庫多材。豈不優於塵肆人之求之者。必不右塵肆而左廠庫也。吾輩豈長貧賤者哉。苟富貴母相忘。予曰：唯在一言矣。乃與銀光同處里。閉閤晨夕。素心以學業相切磋。但覺高歌有鬼神。安知餓死填溝壑。身雖籃縷。意氣如雲。此時之豪想直薄雲霄。而干天日也。此即我生第二期之歷史。

在科舉取士時代自有一種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幻想印於腦筋不可磨滅此蓋自數千年來之遺傳性使然又當前利祿足以誘起其素蓄之慾感故我於當日雖處蓬華中時時作金華殿人語以爲予一旦得志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受天子臨軒親策名滿洛陽聲價爲之頓貴俱意中事也大言不慚視爲常事銀光從而和之少年意氣殊不爲境遇困難所阻由今思之此中况味實不可多得曾幾何時時俗變矣人事舛矣科舉旣廢文字亦殊昔日之日試萬言連篇累牘者今則旁行斜上畫革爲書昔日之牙籤錦軸薰香供養瑯琳四壁交映生輝者今則狼籍故篋中縱橫雜臭穢婦人豎子過而踐踏之恬不爲怪予與銀光見此情景驚駭欲絕乃相與太息曰己矣吾輩其無望矣其逃之深山絕澗以魚爛終古乎抑蕩爲飄風化爲冷灰萬劫不復以自葬送於太虛之中乎銀光慰予曰否否凡物生天地間不知歷幾許搏捩始成形質成之不易毀之亦自可惜以學理言自殺非人道主義暴殄天物獨無罪乎况一不得志則悻悻然自絕於天古聖人譏之爲小人諒不誣也盍稍緩須臾卜之於天天生我才必有用不宜妄自菲薄令天亦悔生我輩也予思其言殊有理遂不復怨尤顧寂寥益甚忽一日銀光不告而去偶出訪之則出洋留學矣如是者數載又聞人言嘖嘖皆曰新奉水衡使者命輦金來聘已置銀光於高位代金幣先生管國庫位在度

支。耶。中。上。矣。予。駭。銀。光。利。令。智。昏。頓。變。初。志。旣。而。頌。聲。載。道。謳。歌。徧。野。莫。不。曰。此。銀。光。之。功。利。澤。及。民。家。給。人。足。大。丈。夫。福。惠。蒸。黎。固。不。當。如。是。耶。我。心。戚。戚。焉。天。生。我。材。必。有。用。審。如。是。我。乃。暴。棄。自。甘。何。爲。生。於。兩。間。朝。夕。念。此。意。不。自。安。是。時。銀。光。勢。力。位。望。徧。南。北。自。江。漢。踰。黃。河。而。海。岱。之。間。亦。時。時。見。其。蹤。跡。予。方。蟄。居。江。浙。間。上。不。能。爲。國。宣。麻。以。文。章。自。顯。下。又。不。肯。與。市。井。兒。共。甘。苦。爲。人。裁。量。裝。飾。之。用。寂。寂。故。紙。堆。中。終。其。身。歌。離。弔。夢。望。銀。光。如。天。上。人。而。已。自。經。改。革。兵。禍。摟。心。同。類。遭。摧。殘。焚。掠。者。不。知。凡。幾。而。我。尙。瓦。全。寧。不。自。幸。惟。耳。鼓。中。常。聞。共。和。平。等。等。名。詞。殊。不。解。所。謂。而。日。中。所。見。者。哀。鴻。徧。野。嗷。嗷。待。哺。我。心。惻。然。以。爲。誰。生。厲。階。至。於。此。極。昔。日。銀。光。之。功。安。在。哉。此。念。一。動。上。應。彼。蒼。忽。有。使。者。徵。予。入。都。云。聞。予。有。社。會。思。想。主。者。念。民。生。疾。苦。將。責。予。爲。國。奔。走。代。芸。芸。者。籌。生。計。予。初。謝。不。敏。使。者。乘。予。不。戒。束。載。以。行。或。曰。此。銀。光。之。力。也。其。爲。讎。予。愛。予。姑。不。具。論。旣。入。都。始。知。主。者。意。在。輦。下。貧。民。多。銀。光。日。與。富。豪。徵。逐。實。惠。不。能。徧。及。知。予。樸。愿。節。儉。不。爲。夸。誕。之。行。乃。畀。予。以。救。濟。局。使。者。頭。銜。專。掌。調。護。貧。民。生。計。其。區。域。僅。限。畿。輔。以。內。不。能。與。銀。光。爭。遠。略。也。予。夙。有。節。用。愛。人。之。志。以。爲。可。藉。展。抱。負。矣。於。是。易。服。微。行。將。歷。徧。窮。閭。鄙。屋。與。卑。田。院。中。人。討。論。生。活。始。主。雕。印。局。攫。得。徽。章。乃。實。行。調。查。生。計。狀。况。不。及。三。月。親。睹。怪。現。象。陸。離。萬。狀。而。我。之。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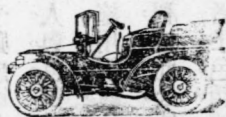
運。遂。與。日。俱。深。不。能。自。脫。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知。佛。之。智。慧。能。入。亦。能。出。我。何。人。一。入。地。獄。何。時。復。能。出。耶。雖。然。以。予。所。見。聞。述。之。以。警。當。世。或。足。消。予。罪。孽。而。有。升。天。尸。解。之。一。日。乎。嗚。呼。予。實。不。幸。而。有。由。第。三。期。轉。入。第。四。期。之。歷。史。

予。初。膺。救。濟。局。使。者。頭。銜。以。爲。雖。不。榮。幸。亦。係。命。官。足。以。盡。我。職。務。而。不。知。一。入。其。中。乃。悟。此。實。散。窮。花。之。瘟。司。神。斷。祿。命。之。勾。魂。使。也。何。以。故。則。以。我。囊。無。一。文。日。仰。市。兒。鼻。息。欺。誘。彼。鳩。形。鵠。面。之。無。告。者。聽。我。口。惠。望。梅。止。渴。無。米。爲。炊。也。日。日。如。狙。公。發。芋。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銀。光。又。陽。市。德。於。富。民。而。陰。掣。我。肘。一。般。窮。民。且。誦。銀。光。之。德。不。置。而。嫉。我。如。仇。讐。哀。哉。我。生。不。辰。何。辜。於。天。而。處。此。上。下。交。困。之。地。也。予。念。業。已。爲。此。憤。激。亦。何。益。不。如。隨。時。隨。地。留。心。救。濟。或。得。稍。盡。寸。心。語。曰。公。門。裏。面。好。修。行。予。愚。不。爲。耳。乃。立。意。修。善。以。回。天。意。一。日。徬。徨。市。中。見。人。力。車。夫。蟋。伏。轂。下。啜。泣。予。知。其。一。日。不。食。矣。就。而。救。濟。彼。忽。驚。避。不。願。曰。此。物。累。余。所。以。昔。常。有。餘。而。今。不。足。者。皆。救。濟。局。主。爲。之。障。也。若。能。得。孔。方。兄。銅。臭。兒。顧。予。當。一。飽。矣。語。罷。長。歎。不。正。視。推。予。傾。跌。者。至。再。予。慙。不。能。仰。心。念。孔。方。兄。銅。臭。兒。者。皆。銀。光。族。屬。其。兄。子。及。叔。父。行。也。權。力。在。人。予。安。能。與。之。爭。遂。退。而。過。三。家。邨。黃。臉。婆。子。見。予。却。走。曰。此。不。祥。物。也。速。驅。之。入。市。廛。昨。留。住。宿。幾。令。人。破。產。予。思。爲。人。厭。苦。若。

此安能久居更曲折經小巷入市尾行自念曰予雖惡鬻今身入牢籠無所避矣歷經負販魚鹽蔬肉之所見者莫不攢眉最後得一小肆夫婦二人與俱獨歡迎予入室笑語相接夫謂婦曰今日賴此君博得一爨矣凡窮工小販曩昔可以自由施用緡錢往來如一今得此公爲主必經我輩之手始得定其價值我輩因得任意高下之博取贏利皆此公所賜也安得不飲水思源敬謝盛惠因向予三揖其婦且起而拂予衣上塵若盛表敬慕者予色頰頰泚心搏躍不已念予責在救濟乃轉令此市僧得藉爲護符以剝削窮黎雖受歡迎自問天良實難安忍旋即起去過富豪之門揮余不令入曰此奴子物耳何爲蹀躞此間寧不汚吾手予夷然不以爲意蓋與富貴者格格不入是予本懷獨令貧者見而攢眉則此中耿耿殊乖救濟之私恨不能一雪此恥也一日諸貧民籃縷腥穢擁予歸救濟局大呼曰還汝使君母再出糾纏人也予遂如法皇路易十六之爲平民囚繫者累日抑鬱不自聊訴諸主者乞退主者怒曰此皆市僧爲之梗也下嚴令取締則汝之威信自當下逮既而果稍稍見効風潮漸息予復出巡行過前小肆婦怒之以目曰速去之恃勢壓人寧能使人枵腹從汝耶夫私示以手勢令勿語強笑語慰予曰公勿怒予終留公公當不負予也予所爲公勿令主者知予默然覘其作爲則欺予未覺而剝削貧民者如故予太息而出遇苦力者則詬厲益甚曰害人如

蛇蠍。今復。出耶。前所謂。救濟者。大都。皆掩耳盜鈴耳。予自慚。終無由。建白。因往商於銀光。則見銀光。方恐。慌懔。悴精采。頓減。惟奔走。趨承者。盈左右。一部份之勢力。自在也。予知雲泥。分隔。無可與語。仍廢然而返。

予既飽。經患難。又處此。上下交困。之秋。無可發展。亟思謝絕。世緣。遂予初服。曩昔。救濟斯民之念。不知銷歸。何所矣。嘗念孔方兄。廢於鑪炭。得返本質。轉羨其火中。燒出青蓮。皈依正果。此念一動。機緣相觸。兩小兒。爭持予袖。相戲曰。美哉此圖象也。方相狎玩。天寒日暮。鑪火純青。忽一兒。煩厭曰。盍投之火。火。火。霎時。化爲劫灰。即恍如夢醒。自歎曰。半年救濟局之罪孽。苟非一炬。安能解脫。造化小兒。福我已甚。



嗚呼又一銅圓券

(指嚴)

玉版。玉版我兄。爾今得以清淨身皈依青蓮樂土。曷勝企慕。如小弟齒皮者。至今仍然混處五濁世界。不能自脫。且目擊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而束手無策。徒喚奈何。急景彫年。實偏處此光景。更大不如前矣。今日者。乃發現一至惡極慘世界。罕有之怪現象。予膽裂。予聲顫。予欲爲閱者諸君道此。幾不能成語。嗚呼。諸君。

先是齒皮在儲材廠中。其身世困難。更甚於玉版。蓰及入印刷廠。侮弄於工徒掌中。挑撥於員司麾下。不知受幾許播遷。幾許刻削。始得一出頭地。及雕飾既成。面目更變。自以爲洛陽聲價。從此可以嘖貴矣。不料身入朝市。一經主司磨勘。咸謂姿質粗劣。文采亦不華煥。此乃庸鶩下材。宜加剝落。予於是退居廢物院者。經年後。以某大總理之緩頰。謂現今需材孔棘。不如棄瑕錄用。暫以齒皮充任。予經此一薦剡。始得昂頭露面。出墨池而登雪嶺。公然與玉版等爲伍。在玉版等視之。以予爲濫竽幸福。實則予滿懷抱屈。蓋予雖表面不及玉版等之光澤。而志行高潔。堅韌厚重。自謂有過之無不及。特以出身較低。且未受名師益友之磨礪。故不能與玉版等爭聲價。又朴拙闇澹。去華美之觀。益遠富貴人視之。如瓦礫。然幸以此自全。不爲造化小兒所忌。至今猶得生存。卑田院中。保此殘年。

與一般貧民同生活。以彼易此。其爲禍福。何如。雖經歷之苦痛。更非玉版等所能堪。而現身說法。宣告世人。比於白髮宮人之談天寶。亦甯非一種快心事。嗚呼。諸君。爾皮幸不死。尙得與諸君談。後死之新聞。此則差勝於玉版者也。

自予出國庫門。流轉於卑田院中。與共晨夕者。無非鶉衣鵠面。篳路藍縷之流。或號寒。或噉飢。或饕殮。不繼其愁苦慘酷之狀。眞令人目不忍靚。雖亦有時苦中作樂。飲酒賭博。三五成羣。妻孥團聚。笑罵不禁。談天說地。捫盞開襟。其喜洋洋一片。天真然。往往樂極悲生。反遭禍患。予心惻然。欲勸之。而未由。蓋反不如不樂者之可以永久矣。此時予與故人交疎。非特銀光等貴人如參商之不相見。即玉版老友亦恒數日不得面。蓋予所處之地位於世界爲最卑。且於我國中亦占無下下等。噫嘻。予至此。予亦不復悲苦習焉。則忘芝蘭室乎。鮑魚肆乎。予固作齊物觀耳。一日予入一外城極荒僻處。某甲家。甲車姓。世以輿夫爲業。一若以其姓爲營業之代表也。者天之弄人。抑何巧耶。甲所居一大院落。與車夫乙丙丁戊己五人分別部居。宛如戰國羣雄。此疆彼界。亦可名之曰六國飯店。諸家雖貧。窶而仰事俯育。擁妻抱子。生息繁滋。居然作太平景象。特衣食問題不能如讀書人所道。盛世云云。家給人足耳。予雅不知彼等生活艱辛。獨繁殖力如此。強劇蓋甲家有母妻各一。弟二妹三。子四女。

一合甲計之爲數凡十有三其居僅占屋一間後有兩席棚則竈觚服匿罌甕等器羊豕犬雞並蓄焉每日兩次會食喧囂如茶肆酒寮此盤彼瓊高談大嚼跳舞會無其熱鬧也及晚睡母與甲夫婦小兒女等在土炕上餘則縱橫地面星羅碁布古人謂加足帝腹今甲家則往往手足積疊猶患無隙地幸而不爲帝王否恐太史之奏日不暇給矣甲母年六十餘尙能爲人洗濯縫紉妻妹除炊爨外則洗濯及製作小玩物弟一年十七已能挽車其一則十四傭於木作爲小工妹之幼者拾薪爲炭入市搜煙卷燒尾每百支可得錢五枚二子約十與八齡亦能助其姑幼者乃能執碎布之塵尾爲過客拂衣塵乞錢謀果餌蓋人人能自食其力無噉閒飯者顧數米秤薪爭多較少日罕得一飽鶉衣百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歌無衣卒歲者往往而然也其餘乙丙諸家大致相類人口最少者爲戊家然猶一父及妻子共得六口其各自營業謀利亦如甲家而衣食與所入終不能相符故所謂家主者恒有顧此失彼之慮其窘狀亦正相等予初入甲家甲頗孝事其母聞母謂甲曰予棉衣已敝挾之不溫某家有舊衣尙不惡予服之適體擬購以禦寒渠頗肯貶價讓予也爾先給予若干錢可乎甲唯唯予遂入其母手越日母即以予授人知所入者即隣居之某乙家也

乙雖業輿夫而有叔爲某銀行司閹人常得其津貼乙弟某庚爲叔所愛時往其家因薦於某部郎

家爲小僕。於是乙之家計較甲爲饒矣。乙夫婦及子女弟妹凡九口。母亦備於內。城官家旬日一歸。同院居者咸趨之。若鶩見其衣服舉止。若天上人焉。甲母所購舊衣。卽乙母所不屑着體者也。甲母且視爲珍物。以錢八緡得之。予爲代表轉入乙家。氣象果自不同。蓋乙家人口雖減於甲。而占屋則倍之。夫婦同居一土炕。弟及子女亦占一炕。無縱橫地面。若犧牲者。予因歎同一卑田院中。苑枯雲泥已若是。稍近貴人。便獲分潤。何怪彼逐臭鑽營者。甯擲身命而不顧耶。予一旦入富貴家。其氣象又未知若何。要之予生磨蝎與若輩同一骨相。此等幻夢。不如消却之爲愈耳。然乙家恃其生活力稍足。敷衍竟視同居者。蔑如小人心目。固應爾爾。予亦不之責。予既至乙家。見其衣食稍優裕。而漫無掙節。多浮費。不足則借貸。虧累乙喜飲酒。濡首頰面之友。時來室中飲罷。則博囊家雖多獲利。而計其揮霍。終得不償失也。叔或知之。遣往呵斥。斬不與津貼。母爲之緩頰。始獲挽回。而乙不孝其母。母雖庇之。背後輒詬厲。叔不給貲。竟至面詰其母。婦尤忤逆。故其母甘傭於主家。不樂歸也。婦竟與人言姑與主家某僕通。恐爲子婦羞。不敢歸。實則並無此事也。予因嘆天道不公。甲性純孝。而子然寡助。終歲勤動。不得溫飽。乙驕戾。無行處境。安順享幸福。而不知自檢。諺所謂家貧出孝子。然則孝子之貧。固應爾耶。抑不貧不得爲孝子。不赤貧更無以表孝子之苦心。彼稍稍安適。卽忤逆無行。亦

勢使然耶。予心耿耿不克解。此但祝早去乙家。不願見此惡態。居無何乙之揮霍成性。決不使予久留其家。衣價本應乙母所受。乙攬得之。早逞其肉慾而受之他家矣。第此授受絕曖昧。非予不能知。然予不喜訐無已。予但言此日爲丙不在室。乙竟贈之丙妻耳。丙年幾五十。妻固續娶之少艾也。丙有父母。無兄弟。前妻子女四五人。後妻日詈且撻之。父母稍庇護。則反唇相稽。丙性懦絕。不敢相詰難也。妻愈縱惡。其夫老日游隣里。遇昏喪賽會。踴躍闖巷間。無所不快。其意乙家飲博。竟徜徉其間。丙雖知之無如何也。會天暑。丙父母相繼以疫卒。婦益無顧忌。予賤惡之。彼雖常撫視予。即不啻見魔鬼夜叉急思他適。幸婦亦不珍視予。丁家兒適入室。乙方與婦嬉。婦急慰兒曰。此幣持歸與汝母。則汝必得果餌。勿來此間。遭予家主呵責。兒唯唯去。蓋婦貸丁妻錢。兒來索逋也。予遂往丁家。丁亦貧甚。兄弟三人。長己鰥。仲叔妯娌不和。時起詬誶。予入仲妻手。笑曰。彼情夫又在室矣。故急與兒錢。以免打擾。幸哉。得此機會。否則又推宕不給矣。且笑且語。手遞一餅與兒。忽叔妻入。仲妻急藏予橐中。叔妻絮絮說無米爲炊。仲妻僞作愁眉不允一錢也。予又浩嘆。求去無何。戊家父積貲。設一小貿易攤。雜售米餌。其攤卽在大院門前。丁仲妻旣斥其娚。遂挈兒出。兒食餅已。又索梨。婦乃出予購之。得爪錢七枚。予乃入戊家。手意此老儉甚。生平除鹽齏。餠外一無所食。布被褐衣。外一無所服。

也。予入布囊。中凡三月。不得出。忽聞銀行兌現風潮起。予輩價值亦甚低落。自十之一。至十之二。此老大懼。遂舉予。易現銅幣。然又不肯受。什一之虧。損久之。己家有事。喜予輕便。遂以足價易之。蓋己備於一官家。其主婦喜出游。惡銅幣板重。每命己出。易紙幣。己貪其利。常爲之出納。戊父與己有感。情。己特市恩於戊。父故以足價易之也。然不三日。己忽病。病旬日。乃已。而主家已別雇一僕矣。己既賦閒。思入口。無以爲生。乃求人紹介於某倡家。爲奴。得值較豐。視予輩如糞土。予已轉入他家者屢矣。不意事緣巧合。無端仍在己囊中。時己又墮落。值清道打掃之役。會中國銀行兌現。令發布予輩價值稍輕。然頗適用。己亦節儉。不似前此之濫。使予處其囊中。有日矣。常見其清晨而起。擁入人叢中。日昃而歸。則囊中貯予輩甚夥。亦不知所自來。詢之人。則銀行方限制兌換。凡貧民持十圓以下之紙幣。得兌銅幣。如市數。彼僕者。蓋爲此也。一日大風雪。寒甚。街燈無燄。絕艱行人。而已仍凌晨起。趨銀行門外。待啟門而入。無何。體溫驟減。彊仆階石上。予撫其心房。已不復搏躍。大駭。出視之。則所持者固銀光。故人也。嗟乎。夫己氏爲此區區。竟至凍餓死。而不顧人命。如草菅其果。然耶。予觀慘劇。悲來填膺。不欲更處世間。恨不獲如玉版之付。諸刦灰也。檢尸官搜得予貯官庫存驗。予方喜可謝絕世緣矣。忽己妻哀求給領遺產。官遂以予畀之。予不幸更須流轉人間。未知幾何年也。

綺恨

新民王嘯圖

春花秋月。大足賞玩。然一入愁人眼簾。卽呈憔悴可憐之色。實則花也。月也。或歲一枯榮焉。或月一盈缺焉。終古如一。本屬無生無滅。及時而月圓。花放。及時而月缺。花殘。人事雖有變遷。斯二者之隨大化運行也。如故。乃有對花飲泣。望月興嗟。自傷境遇之逆遭。妄引二者爲同調。花月有知。能勿笑人之癡絕。雖然。情場失意者。深嘗荼苦。不可告人。至於涕隕風前。淚彈籬次。意中人遠。心上愁多。蒼蒼者天。搏搏者地。俯仰宇宙。無可自容。若而人。非所謂大可憐者歟。嗚乎。人生上壽。不過百年。擾攘畢生。儘多苦惱。造物者不仁甚矣。若乃以歡喜肇其端。以愁慘結其果。雖似有播弄之者。要亦芸芸衆生之作。繭自縛耳。

遼瀋省垣。清之陪都重鎮。自開商埠後。市廛櫛比。百貨雲屯。各省名流。亦復續續而至。表面上頗著繁富景象。惟當冬令。寒氣逼人。街市往來者。率多瑟縮畏冷。南人之旅是間者。尤覺難堪。一日清晨。有客冒朔風。千丁衢路間。似來自停車場者。沒首於皮領內。步履佹僂。大露失意之態。口喃喃然。自語不止。間以鳴噎聲。仔細辨之。其言曰。噫。噫。我之意中人。我之摯愛者。兩情之洽。已臻其極。詎意好事難成。天公見妬。佳人已屬沙叱利。烈士今無古押衙。此番勞燕分飛。或者竟成永訣矣。乎。特我二

人者。形影雖判。精神則固。結不解情絲。搖曳空中。當無殊新發明之無線電。我心中惟有若若心中。當亦惟有我。縱使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此情綿邈。甯有已時。夫孰爲奪吾愛於彼。儻之手者。所願倖。遂當泥首三百。以謝顧事。綦難知今生無望矣。言竟而唏。悄然不知所往。翳何人。翳何人。請借管城子。爲君說因果。

某歲夏夕。陽欲下。絳霞繚繞空際。光照危樓。則有羣妹探首窗外。釵光鬢影。照眼生輝。蓋女校下課時也。走讀生呼姊攜妹。聯翩歸去。有車有徒。紛紛然如嬌鳥之出林。就中一女。美冠儕輩。披碧羅衫。子。凌波微步。態度安閒。更可知爲大家閨秀。與之偕出者。更有齒穉者二人。似是女也。妹相將小立校門。旋有輿夫引一騾車至。女謂其伴曰。妹輩趣先登。我以前坐爲佳。來此僻遠之區。不若我鄉馬路平坦。足供馳騁也。乃乘此薄笨中車。好悶煞人。妹等慎之。不則顛頓頻仍。足令頭顱飽受擊撞也。車行一冠玉男兒相向至。年可十六七。風度翩翩。貌至恭謹。俯首若有所思。竟不知麗人車至。是時彼老耄之輿夫。乃未及見道周巨石。驅車碾之而過。車既失重心。遂以傾側。俄竟全覆。適擲前坐麗人於男兒身畔。彼此兩出不意。先之以驚。既而女見扶己者。爲一陌路人。則羞不可仰。回面斥責輿夫。又視兩妹。均在車內支撐。幸是畧無損傷。爰促輿夫乞途人扶正其車。升坐回眸。已失男子所在。

車遂緩緩行矣。著者曰：女郎今夜無夢則已，有則必夢此少年也無疑。

少年皖人，汪其姓，雛鳳其字。初隨父官游山左，椿萱並茂，家庭之樂融融。雛鳳幼即穎悟異常，兒讀書一目十行，造詣極速。旋侍父出守某郡，郡署故有園，古木參天，亭臺錯落，方春萬花齊放，蜂蝶紛來，中有精舍三楹，卽雛鳳讀書處。誦聲琅琅，與鳥啼互答。有時行吟曲徑，不數玉樹臨風，似此慘綠少年，與衆芳莫辨妍媸也者，而乃罡風徒起，遽折靈椿。雛鳳猶在髫齡，竟爾失怙，於是向之快樂家庭，頓現淒涼景象。母子治喪既竟，奉櫬返省垣，僦寓焉。

雛鳳自遭大故，哀毀異常，惟以老母在堂，不得不勉承色笑，讀者誌之。天生情種，類皆善處家人骨肉之間，未有有情人而不孝於其親者。如汪生是也。若或道途邂逅，目挑心招，間假真個銷魂，旋即棄同秋扇，是海上所謂拆白黨，自無情感於其間。至若假託文明，謬言平等，談自由而施其造孽伎倆，講交際以遂其婚姻目的，依依女兒花下，儘多密語甜言，盟山誓海，彼其時雖令向石榴裙下三千拜，亦所無恤。及其所親偶向勸止，輒便橫眉努目，切齒相仇。若而人者，縱與好合，終占脫輻，蓋其涼薄成性，義乖尊親，則其暫時愛情，斷難必其永無移易。至性如汪生雛鳳，乃真具有至情者，杜門奉母，研讀尤勤，既而午夜聞鷄，未免動祖鞭先著之感。因聞藩垣法政學校，成績優良，爰作婉轉之

辭請於其母。謂兒年長矣。處茲物競天擇之世。當作獨立自營之圖。擬游遼瀋爲負笈求學計。一俟在彼間法校畢業後。承歡之日正多。母乎幸成兒志。汪母初尙夷猶。旣而毅然曰。兒之志大佳。趣行。母不阻汝。但能學有專長。作家國棟樑材。汝父爲有子矣。顧母之言雖如此。而老淚則不免背子偷彈。嗟夫。慈母愛子之誠。望子之切。類如是也。一曲驪歌。汪生別母就道矣。迨抵瀋垣。正際早春時候。旣向法校投考。迨揭曉。名列前茅。馳書報慰高堂。汪遂於校中始業。忽忽仲夏。適乘課暇出訪其同學黃生仲文。黃蓋因疾請假家居。汪乃往慰問之也。不意中途猝逢彼美。以車覆故。更得僂傍玉人。及覩女郎雙類暈紅。嬌羞不勝。意大弗忍。自思於此際通款曲。將令女郎何以爲情。爰不惜毅然決然。掉首竟去。噫。汪生之胸懷坦白。詎不大可敬哉。然而人非木石。孰能太上之忘情。汪之方寸中。至是殆起落萬狀。

天下惟有情人。其情始不濫用。汪之與女也。僅爾日一面。自亦不省。胡心目中。不能一刻翹忘。自維有生以來。閱人匪少。脂粉隊裏。曾無一人足動注念者。獨至是女。雖蒼猝一見。竟爾牢住腦筋。若冥冥中有物爲之牽掣者。噫。是正所謂多情也。

讀者有飽嘗相思况味者乎。其味苦也。然雖苦而甘。頗復耐人咀嚼。汪生此際。蓋已陷身情海中矣。

靈犀一點。頓有所專。則思爾日途次相逢。彼姝者子。玉容無主。天外飛來。半折小蠻靴。蹴痕猶留。衣上而雪膚花貌。令人想像之餘。不禁心神俱往。果得與若人成眷屬。誠無上之幸福矣。又念時髦女生。儘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向欲求一才貌兼優之女郎。相與樂數晨夕。彼或虛有其表。詎非妄用吾情。既而轉一念曰。誤矣。誤矣。焉有蘭心蕙質而不冰雪聰明者。特是吾雖欲曲譜求凰。將焉從作琴心之三挑。即令冰人易覓。爭如芳躅難尋。吾與若人。其果無緣匹耦矣乎。循是以思。不覺略然若喪。汪在校中。本以勤苦力學。冠厥儕輩。至是狀乃大變。課堂聽講。耳若無聞。寢舍閒居。神情愉悅。同學有非笑之者。汪亦無覺。相思苦况。一至於斯。然在局中人。乃覺其甘。天下情人。當信此說也。

一日。汪出散步通衢。瞻矚行人。熙來攘往。對斯紛擾。漠然澹然。其意初不屬是。行行重行行。出公署街之東口。又折而北。初意將造女校附近處小佇。冀或再覩彼姝。忽憶應購某物事。爰至雜貨肆。額曰瑯環者。啓戶入。舉目一矚。不覺呆若木鷄。噫。噫。室之彼端所立者。非寢饋不忘之意中人乎。胡爲乎來。喜極轉形踉蹌。將欲趨前通姓名。乃爲禮法所拘。殊未敢冒然爲之。少選。肆中執事人言矣。曰。汪先生適從何來。今日天氣酷熱。滋困頓人。先生飯未。又將購何物事。乃承枉顧小號耶。汪瞿然曰。今日晨起。意覺弗適。少進飲饌。出即街頭游散。信足至是。乃思購絹帕一方。用以拭汗。煩引我揀擇。

之。汪久與是肆稔。故絮絮與肆人問答。既而眼光偶射女身。不禁以沉毅之睛。蘊莊嚴之愛。隨注其無限深情於彼美。女亦因而感動。又以似曾相識。不覺亦現愛慕之容。乃故執一金製頭梳。與肆人爭議價格。久之不決。意在延宕一時。與汪多聚。二人之思。不期若合符節。汪之與肆人絮語。意固亦在久親蕩澤也。既而女購物畢。翩然款關去。汪亦隨出。女似微覺。旋見片紙出女袖底。飄墜地上。汪即而俯拾之。起則半幅名刺。僅有官銜。蓋爲司法長官居省會之最高級者。未審女以是物相貽。究有何意。或屬無心拋失耶。然而物出美人之手。只合計襲藏之。又胡可輕視者。

汪返校之翌日。其友黃生仲文。因病已霍然。重來受課。覩汪生之面龐消瘦。神情恍惚。訝然問曰。別未幾時。何便至此。汪密語之。故且告以相思。二人素稱知心。故皆無隱不白。黃生聞之。讓汪曰。胡不早言。我固能爲君覓青鳥使。徒事愁慮。多見子之童騃也。汪起揖黃。並叩其故曰。然則子固識彼姝者歟。黃曰。唯唯否否。我雖未嘗識其人。我乃有戚串在女校中。君所得名刺半方。我意斷非偶然。大抵刺上官銜。非女之兄。卽女之父也。持是爲君轉探之。想美人消息。不難得耳。第君意究安在。若欲花前月下。密約幽期。縱令始亂終成。亦已敗行喪檢。蝶使蜂媒之任。竊有所不屑擔承也。汪正色曰。惡。是何言。君視予之爲人。固若是其卑鄙耶。予擇配之心。蓄之已久。今番遇合。意將緣訂終身耳。豈

有他哉。吾子休矣。黃乃改容遜謝。且曰。君母介介。前言聊用相戲。今可進言。吾輩入手之方矣。個女郎既似屬意於君。正不妨一箋道意。步武自由。婚姻之盛軌。不爲唐突西施。彼人或喜或嘖。斯君之命運定矣。君其草一書來。便爲轉致前途可也。汪曰諾。遂伏案擬作。稿數易始成。用句不啻百鍊千錘。惟恐無當心上人意。旨書成。文曰。

漫漫長夏。渺渺心懷。爾日道逢油碧車。驚見香軀之飄墜。昨午巧遇瑯環室。欣承片紙之相貽。鰥生何脩。得邀青眼。三生石上。莫是前緣。僕行年十有八矣。先君早世。老母在堂。家於皖南。身來塞北。肄業於此間法政學校。家庭中縱饒天趣。而中饋尙未有人。萱闈作客魯邦。定省晨昏。承歡色笑。僕竊孝慚奉養矣。欲求爲僕分勞。俾得盡心於學問。故蓄求凰之念。於今三年。顧俗艷凡葩。咸莫當意。中懷惘惘。方以爲遼東荒落。絕妙美人。而誰意天上安琪兒。居然下謫塵世。裴生求耦。恰見雲英。聘下鏡臺。頓滋奢望。值此歐風東漸。婚姻不妨自由。女士傲骨俠情。當無事效投梭之拒也。如蒙金諾。望賜佳音。

書既成。以付黃。且重託之曰。我友幸即轉致之。勿故濡滯。使我久盼佳音。望穿秋水也。黃受書。答之曰諾。先是黃有中表姊妹行。肄業女校。星期休暇。輒相過從。因又得識安女士名蕙芳者。安年十六。

七許娟秀中別饒英氣。脫盡庸脂俗粉態度。雖中輟直無異鬚眉。於是時黃之表姊李女士慧娟。適以奔母喪回遼陽鄉。黃故亦遼陽人。後因庚子匪變。遷寓省垣之南關。而安則省垣土著。故黃受汪書。既不獲問計於表姊李。祇得往叩底蘊於女友安。既見安。道寒暄。詎問之曰。貴同學中有父兄現充此間高級司法官廳之某職者乎。安略不尋思。答曰。有之。浙人陳女士繡春。在校中爲同班。其父固此間司法長官也。然則仲兄之所問。得毋是歟。曰。頗復近似。但繡春女士是否嘗着碧羅衫。又有妹輩同在校中肄業。而每日共乘驟車以歸耶。安曰。良然良然。前日聞諸繡春云。渠家驟車曾在街次全覆。伊則跌墜路側。其妹輩則悶閉車中。聞之大足笑人也。黃既審其無誤。爰鄭重出汪書。以囑安。並懇轉致陳女士繡春云。是此中消息。祇合個中人知之。君我均處局外。唯請勿吝一舉手之勞。俾我得覆命敵友可耳。安應之曰。諾。蓋其胸襟豁朗。初無所致其疑懼。校中晤及繡春。爰以書授之。

越二日。汪得一書。審非素識者之手跡。且楷法秀整。絕類女子所爲。心躍躍然。腕戰戰然。欲即啓視。又不忽遽啓視。誠恐此中消息。或竟非佳。則失望即在目前。轉不如處悶葫蘆中。猶得存溫馨於心坎。然未幾仍啓視之。果繡春女士之覆書也。汪前函固嘗載明住址。此書即由郵筒寄來者。其詞曰。

香街恍晤。腦海留痕。蕩檢踰閒。人言可畏。惟此柔情一縷。竟爾固繚君身。竊正欲與君子締結。絲羅。共期白首。獲侍巾櫛。實幸三生。倘不以陋質而鄙棄之。敢望相煩媒妁。委禽妾家。妾之閱。閱。自度或亦足匹君子。前遺名刺半方。家君之現職也。恐犯譏彈。用缺姓字。君果有意乎。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汪讀既訖。欣喜欲狂。爰乘課暇。出訪其父之舊同僚某翁。求爲肩撮合山之任。翁閱世久。舊思想充。物腦海中。以爲少年人用情。至靡有定。况汪急切不待母命。率來相干。保非別有隱衷。更安可遂爲。所利用者。然則拒絕其請可矣。顧又不爾。陽且允之。陰寔爲之擱置。意若曰。急色兒心。灰意懶時。方。知老年人之持重當也。祇此一念。而雛鳳與繡春。畢生幸福。遂爲彼剝棄。靡遺。嗚呼。似水年華。能見。幾多如花美眷。汪陳本稱佳耦。正合締結鴛盟。詎意此老疑障橫生。致梗二人好事。夫亦大足扼腕。痛惜已。

黃生仲文。家有老母弱妹。同居藩垣。其母以獨處無聊。故未肯令女入校。母固幼承家學。深有淵源。自課女讀。造詣亦復甚速。仲文女友安蕙芳。嘗偕李女士慧娟。數謁仲文母。即慧娟姑。頗爲母所鍾。愛。一日值土曜。黃折柬邀安偕陳繡春共賁其家。撫琴作歌。爲老母破悶。室中之樂方酣。黃忽偕維。

鳳自外至。繡春正抗聲高唱。遽見二人至側。歌聲頓輟。俯首至臆。兩頰暈紅。嬌羞不勝。及黃爲之介紹。與汪作禮。芳心中是驚是喜是羞。已不復可辨矣。衆復就座。各逞談鋒。汪之辭况清華。黃之吐屬婉妙。兩女學士傾耳而聽。雖不言而已。含情脈脈。晚餐既具。衆乃圍坐就食。餐已。繡春與辭。仲文妹挽之曰。君看外間月上柳梢頭。曷母且向中庭散步。遂共出至院中。坐老樹下橫椅上。妹性直爽。忽脫口問繡春曰。姊乎。若得安姊蕙芳。遂爲我嫂。則何如者。繡春曰。良佳。然則若使我姊爲汪君……忽聞老母聲喚。急起應曰。兒來矣。

此際室中。黃與汪暨安。方共指點壁間巨幅地圖。討論經緯度之測算法。妹入向汪曰。趣出陪侍彼人。勿令冷落。汪乃逡巡出。徐徐行近繡春。斟酌數四。始作一言曰。佳哉。今夜之月色也。曰。然。汪又曰。女士亦許鄙人同坐否。陳不答而頷之以首。汪既得請就座。款語漸洽。既而語聲愈細。汪陳坐處亦愈接近。俄見汪擊陳之玉手吻之。大抵二人之情懷。已臻圓滿。愛河滾滾。蓋相胥捲入旋渦矣。

黃生仲文與安女士蕙芳。初本兩心相印。所未宣之於口者。婚姻二字耳。然安之父若母。固持嚴格的專制主義者。不向女商同意。遽以許字同里某氏子。蕙芳聞之。亦惟自傷與黃郎婚約弗獲終。遂而其純孝性成。未嘗對其父母有絲毫怨懟意。仲文尤守禮文士。得耗雖極悲苦。然力自鎮定。不敢

稍軼範圍。既知羅敷有夫。而彼此往還交際間。遂愈敬謹而愈疏遠。乃猶不免於小人之播弄。詎非大可痛恨者歟。先是黃得識安。偶洩其事於同學某甲。間假傳徧一校。爰有因慕生羨。因羨生妬者。不惜造作蜚語。思以中傷二人。某日女校學監。檢視住校各生函札。見有致安蕙芳一書。筆跡不類其家人及所素識親朋。爰招之至。使自啓視之。安讀未數行。氣促心急。遽以抵之案上。學監覆閱一過。詞况極猥褻不堪。函末署名則赫然黃仲文也。質之蕙芳。蕙芳聲色俱厲。答以仲文係好男兒。此函決非出自伊手。况語語淫穢。定係假薄兒所爲。應請學監秘加根究。以維學生名譽。學監云。我知之矣。然子亦須慎自斂抑也。安憤憤返室。自此遂與仲文絕。仲文旋亦舉家徙都門。往依其族兄之宦。於是問者。此皆暑假間事。雖鳳於假期中。接其母自山東來電。促伊往省。計日限程。似甚緊迫。不知有何要事。慈命所不敢違。倚裝待發。意殊有所戀戀。然仲文已去。無人作寄書郵。欲逕函寄繡春家。道暫別。又恐爲其家人啓視。則愛繡春者。轉以害繡春矣。中懷惘惘。抑鬱不自聊。汽笛一鳴。汪竟去。此非汪之薄情。殆勢也。

雖鳳抵魯後。萱堂健旺。慈愛有加。蓋游子遠行。時刻懸系。知汪擬在外度過假期。仍照常上課。思之不已。是以發電召以速歸。既得見之。洩洩融融。爲樂靡既。閱三數日。母語之曰。兒今壯矣。阿娘僅汝

一塊肉。亟欲趁我衰年。早見孫輩。若婚事其當圖之矣。汪遂將在藩遇合。一一白母。並云。非是女兒。甯以繆畢此生。矢不他娶也。母曰。果兒欲之。母又焉忍拂兒意。會即攜兒赴遼東。一審女郎品貌。洵冰致詞。想不難致之耳。

自雛鳳去藩後。繡春乃飽嘗相思苦况。又以蕙芳懊惱櫻心。絕口不道外間事。即亦弗敢向詢雛鳳消息。矧假期不常至校。又烏從得問詳。叩蕙芳耶。惟憶柳下比肩。郎倩似水。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而何以既訂鴛盟。忽絕音響。洵冰至易。何亦不見媒灼之來。意者汪本儂薄兒。儂竟爲其所弄歟。然回想若人。舉止吐屬。固一翩翩佳公子。斷非薄倖者流。不當遽相猜疑也。既思伊或有故他去。胡不窺便作別。否則數行書亦足將意。乃竟並此而亦吝之。汪郎忍哉。日居月諸。音稀青鳥。懷人心緒。魂夢爲勞。寂寞蘭閨中。繡春竟慙慙成疾矣。

一日。繡春病稍可。對鏡理裝。自審容光銷瘦。眉蹙春山。因微喟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似此大好韶光。竟爾輕輕拋却。不圖早諧鴛侶。再遲遲者。綠鬢紅顏。其能爲郎久駐乎。若郎生成薄倖。此際於妾爲秋扇之捐。則妄當亦不久於茲世。異日者。郎縱回心。妄已異物。尙相見耶。言念地斯。愁腸百結。不覺珠淚霑巾。良久瞿然曰。薄情人縱不相顧。我胡不函以詰之。因展紙濡毫。爲書如下。

汪郎愛鑒。月下盟心。君矢守信。齊眉舉案。妾志靡他。自隔雲泥。遂乖音響。願言思子。我勞如何。暮楚朝秦。郎不至是。魚沉雁杳。儂寔難堪。炎暑假期。云不歸省。新秋將至。行復安之。既仍在斯。胡遽相忘。果猶垂念。豈乏冰人。長此稽延。保無波折。月有盈缺。花有茂萎。爲誰憔悴。損我腰圍。幸速圖維。已我心悔。繡春敬上。

書訖。嚴密緘裹。註明交法。校汪雛鳳收。令小鬟悄送郵筒中。詎意繡春父於書室隔窻見之。立召小鬟入。奪函讀之。於是洩漏春光。一封書竟成禍水矣。

一五十許蒼顏老人。膝前跪如花之嬌女。老人爲刑官女郎。殆受鞠也。老人叱女曰。小妮子待字閨中。分宜守身如玉。靜候天假良緣。何便偷賦標梅。暗傳情柬。若以爲彼人足爲爾壻。試思不以正式來問名。僅與汝私通還往。守禮文士。其行爲固若是耶。我不意教養汝十七年。今日竟縱恣至是。幸茲事發覺至速。不然。汝且效卓氏之宵奔矣。言訖。操大杖將杖女。時則長跽之。繡春如何者。梨花帶雨。有淚無聲。慚懼交并。蒼黃無措。及見父杖且下。泣且請曰。女之所爲。自知有乖倫紀。惟父素愛女。請得緩死須臾。俾其略陳衷曲。女自入校受課。此心恒極光明。以爲幸際清時。亦獲與男子受同等教育。分應勉自淬勵。以期造詣高深。凡所謂文明開通等名辭。儔輩均嘖嘖稱道。又如自由平等諸

學說更屬風靡一時。女納彼人之情。受彼人之愛。初亦謂是爲一種文明行徑。平等精神。而情之所發。不乖於正。愛之所鍾。不隣於邪。又斷非鑽穴踰牆之比。父而憐女。俾其與彼人竟諸伉儷。則女前此種種行爲。尙可徐圖晚蓋。不然九州鑄鐵。大錯已成。雖撲殺兒。究亦何補。父乎休矣。老人略一沉思。擲杖嘆曰。女及笄。亦字人之會矣。及早遣去。亦固其所。雖然。茲事應我爲政。若亦滋越禮防矣。遂叱女且去。此老胸中頓有成算。蓋其同僚某甲。貌雖不揚。而迎合趨承。頓得上座歡。時亦壯年未娶。乃思以女妻之。門閥尙相侔。媒一通辭。甲喜不自勝。一二日中。事竟諧矣。

燕婉之求。籩簋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老人以女妻某甲。豈未知怨偶曰讐耶。顧乃剛愎自用。不惜以其女一生幸福。率爾犧牲。某甲儉荒。幾生修到。美人合配名士。若某甲者。風塵俗吏。碌碌可憎。攬鏡自審。不慚形穢乎。然某甲方且沾沾自喜。以爲得茲佳麗。不負此生。獨未計及齊大非偶。繡春意中人。固別有在也。

時雖鳳奉母亦同蒞藩矣。行裝甫解。即便走訪冰人。且云家慈亦賁此矣。受所託者。雖至慙直。然既知汪之用心誠專。又見汪母亦肫肫託之。遂乃致意女父。具言汪家求婚事。女父心知汪即與女通還往者。意殊嫉恨。然初不宣之於口。徐云。小女頃已有家。冰人枉勞玉趾矣。媒某嗒然自咎曰。是殆

我悞汪生好事。歸告雛鳳。雛鳳泣不可仰。曰：世事幻變。一至是耶。女既信誓旦旦。胡反他適。可見人心淺薄。殊難測也。汪母極意慰藉之曰：天下多美婦人。胡必是女。若留意焉。佳耦不難得耳。

情絲牽掣。縱以利劍揮之。猶難遽斷。况乃強奪素志。許嫁僮夫。其勢之不合。殆斷然矣。繡春自遭譴責。羞憤填膺。悶處香閨。不自聊賴。惟冀父懷能轉。已願獲遂。則雖目前之處境難堪。而來日之欣愉。定足償此苦痛。若脅使此身他適。則畢世蒙垢。奚以生爲。既知父已以己字某甲。又聞汪家倩人求婚。爲父所却。芳心震惛。猝爾暈不知人。女奴急就喚之。良久乃醒。曰：此尙人世也耶。胡以事之發生。竟有出人意表者。

金風初作。夜雨淒淒。落葉掩階。厥聲蹙蹙。斗室中一鬘髮女郎。時方伏案作書。雙蛾緊蹙。痛淚模糊。短檠光。力至弗佳。又爲室內空。氣所鼓。蕩寒焰益復搖動。但見女郎援筆強書。狀極悲苦。旋聞嗚咽聲。出自女郎櫻口。且低語云：汪郎此際。以我改字他人。定惡我矣。抑知我心憂傷。與子無殊。此身已爲君有。甯事他人。然嚴威所迫。或恐此志莫遂。思之思之。惟有一死以謝阿郎。噫。汪郎乎。汪郎乎。君此際何作。知薄命人斯時正躊躇覓死之方。投繯歟。仰藥歟。自經形狀過慘。焉忍以此麗質。試彼酷刑。無已。其仰藥矣。嗟乎汪郎。今生已矣。把握無期。來世有緣。再圖偕老。妾死無所怨。恨不身生。歐美。

自由之國。乃因婚姻。專制不獲。令終誠憾事耳。此數行訣別書。能否達之。君側殊未可知。或者妾意終未能明。須待地下相逢。始能互申衷曲也乎。徐徐止啼。起行近戶。下鍵已。復盤散歸座。開抽屜。取鉛粉服之。知離死近矣。即亦弗悲。惟堅坐以待。夜既向晨。鉛毒漸乃發作。可憐之繡春。不復能支。遂頹然倒椅上。

芳魂一縷。方將逐空氣而翔飛。媼婢多人。時已驚集於門次。款關莫啓。知狀非佳。破窻入窺。則女公子氣如屬絲矣。妝臺凌亂。鉛粉留痕。知以是物覓死。急遣捷足。延醫施救。幸地距醫院近。俄傾便延醫士至。以藥水灌之。時許毒乃盡降。繡春母舐憤情殷。撫女泣曰。若縱意有所苦。不妨姑一商酌。阿娘不夙愛汝乎。何遽萌此短見。果汝竟撒手去。娘以風燭殘年。堪此痛耶。繡春亦泣不可仰。俄憶及所作別汪郎書。滋不便令傍人窺見。遂潛取裂之。書中云何。永永埋沒。不然。一經披露。則讀者之淚珠。又將消受幾許。繡春父時亦排衆入視。見狀初不動念。且更申申。曰。似茲無恥。死不足惜。法當聽其自殺也。

距繡春覓死後數日。某甲以東訂吉期。求女家同意。繡春父意使女早日委身事之。免生爾許波折。計亦良得。爰可其請。婚禮繁文。無俟殫述。于是某日者。雙駒彩乘。迓此麗人。合卺之時。新婦潛然出

涕。在不知者。猶以是爲兒女子常態。詎知個中乃大有隱情在耶。

夫繡春之與雛鳳。始則出之以正當之愛情。既復堅之以神聖之盟誓。此際改適。於義甯云不乖。蓋其愛汪之情。雖無少減。而因家庭專制。強之出此。舊社會痼習已深。女敢抗父之成命。求儷已所欲嫁之人。則戚郇之譏評。必且不加齒數。繡春固舍一死外。他無良法。然覓死不得。故其含忍以適某甲。亦正事勢之不得已者耳。

俗吏某甲。遽擁麗姝。欣喜自豪。每當花晨月夕。繡春時復雪涕。甲雖極意慰藉。而無言息媯。從不開顏。易致美人之身。難得美人之愛。名義上縱爲夫婦。精神上直似路人。蓋真正之愛情。純出自然。固非可以巧取而豪奪者。伉儷間勉行唱隨。夫婦道難。儘多苦趣矣。既而甲以實營。晉秩部曹。於是整治行裝。將趨都下。首途且有日。

雛鳳初聞繡春改適。恨其背棄前盟。于邑自傷。久難排遣。未幾與老母稅屋以居。作久客計。更求傭媪供役。汛掃。會有媪某。嘗侍繡春於其母家。嗣又追隨至其壻家。因主人將作京城之行。遂乞退而來投汪氏。雛鳳略加研詰。正似白頭宮人。能道天寶遺事。繡春如何覓死。郵書何以爲其父所發見。婚禮如何強制。新夫婦之如何柄鑿。及將入都供職事。一一陳述無隱。雛鳳聞之。彌深悲慟。輒憤憤

云。以七尺男兒。不能庇一弱女。卒使見奪彼儉。不誠可羞歟。旣而偵知甲赴京日期。屆時往遲之於停車場中。冀窺便與繡春訣別焉。

遼東十月。景物蕭條。蓬斷草枯。風悲日晦。停車場居省城之西鄙。孤懸一隅。形勢儼同甌脫。無事者足跡鮮經。遠行者乃不得不出此。距輪車開行之前一時。旅客始稍稍集。送行者視此開車前之數刻鐘。至足珍惜。牽衣把袂。仔細叮嚀。惜別之情。見諸詞色。甚或離鄉背井。謀食異方。前途之否泰未可知。此日之悽愴曷能已。荒涼滿目。猶是故園。旣適遠方。此景何年再覩。欷吁悼歎。聞者爲之霑巾。當衆聲間作時。獨一少年男子。蹀躞於月台。插手衣囊中。面容至形悽楚。望而知爲重有憂者。噫。是非美如冠玉之汪雛鳳乎。曾幾何時。乃竟憔悴至是。旋見汪注目停車場外甫至之馬車。某甲偕其倖獲之夫人並駕至。甲入票房購票。繡春步出月台。瞥見意中人癡立凝眸。眈眈自己。不禁又驚又訝。將信將疑。迨其徐徐來前。辨之果汪耶也。繡春悔恨交併。淚奪眶出。雛鳳亦爲垂涕。北風吹面。鈺利如刀。於時二人愁傷。有事都若無覺。彼此胸中結轡。本有千言萬語。斯時竟不能道隻字。互相執手。四目注射。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良久。繡春詢汪曰。郎恨妾乎。抑諒之耶。汪斷續其詞曰。卿之苦衷。僕寧不悉。鴛盟離合。自是造化弄人。行矣卿卿。幸自愛護。須知僕之相愛。無有已時。縱令今生未能

好合亦願彼此境遇常住。混沌沒世。圖再生之緣耳。繡春脫手環貽汪曰。聊以誌別。後此光陰。皆苦命人蹭蹬之會矣。時車守鳴鈴。車將開駛。某甲匆至。汪釋手却立。心如湯沸。視甲與繡春畢登。猶堅佇弗行。忽汽笛一聲。車漸駛去。雛鳳狀如中酒。目昏昏。猶遠望車窓。中有白巾招展也。

嘯圃君與予神交久。一旦同僚。倍形契合。因出其韶年舊作。囑登說叢。予也廣歷情場。難填恨海。亦曾塗抹。爲寄衷懷。今則懺綺不遑。掃除煩惱。此調不彈久矣。讀君此作。根觸前塵。乃知天壤間。正多傷心人也。婚姻不自由。或者係過去之苦痛。亟登錄之。藉爲當代青年。祝未來之幸福。嘯圃君以爲何如。閱者諸君。何以教我。指巖注。



趣 聞

有清末葉。揭發預備立憲美名。塗飾天下耳目。於時一般青年學子。醉心法治國之精神。羣思所以促成立憲之效果。血脈奮興。發爲狂熱。斷指作書者有之。割股叩關者有之。其所籲請。要在速開國會。含悲茹痛。冀動在上者之垂憐。憂國忘身。尙足見人心不死。不謂流風所被。乃有趣事發生。先是某地某女校高材生某。平日落落有丈夫氣。及聞男學生有犧牲肉體。請開國會之舉。慨然曰。我女界詎可落後。因貽書其同學女友曰。請開國會。彼男學生已著先鞭。我輩雖巾幗乎。愛國熱心。抑豈稍減於彼等。拚流數點桃花血。爲喚醒女同胞之先聲。吾姊其有意乎。書去。自以綉針試刺腕際。痛徹心髓。啼懼而止。因慚無以對學友。籌思再四。忽得其法。次晨往造校中。指纏白布出絹帕示友。鮮紅狼藉。友肅然曰。子誠有心人也。偶觸其纏布之指。默然問之曰。痛乎。始盛然作態曰。痛甚。友頗疑之。顧難遽得其真相。午餐後盥面時。乘其不意。猝撕却其指上纏布。指固無恙。詰以何來血帕。見其雙頰頓暈。良久。友恍然曰。我知之矣。不才日時至今日。並此等客氣舉動。亦難再觀矣。噫。

好合亦願彼此境遇常佳。混沌沒世。圖再生之緣耳。繡春脫手環貽汪曰。聊以誌別。後此光陰。皆苦命人。蹭蹬之會矣。時車守鳴鈴。車將開駛。某甲匆至。汪釋手却立。心如湯沸。視甲與繡春畢登。猶堅佇弗行。忽汽笛一聲。車漸駛去。雛鳳狀如中酒。目昏昏然。猶遠望車窗。中有白巾招展也。

嘯圃君與予神交久。一旦同僚。倍形契合。因出其韶年舊作。囑登說叢。予也廣歷情場。難填恨海。亦曾塗抹。爲寄衷懷。今則懺綺不遑。掃除煩惱。此調不彈久矣。讀君此作。根觸前塵。乃知天壤間。正多傷心人也。婚姻不自由。或者係過去之苦痛。亟登錄之。藉爲當代青年。祝未來之幸福。嘯圃君以爲何如。閱者諸君。何以教我。指嚴注。



長篇

民國年鑑預告

世變潮流日以湍急凡屬國民皆當審識
國情通達時事彼東西各國咸有以最近
歷史編成專書供國人之研究者年出一
冊名曰年鑑誠以變通達時其端在經驗
故也民國三年海上曾有年鑑之刊惟繼
起闐然茲本社同人有志修輯正在籌備
纂譯中俟屬稿就竣卽當露布並售預約
券以鑒閱者

長篇
小說

白衣女王

英國維廉勒刺原著

蕭定安合譯
王嘯圖

引

維廉勒刺。(William Le Queux) 近世紀英倫小說名家也。脫以其所涉歷。輯爲專書。直較所撰別種故實。更饒興味。蓋維廉少時。足跡幾徧寰宇。所觀各色種人。至夥。上自皇宮。下迄盜窟。靡所弗至。初在巴黎美術館肄習繪事。既而厭之。爰於八月之某日。蹶然起。出館。逕詣細菌河畔。將彩筆色盤等繪具。悉投之水。遂掉臂去。身畔祇餘法郎數枚。次日之晨。乃向歐洲大陸作汗漫游。每值困境。輒以法自圖支柱。腦海中印象既富。用能作爲詭奇俶詭之小說。博舉世人之景仰。初出問世。蓋以一披露於巴黎日報之短篇小說得名。報社主筆。盛加獎贊。於是維廉以撰述爲生涯之計。遂決。僑居巴黎多年。後乃歸英。得充國會議員。既又爲地球報主筆。第其爲人性素好動。未幾即棄去一切任務。復作歐陸之游。經西班牙。抵意大利。橫跨大陸而至俄屬西比利亞。縱觀被放之囚。轉嚮埃及。返之腦威瑞典。事事物物。均採作小說資料。或入深山窮谷。或居鬧市通衢。輿到即時屬稿。各級社會之生活狀況。皆所留意。所過名城古堡。靡不盤桓。即與各國警察中人。亦相接近。并頗得其中奧竅。總之。維廉靜處時。了無意味。惟作壯游。

輿始勃發。居恒乘其構造堅實之汽車。東西馳驟。常一二月不作歸計。有時至布加利亞國中。謁其盜魁。諸盜魁乃均與此文人爲莫逆交。其赴各地游覽。原爲搜尋小說資料計。顧旅行久。亦常值暴客。因囊手槍自衛。浸假習之既熟。發皆命中。維廉又以文人而嫻武事矣。洎其所之既倦。乃返抵意大利佛老倫司城厲次。厲左右佳木葱蘢。夾徑雜蒔異卉。極曲折幽雅之致云。

第一章

瑞卡士哥士曰。今我所述乃一可驚可駭之事跡。意外遭逢。足令聞者色變。吾在學校時。對於地理一科。與代數難題。同其憎念。不謂甫躋成年。竟能以游踪所及。貢諸當世。其所至之地。雖著名大地學家。亦且弗審。遑論庸衆。其地維何。蓋爲恒人所不能至之一僻壤。時際今世。舉凡幽邃之境。幾盡爲冒險家所發見。獨此國土。惟吾一人首踐其域。允足爲皇家地理學會髡頂老博士。增一研究之好資料。抑吾更獲目擊半國政變及一切神奇怪誕事狀。並觀彼國之白衣大女王焉。吾少孤。父母均溺蘇倫特河中。兄世先業。吾則著於慈愛之叔父許。叔送吾肄業於意士奔之著名文學專修學校。校爲博士撮幾亞手造。吾於是遂銷磨光陰於枯寂無味之境。地者數年。叔意脫吾學有成。就則令返即倫敦。助其治事。厥後既屆問世之年。果得爲公司書記。薪俸至薄。職亦卑卑不足道。嗣畧

有進。被擢爲會計員。身坐巍巍之高凳中。自早十鐘。逮晚四鐘。手不停揮。目不旁瞬。其所博則每星期十六先令耳。叔意爲吾計者。良屬不薄。以才衡薪。至復相稱。非如叔子之學專一業者。才高足博厚俸也。在叔自覺。遇吾已極優渥。獨吾終有所不足。願少年人初出涉世。譬之未聞名之伶人。乍上舞臺。必俟聲譽一播。始能漸躋重要脚色之列。叔之處吾。又奚足怪。吾語至絮絮。令人生厭。設非曾在撮幾亞博士校中肄業者。則此等事正可略而不敘。校中有運動廣場。四週樹以榆。每際月光黯淡之時。樹影爲風掃動。森森如奇鬼欲來攫人。宿室前臨高牆。有籐施於其上。月光觸牆。生返影。吾見之輒動太息。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在目。老博士撮幾亞。羣謚之爲老槍機。以其名與槍機諧音故云。博士居意士奔鄉間之阿伯塘村。校中生徒定額。原爲七十名。但自吾入校。以逮出校。同學者從未滿五十人。博士恒有招生廣告。揭於報端。盛言其教授法之精良。謂欲習完全商務上之知識。祇出三十幾尼已足。泮衣購書之費。悉在數內。又謂課室建築合法。空氣甚足。且飲食烹調得宜。食量高下。亦無限制。偷兄弟相偕。并可酌減學費云云。其廣告之鋪張類如此。而其教育事業。終如駑駘下駟。雖力加鞭策。迄不見其進行。是以來學生徒。卒無滿額之一日。然博士人雖迂腐。心地尙佳。侏儒其軀。僂僕其背。咳聲間作。百骸類不相稱。鼻端如塗硃。凹處之樑乃中斷。頭上灰髮稀疏。儼如一

團茅草。短髭繞頰叢生。目極小。視時恒眯其上下。儻透一線光。性惡浮誇。於窮困好學之士。則多獎借。知吾爲孤兒。遇之良厚。恒以慈愛之訓迪。加之吾身。至今尤令吾銜感莫置。博士夫人。亦至和藹可親。遇諸生猶愛子然。以吾無家。雖值假日。亦住校內。故夫人待之尤較厚於他生。因之頗爲同學所健羨。除一二狡黠者流。感情不相孚洽。自餘無不與吾成水乳。遇事輒能相助。共棄彼狡黠者。鄙不加之齒數。游息均與異處。與吾最相善之友。乃爲一至奇密之儔。名曰歐買森諾。其人軀幹頗長。目珠作黑色。而有光。雙睛互逗。髮短而脆。膚色微有黃意。吾入博士校中年餘。彼始繼至。時吾甫十三齡耳。當時情景。至今猶能記憶。彼初來時。以一高大之從人自隨。其人而色黝黯。審爲黑種。服着模仿歐式。而苦其不類。爲態至蠢陋。令人齒冷。彼甫蒞校。即與博士在書室中秘語甚久。同學輩深滋疑慮。不知來者究爲何等奇客。而談判乃秘密至此。衆意博士不應聽此野蠻種人。來踐吾闕。且共出矢言。脫博士許其來校就學者。必屏棄之。不留纖毫餘地。多方窘辱。使之難堪。閱時一鐘餘。彼猶未出。同學輩爭就書室戶外。從鑰匙孔中。向內張望。但聞語聲喃喃。初不可辨。彷彿談判情形。極關重要。旋聞彼黑人起立曰。行再相見。遂啓戶自去。未幾。老博士乃以彼公衆所憎厭之黃色人。向同學輩一一介紹曰。此若輩之新學侶歐買森諾也。此種疑障。蔽吾左右。雖苦思力索。卒難遽得。

其真像。彼年與吾相若。粗解英語。發言時。恒不自覺流露鄉音。此奇異之人。即教師中亦無知其來歷者。吾輩時時刺詢其生地及國籍。彼絕不措答。故其究何從來。久不能悉。同學輩排之之念至亟。吾意博士亦未必詳審其人底蘊。或所納學費特豐。因邀博士青眼。緣其起居供億。均較他人爲優。如值安息日。吾輩例須列隊至禮拜堂祈禱。獨彼則得特許向各處散步。當吾輩長踞禱天時。彼立其旁。意似甚哀。吾輩之愚昧者。從知彼所奉之宗教。與吾輩所奉。定自不同。歐買究隸屬於五大洲中之某洲。同學輩紛議至一月以上。仍無端緒。一日地理教師方授課。課目爲非洲西海岸之形勢。師忽發問曰。窩爾泰河流入何處。同學均瞠目不能對。吾輩嘗聞俄屬有窩爾啞河。從未聞又有所謂窩爾泰河者。歐買原在吾之左側。忽聞其以不規則之英語答曰。窩爾泰河實流入幾尼海。故以吾嘗至其處。故知之。審師聞而頷之曰。良是。同學貝昂斯附吾右耳曰。視之。彼黃面兒。既云曾至彼間。殆一幾尼產之猪也。吾聞之不覺失笑。因而大遭呵斥。貝昂斯對我所言。其影響至巨。即自彼日起。遂羣呼彼黃面兒曰幾尼猪。但彼究否爲幾尼產。仍在疑似之間。同學屢向問詢。彼終做金人之三緘其口。總之。彼必來自非洲西海岸。可無疑義。教師之問。獨彼能對答無訛。可見彼必身臨其境者。微特彼之國籍。秘不可知。即其起居動作間。亦多可疑之點。每當飲茶或飲咖啡之前。必先傾少

許於地上。然後飲之。吾輩偷出此者。教師之責言且立至。惟對彼則殊不以爲意。歐買頸際。繞以細繩。上繫數皮製之小袋。袋中有物似頗堅硬。雖當睡眠。亦不褪下。此等奇特之裝飾品。同學屢向索觀。迄未得其許可。於是衆遂決其來自蠻方。彼之爲人。雖甚緘默。顧造詣極速。未幾於吾英俚詞成語。均能琅琅上口。且於運動一道。尤見特長。如賽跑泅水競舟諸技。無能望其項背者。馳時迅捷似鹿。游時悠然若魚。射則必中。矢無虛發。彼在校中。因其膚色異致。同學輩均鄙不與之往來。如此者。踰歷三月。在我本衷。初亦甚加屏棄。繼則漸與接近。吾曾值一二難治之事。彼乃能舍己務來相助。又有一事。足增進吾與彼交誼上之親密者。則以吾適有過。彼乃代承。故彼至校後六月。吾與彼竟成沈瀝交。或在課堂。或事遊戲。均聚一處。然諸同學對吾與彼幾尼猪締交一事。則頗反對。而在吾之心目中。以爲吾之與彼締交。固已審慎加詳。彼雖爲半開化之異種人。然其待友之誠。亦至可佩。吾輩締交後。忽貝昂斯與歐買以爭投石機故。互相口角。貝昂斯長於歐買三齡。軀幹絕偉。遽作勢謂歐買曰。若敢忤吾。則吾拳一下。若體且成殮粉。此種恫嚇語。歐買實已忍無可忍。立起備與格鬪。彼輩鬪處在籬旁草地上。爲避博士之目光。故覓此等耳目難及之地。二人卸衣時。同學中有笑向貝昂斯者曰。彼幾尼猪者。素善啖人。幸留意焉。無致膏彼饑吻。衆聞之笑不可仰。不及五分鐘。吾

輩乃一變其態度。驚異至不可名狀。不料素爲衆所景仰之勇士貝昂斯。竟被培仆地不能起。目腫鼻破。血涿涿流不止。軟語乞和。歐買捉之起。搖其軀。厲聲謂之曰。敢再攜乃公之鋒否。旋即釋手。洋洋然謂衆人曰。敵國人非盡懦夫。亦非盡爲啖人之獸。吾輩居恒不願與人開釁。但苟有加以恫嚇者。則不相容。敵來初不畏縮也。衆無語。吾助之著衣訖。離去是間。時貝昂斯之黨。亦爭扶其戰敗之勇士。加以慰藉而去。歐買與吾均無友。炎暑假期。衆均歡然歸家。唯吾與彼。仍復與博士夫婦聚處校中。歐買初時頗露悵然之色。但吾輩終日相聚。銷磨光陰於一處。博士夫人遇吾輩又至厚。因之亦頗相安。夫人且許吾輩縱意所如。擇地游賞。復時時助以零用資。無德色亦無吝色。第吾與歐買交誼雖篤。而其身世則不可得聞。吾輩已云莫逆。久已無隱不宣。唯其過去事實。從不肯道出隻字。由是推知歐買一身。實含有極大之秘密。不過吾不能發見其內幕而已。彼初來時之黑色。從人一年中可二三次。至必與之扃門秘談。良久始去。或此黑色人將得其家中之音訊來。向之歷述故國情形。亦未可知。抑有善良之訓誨。加之歐買耶。則非局外人所能斷定者矣。聞此黑人名曰米卡那。遇吾亦至和藹。第終未得間共話。渠於瀕去時。恒以半磅之金錢一枚塞吾掌中。渠之來去飄忽。不可捉摸。歐買亦不知渠果居何許。噫。吾友誠奇奧哉。爾果何自來耶。爾果爲何等入耶。

第二章

歐買肄業校中。閱時二年。忽有奇事發見。吾與彼之年齡。同爲十六。彼僅長吾數月耳。是歲暑假。又至。吾返倫敦省吾叔父。勾留一月。叔詔我曰。是歲歲杪。即若求學截止之時期至。翌年將便令若投身職業社會。爲食力計。並導吾至太晤士街。所設巨肆中。肆內治事處。光線至弗佳。煤汽燈亦至黯澹。書記若干人。有司貨品之出納者。有司簿書之登記者。爲狀至形栗碌。巨冊纍纍。縱橫作數目字。吾於此道。原門外漢。故不解個中有何作用。且吾意以生人置此陽光所不及之境地。令其伏案治事。實極難堪。不道此等境地。乃爲吾將來安身立命之處。思之頓生無限悵觸。返校後。具以所見白之歐買。彼亦深爲扼腕。吾輩時時縱談將來種種遭際。並恒赴外間游散。但不常至彼閱壯旅館。珍奇商肆。與夫大理石所築造之樓房蒼萃處。士女往來如穿梭。服飾標新領異。吾輩均無所注念。非因習泗。且不一至堤畔。吾輩所最喜游之區。實維鄉間。繞道惠靈吞等處。至利林敦之名園品茗。以吾輩避囂好寂。故恒至此等人跡罕到處。留連玩賞。一日吾方感傷身世。悵惘甚於平時。以爲行須至叔父許執賤役。其卑陋乃不可名狀。吾之好友。以言慰吾曰。吾友來前。此等事殊無憂慮之價值。吾國諺云。惡運之來。當付一笑。笑乃制惡運之利兵也。吾思此諺。至有見地。吾輩聚首之期。爲時甚

暫彼此立身之道。乃復殊途。君將至京城營商。吾不久亦卽離此。竊恐須……語至此頓止。吾叩之曰。恐須何作。曰。須回故鄉耳。或吾仍須在此少候。亦未可知。吾曰。所候者何。曰。須候准吾返鄉之命。至噫。吾友乎。君固未由知我離奇怪誕之身世也。言時狀至懇摯。續曰。向守多言之戒。故未肯以家世相告。吾輩友誼。甚冀其永久聯續。雖吾之敵。以吾膚色不類彼輩。因而輕吾。願愛國爲吾國人之特性。吾輩締交已兩年餘。爲誼已極篤厚。似無所用其顧忌。而不以我之秘密白之君前。吾曰。歐買乎。吾初不以君之仇敵爲意。君既有足証明爲正當之血統者。在於膚色。種族。宗教。初無關係。歐買曰。或宗教有關係耳。言時疾首蹙額。不勝愁苦。續曰。吾之爲人。心口向屬一致。雖吾於君所奉之教。未嘗皈依。對之亦頗嚮慕。吾所禮之神。恒在空中林間天上。吾奉之至虔。吾禮神時。雖在靜處默禱。且去宗國至遠。吾知彼尊神茹蘇烈。必能一一聞之。但吾禱神。既不能如君輩之悉按定時。遂授吾敵以隙。加謗吾身。此節固無異於吾敵之假口。吾縱服着一仿歐製。但吾固自承猶爲一野蠻種人也。吾曰。雖有人焉。所奉之宗教不同。而其友誼未嘗不可聯續。歐買曰。良然。吾輩之友誼。自無因此中斷理。惟有一事。滋令吾鬱鬱。則以君之叔父。不久且使君與吾異處。願吾甚冀。雖在數年之後。彼此仍不相忘。君之心目中。當令永存一歐買卽幾尼猪之印象在。言時微笑。吾亦笑。但吾深知彼

表面之愉快。確爲矯飾。觀其黑色眸子中。實蘊無限難言之愁緒。至此吾輩之談鋒。又轉移至明日擊球會之一切布置。歐買之愁懷。始漸泯。是日午後。晴光滿院。忽有奇事發生。此奇事之來。頓使吾二人一變其日常有秩序之故狀。小之僅關個人一身。大則足促成歷史上之改革。時爲八月之某日。驕陽熱度至高。吾與歐買攜手共赴海濱。經貝勒脫燈塔之側。降及石步之次。於時晴天一碧。淨無纖雲。水波不興。海平如鏡。吾輩所行之處。略無障礙。陽光觸體作奇灼。吾屢停步佇立。以帕拭汗。乃歐買初若無苦。一意前趨。似其體故清涼。因無顧憚。且行且顧吾而笑曰。此初非甚熱。君已不耐。偷至吾國中。炎威百倍於此。更不知若何難堪矣。當吾輩既抵石步之次。竟地於小石峯前。並坐其處。以避陽光。稍稍憩息。吾見四週闐其無人。遂思泗水爲樂。以海澨泗水。老博士久已懸爲厲禁。故不敢公然爲之。第對此觸體生涼之海水。不禁躍然心動。少選吾輩遂入浴其中。以暢神志。歐買浴罷先出。當其着衣時。忽見一高大之人。狀極魁梧。衣黑衣冠。一絲製禮帽。逕嚮歐買立處來。吾甚詫異彼人之來。究與歐買有何關係。彼等既相值。則見歐買違其國俗。以指向其人互抵爲禮。歐買平時亦嘗以此禮與吾爲戲。但彼不速之客。究爲伊誰。誠一疑問。而証以歐買迎接彼人之殷。從知必爲歐買所甚歡迎者。因距彼人猶遠。故難詳審其容貌。吾處水中久。至是亦出嚮彼等立處。但見歐

買與彼人談時。狀至親暱。彼人身材長大。膚色較吾所見恒來存問歐買之米卡那爲尤黑。吾初出水。白足着沙土上。行時絕無音響。故彼等不知吾已行近。歐買操其國語與彼人對談。談時語至迅疾。彼人聆其語。狀至恭謹。吾初見吾友手中乃執一雕鏤精緻之棍。厥狀甚奇。可斷爲彼人奉之歐買用作符信者。並見歐買手中。復有紙條一。上載極斜曲之字畫。殆類阿拉伯文。當歐買言時。彼人俯首至臆。語喃喃初不可辨。然據跡象以求。可知彼人定爲吾友之忠僕也。歐買曾於暇時。以彼國語言授吾。吾亦乘便而略習之。每有不欲令同學預聞之事。輒用彼國方言互傳意旨。歐買與彼人所談。吾雖略解一二。但初弗盡悉其意義。彼高大之黑人。貌頗誠篤。衣製絕新。領巾尤絢麗。但多俗氣。而在亞非利加人視之。固極適意。在彼棕色手上。麗以巨環。類金製而色頗淡。殆近銅屬。履新製革屨。至長大。兩足頻頻搓動。殆以文明國之革製品。滋不適彼之習慣。吾匆匆着衣。訖步嚮歐買。既近其處。見歐買轉身謂吾曰。吾乃忘子。並介紹彼黑人於吾曰。此吾母忠實之顧問。名曰考嘎。旋復回顧彼露齒黑人。以其方言向之嗟咄數語。並以我名告彼。於是彼黑人乃按其國俗。以指與吾相抵爲禮。觀其狀似甚樂與吾接晤者。其齒燦燦然如編貝。歐買曰。初不料當茲下半年日中。已有人窺伺吾輩之後。言時微笑。旋又坐其軀於沙渚上。吾與彼黑人亦隨之坐。歐買續曰。考嘎必於今晨抵

意士奔者。吾知其必因須與吾作秘談。恐被人知。故爾追踪至此。吾曰。君手中不嘗持有一函耶。歐買徐曰。有之。因又出其紙條。但見紙上橫列文字。體極怪僻。續曰。函中所載消息。乃令吾必即離此。過返非洲。吾駭然曰。返非洲乎。君果行乎。歐買曰。然。吾必須一行。因有命在。不能不立作歸計。吾曰。彼此分袂之期。其速乃出預料之外。吾甚悵惘。以吾唯一之友。乃將與吾判。回憶吾前番感傷身世時。君作無聊之慰藉。曾謂不久亦即離此。及今思之。竟成讖語矣。於時彼黑人以手推其帽向後。轉身操其國語。徐徐謂吾曰。吾奉國主之命。來此傳諭少主。國主之命。無敢或抗。抗且立死。彼爲諸小邦之首長。威權極重。小邦之主來覲。均伏俯階下。不敢仰視。主之眉峯一蹙。可以立滅人國。吾奉命來傳諭。閱時三月。備嘗跋涉之苦。乃得至此。以宮廷符信之棍。秘授少主。今吾責已卸。唯候少主遵諭行事耳。考屢語至此。止。歐買曰。容吾以巔末奉白。及今吾之真相。猶復牢守秘密。未以揭諸吾友之前。茲乃以現狀語君。刻方有陰謀家。將加害於吾皇室。恐或釀成暗殺慘變。吾怪而詰之曰。君之皇室耶。然則子殆天潢貴胄歟。曰。然。吾實率國歷世大首長之嫡脈子孫。開國近千年。世繩祖武。力抵回耶諸異教徒。吾即率國今太子也。吾曰。率國究在何許。吾乃未之前聞。歐曰。此初不足異。以向無生人履吾國境。且國防嚴。無有能窺其邊界者。猶憶一年前。有一白人。探險至吾國南境。立爲

吾等驅之死地。附近諸部落。無不知吾國者。名之曰雲中仙境。位在大尼哥河之平原上。去海可數十日程。國之西鄙。與哥倫西及開巴細兩部落接壤。西北與陽他干大平原相連。歐買述地名至夥。吾曰。君所述地名。吾乃一不之省。但此固不足爲奇。不過君乃爲太子。是則吾所深用驚異者。歐買聞至是。以手抵於腦後。斜欹地上曰。吾初不欲以吾宮廷中之威嚴壯麗。及吾自身之尊榮。炫耀人前。倘非萬不得已。即至今日。仍不欲宣之於口。近十年中。吾國奸民。久有陰謀毒計。勾結外援。欲圖傾覆吾之宗社。三年前。叛跡始暴露。知彼等實欲謀危吾母。並及吾身。據有宮廷。盡殲吾族。天幸發覺尙速。得以撲滅。吾母以繼承大統。唯吾一人。恐萬一爲奸人謀殺。則世守之業。且將自吾而替。因令出離國境。以避其鋒。彼米卡那。乃吾母之親信。彼不時來英購運槍械。並恒與其他文明國。有所貿易。吾卽爲彼携來。至今猶隱此間也。歐買與吾談時。彼長大之黑人。聆之至審。至是插言曰。惜乎彼米卡那已受敵人重賄。旋又轉身謂歐買曰。彼米卡那。得間且將不利於子。幸加防範。無致陷其陰謀。吾知彼曾供給黨人洋槍四十箱。彼意以爲其計苟遂。則子且無生返非洲之望。是以甚冀子能恪遵吾大奈亞女主之諭。立即秘返故國。共籌大計也。歐買曰。然則吾輩於動身前。竟無須一面米卡那乎。彼黑人應之曰。是也。必不令彼知之。非然者。女主之計畫。且立敗。奸黨於近三月中。早有

準備。專俟乘機猝發。吾等一履國門。則彼輩且如燭火自熄。考曠致其無上崇拜之忱於女主之子。特以宮廷符信之棍。上之少主。請卽速作歸計。吾瞥見歐買。時猶持函披閱。因叩之曰。函中究作何語。歐買曰。函中文字至簡單。今述其文如下。文曰。

歐買吾兒知之。現遣可靠之考曠。以棍送達汝許。汝其飛速歸來。以吾皇位已瀕萬險之域。汝歸庶可免宗社之凌夷。萬勿再於白人國中。稍事逗遛。在吾未死之前。其以汝之歸。出吾於幽闇之境。奈亞字。

吾視函上。蓋有璽印。愀然謂歐買曰。君果行乎。曰然。苟君能偕吾共往。尤妙。吾曰。偕君共往。是奚能者。吾初無旅費。足達非洲。且……句。歐買曰。且之云者。更有何事躊躇。考曠所携之貲。足敷吾輩二人旅費。君其誌之。吾幸國太子也。彼考曠者。實爲吾之臣僕。苟吾有命。與君偕行。彼自敬從無違。君其行乎。吾對此幽闇之國土。固甚欲先覩爲快。復思與其在倫敦市上。黑暗公事房中。度其無聊之生活。曷若至彼國中。爲皇家上客。或膺貴官之爲。愈。歐買邀吾同去之志甚堅。而挽之之意。又極懇摯。未復謂吾曰。君倘惠臨敝國。洵屬千載一時之會。君且爲足踐吾土之第一人。吾曰。或君母以吾爲忤。且將處置吾如處置前此窺境之白人也。歐買曰。前云白人。彼乃未得許可而擅入者。自不能與

君同論。吾曰：然則吾輩其即隨考曠離意士奔逕赴利物浦。附輪南嚮非洲。或無須再面老博士及餘人。以情白之耶。歐買曰：固無須也。苟以行事白之於人。必致多所延擱。且輪船月只開行一次。苟致遲滯。必且妨及吾母之計畫。歐買又以欲吾偕伊共往之意。告之考曠。吾默自忖。與此亞非利加之王子。同其起居。究較治會計事於黯澹煤汽燈之下爲勝。証以歐買所述之現象。吾遂決計隨之一行。謂歐買曰：君意大佳。吾輩至契。君焉往。吾亦焉往也。歐買聞之。喜慰過望。一躍而起。曰：佳哉。於是三人咸以指互抵爲禮。共慶趨向之一致。又遵歐買之教。各自地上取沙土盈掬。分置石上。歐買默祝移時。合沙土於一處。曰：此堆沙土。不復分矣。吾輩友誼。永弗渝矣。

第三章

吾輩匆匆去此。於二鐘後。遂搭汽車離意士奔。考曠恐惹人注意。隻身繞道勃魯戈車站。搭坐同行。至彼牟國使臣。指考曠如何在倫敦購置吾輩旅行用品。吾輩如何乘晚車抵利物浦。如何搭輪船。干比亞號放洋。種種瑣事。儘可略而不敘。總之吾既見彼黑人之後。於二十四小時內。此身已在一最華麗之大郵船中。船中設備精良。極爲適意。考曠爲吾輩專備頭等房艙。供吾二人棲止。船主對吾輩招待殊殷。窺其意似知歐買確爲非常人者。吾輩閒立甲板上。彼過其前。鞠躬向吾輩致其敬。

禮。並云。願祝君等途中安綏。復專向歐買曰。君之紀綱。已向鄙人言及。君等登陸處。但彼間波濤洶湧。吾船乃不能近岸。竊意彼間定有小舟。儻以待君。倘其無也。則君祇可在開堡港登岸矣。歐買笑謂之曰。小舟定於彼間相候。不然。司其事者。且將莫任其咎。君或解吾言之悻歎。船主亦笑。又其手於領下。點百應之曰。誠然。彼等自當艤舟相候也。旋即爲禮自去。指揮船中執事諸人。紛紛上貨。爲狀至形忙碌。吾與歐買。凭於檻次閒觀。見船上汽筒中。吐氣如噴霧。又見乘客往來。極形僕僕。忽憶及老博士。一旦不見吾輩。不知將如何駭異。衆人乍聞此事。亦必頓滋喧擾。吾輩在海濱散步時。曾遇數人之數人者。必謹傳吾輩溺水不慎。因而溺死海中。惟有一事。海灘上初未遺有吾輩衣履。是否溺死。尙屬疑問。此等過去事實。初無研究之價值。儘可不加思忖。吾此際固抱樂觀。以爲居然能免黯澹煤氣燈下服務之苦。未來之希望。尤足愜懷。發軔新生活於彼亞非利加奇異之國度中。愉快又將奚似。但聞舵樓發啓碇之號。諸水手有解纜者。有曳錨者。機房中鐘聲遽鳴。船遂離岸駛去。耳際風聲大作。汽筒亦烏烏然鳴。旋見領港人在甲板上徐徐理其領巾。以其銳利之目光。注視船抵海口。與船主作禮。跨過鐵欄。躍入船旁小艇自去。在小艇中。猶以白巾向大船招展。船主亦領首向之答禮。時則船已出口。吾輩可云完全脫離英土。機房中鐘凡四鳴。此實開足汽力之號。船乃

如矢脫弦。直嚮洋面。天已薄暮。吾與歐買及考嘎。猶在甲板上留連眺望。極目西方。但見威爾斯一線之陸。隱約現於地平線上。遠處燈塔。電燈明滅。船中搭客至夥。半赴非洲行買。偕其眷屬同行。中有政府委員二人。亦有工程師游歷家等。是晚吾輩見船中情形至忙亂。侍者往來如穿梭。客有索煙酒或食物者。伺應不周。頓滋怨望。並有向侍者申怒詈者。喧騰之聲。鬧成一片。吾輩對之頗覺不苦岑寂。次日。船行大西洋中。諸客以居處安適。怨望頓泯。此後兩日中。波濤險惡。浪高如山。陰風怒號。船舷水聲激越。勢且崩裂。船身破浪直前。顛簸愈甚。人處其中。竟不能直立。有時船頭埋入浪中。浪花軒起。白沫四濺。有時船身爲巨浪聳舉。忽爾高出海面。風聲狂吼。耳幾失聰。顧雖如是。而船中仍不改其常度。迨進膳時。依然循例鳴鐘召客。惟飯廳中初不見有客至。似厨夫頗得清閒者。於時有船員二人。巡行甲板上。聞其互語曰。彼等雖偃臥不起。殊亦無妨。以有海水爲之代步。且船適海灣。風浪自息。語訖。相與大笑。彼等殆以乘客之苦惱。資爲戲謔。當風濤最惡之兩日中。惟吾及歐買。猶留連於甲板上。考嘎亦至畏風浪。伏處艙中。罔敢外出。吾輩往視之。見其目睛。頓呈異色。此在吾身。初歷風濤之險惡。固亦自承滋弗舒適。雖吾未遽致病。但終覺體有未暢。轉念旋復自賀。以吾既得脫離英土。不久且徜徉於新世界中。適聞船員之言。正復不誣。以經過波濤險惡之三日後。

船乃行於波平浪靜之海上。日光照射海面。氣候溫暖宜人。乘客蜷伏多時。至是精神復振。爭出至甲板上。吸取新鮮空氣。歡笑之聲。洋洋盈耳。有共所歡。携手遊行。有作菓子戲者。有在吸煙室中飲酒聚談者。各樂其樂。直迨吾輩登陸時。興猶未艾。船至幡曲爾小駐。吾輩均登岸游賞。幡曲爾爲一小村落。四圍樹木葱鬱。風景佳絕。吾輩於其處留連可二小時。忽見船桅上懸起將次啓碇之號。祇得匆匆回船。船旁圍小舟無算。悉以食物求售。有售香蕉者。有售野味者。一聞船上炮鳴。知將開行。遂各紛紛散去。未幾。船遂南駛。經過檀那瑞夫山。山頂積雪皚然。如着白冠。吾輩在老博士校中。曾見檀那瑞夫山之名於地理課本。此際乃親見之。經過此山。船乃駛入貿易風海線內。於時船中張帆以助汽力。行駛極迅。繞過楷普華海港。抵白索斯埠。下碇其處。勾留一日。既復開行。經過基尼海口。觀島嶼甚夥。抵福龐塘鎮。鎮爲英屬。地至卑濕。頗有碍於衛生。船在其處卸貨。訖仍復開行。駛入一平靜之海面上。氣候亦溫暖得宜。船過聖安姆淺灘時。格外注意。乃得安然度過。時則沙卜隆島及開堡山。均已依稀在望。開堡山者。歐買囊曾告吾。是山乃屬於利比亞共和國者。過此船行大洋中。一望無際。如此者計歷數日。一日下午。吾輩方共坐品茗。船主來謂吾輩曰。兩小時中且抵拉賀河。君輩宜即整備行裝。爲登岸計。吾當爲君等佇望候迎。君等之小舟。君等途中亦頗坦適歟。

吾輩同聲應之曰。頗適。船主曰。若然。良所欣慰。又謂歐買曰。他日鄙人倘有貴國之游。亦肯紆尊賜之延接否。歐買笑應之曰。禮固應爾。君倘惠臨。定當以王家待遇貴賓之禮。以相延接。君在吾母后轄境中。儘可無事畏憚。船主曰。噫。大佳。迨吾退職閒居時。或來充亞非利加之官憲耳。如何。吾輩均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曠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賞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目注前途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處。厥爲挨窩黎海岸。時則紅日西墜。暮色蒼茫。船主頗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迎。或君等終須在開堡港登陸耳。考曠曰。船主何不鳴炮。俾彼等警覺。歐買譯其意達之船主。船主曰。亦佳。因詔船員傳鳴炮之命。三响爲一停頓。但見白煙衝出。炮聲遽作。船體亦爲之震動。仔細聆之。初無迴響。天光愈暗。沉黑之夜色。已籠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始止。移時。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未之能聞。間假而十鐘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曠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遽來臨吾輩頭上。歐買謂吾曰。倘須繞道開堡港。則吾

輩且須作十數日之延擱。若然。恐吾母之計畫。且將失敗。吾輩倚於船尾檻次。癡望沉黑之海面。空無一物。吾輩預抱在拉賀河登岸之希望。至此已完全消失。忽見距船半里許。突有電光一瞥。俄便逝去。續聞槍聲砰然。又有人遠遠呼喊。歐買聞之。不禁手舞足蹈。失聲曰。彼等不在是間耶。終乃迂及吾輩矣。歐買言甫脫口。機房中停船之鐘聲遽作。旋覺蒸汽停閉。船行漸緩。考嘎立就吾輩之次。乘客圍繞吾輩。紛紛道別。凡箱篋等物。經水手荷出艙面。約逾一刻鐘。但見一葉扁舟。在夜色沉暗中。徐徐向吾輩所乘之船駛來。舟中黑人一簇。語聲龐雜。狀如奇鬼。舟有雙桅。體至龐大。形極蠢陋。且污穢不治。考嘎呼其就中之一赤體黑人。彼黑人者。歡然嗷應。吾輩遂向船主及乘客之相送者。握手言別。匆匆跨過鐵欄。躍入彼奇奧之舟中。歐買入舟後。舟中黑人悉向致其敬禮。又以火炬向吾輩照耀。仔細觀察。未幾。考嘎之箱篋亦均下齊。兩舟遂斷纜。彼巨大之郵船。乃徐徐駛行。船上電燈。在夜中視之。彷彿入晝。聞有聲發自船上曰。行再相見。吾亦應之曰。行再相見。船中鐘聲又鳴。速力陡增。吾知歐洲之文明。其與吾輩之關係。至此已告中斷矣。

小 說 意

微 波

第 一 章 藐 姑 射 之 山 耶 西 王 母 之 國 邪

毗 陵 指 嚴 譔

從 來 世 人 常 說 聖 賢 仙 佛 不 死 信 如 斯 語 中 國 自 古 傳 誦 之 聖 賢 如 堯 舜 如 文 周 如 孔 孟 荀 及 莊 老 廣 成 子 安 期 生 美 門 之 屬 恰 在 何 處 卽 如 釋 迦 如 來 亦 有 涅 槃 圓 寂 喬 松 彭 祖 亦 必 羽 化 登 仙 噫 諸 君 勿 疑 此 不 死 之 意 義 原 是 指 精 神 的 非 軀 殼 的 虛 靈 不 味 的 非 實 質 久 存 的 清 明 如 神 隨 大 氣 流 行 的 非 穢 濁 盤 結 與 物 質 競 爭 的 出 世 入 世 不 生 不 滅 圓 滿 的 光 明 的 非 宛 轉 輪 迴 無 明 幻 想 永 不 能 脫 的 諸 君 亦 知 孔 聖 寢 疾 七 日 而 歿 而 易 經 言 七 日 來 復 見 天 地 之 心 如 今 孔 聖 之 精 神 尚 在 天 地 間 乎 老 子 騎 青 牛 出 函 谷 關 不 知 所 終 而 授 關 尹 喜 道 德 五 千 言 如 今 老 子 精 神 亦 尚 在 天 地 間 乎 他 如 我 佛 轉 生 仍 復 雙 修 悲 智 耶 穌 復 活 更 能 救 世 濟 人 此 種 精 神 或 謂 之 道 或 謂 之 德 或 謂 之 生 意 或 謂 之 圓 覺 或 謂 之 谷 神 或 謂 之 靈 魂 同 一 理 也 在 世 間 肉 眼 俗 士 褊 心 不 識 個 中 玄 妙 不 過 縱 情 逐 物 好 色 貪 財 虛 生 一 世 而 已 而 所 謂 豪 傑 者 爭 權 奪 利 予 智 自 雄 一 時 讓 他 強 梁 便 算 是 第 一 流 人 物 究 之 不 脫 財 色 二 字 有 時 兩 雄 相 遭 棋 逢 敵 手 各 不 相 下 殺 機 日 進 世 界 受 其 荼 毒 究 竟 可 憐 可 痛 不 過 剎 那 時 間 同 歸 於 盡 而 聖 賢 仙 佛 之 真 精 神 實 則 不 死 如 故 譬 如 明 鏡 忽 然 如 蒙 氣 薰 蒸 精 光 大 掩 一 切 物 象 暫 見 模 糊 既 而 氣 散 虛 空 鏡 光 明 照 如 故 又 如 空 中 皓 月 或 爲 浮 雲 所 蔽 清 風 忽 來 雲 氣 四 散 一 輪 皎 潔 亦 復 如 常 可 知 聖 賢 仙 佛 不 死 暫 時 出 世 卽 爲 阨 運 所 乘 旋 復 入 世 又 復 治 平 可 賂 噫 嘻 何 者 謂 權 利 何 者 謂 名 位 何 者 謂 政 治

法律何者。謂富貴貧賤。生死勝負。膠膠擾擾。一包膿血之幻影而已。要知真精神者。真性情所結撰而成也。天命之謂性。人莫不同具。或者稱之爲性。有血性。方有愛情人類之相處。社會國家之結合。都是愛情之作用。凡人心有良知。當其未發者。屬於性。卽聖門所謂喜怒未發之中也。既發而止於至善者。屬於情。卽聖門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世俗無知。以人欲當愛情。噫。誤矣。天地有生機。新芽怒發。萬卉爭葩。情也。萬物各得其所。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情也。人類同之。孝友睦婣。任卹知仁。聖義中和。情也。此性此情。聖賢仙佛得之。又復修養圓滿。故能長存於世間。而不壞。諸君不信。在下請舉一實事爲證。此事奇而不奇幻。而不幻。虛空粉碎。而又結實圓滿。名爲理想的。如今是理想的。將來是事實的。過去是事實的。現在是理想的。諸君倘信仰此說。是聖賢仙佛之眞精神。所憑依萌芽。枝葉花果。頃刻可成。莊嚴燦爛之世界。諸君以鄙人爲信口開河乎。則請略去閒文。先述有根據之事實。

滿清光緒年間。新疆叛回漸平。朝議改建行省。於是漢民之經商。其地者。又復漸集。彼此相慶。更生中有河南人。姬某。山東人。孔某。俱於亂前。設肆經營。阿克蘇城。爲人皆誠篤和藹。無論同鄉異域。來者。知與不知。都蒙招待。保護指點。竭情盡意。因此商界中公舉姬某爲正商。董孔某副之。雖是經紀中人。寄居異地。卻能同敦睦誼。互相勉勵。道德精純。名譽亦極高。凡漢民之來新疆者。罔不知有姬孔。卽在四民莫不信仰。頂禮謂大漢之國民。畢竟不同。大可增高漢人之價值。無何亂事忽起。諸回

民。聲。言。我。等。不。服。漢。滿。官。吏。之。行。爲。而。於。漢。民。並。無。仇。怨。且。如。姬。公。孔。公。我。等。方。奉。若。神。明。豈。可。妄。加。殘。害。自。犯。天。條。於。是。相。戒。勿。犯。姬。孔。所。在。之。市。肆。人。民。之。違。難。其。間。者。及。托。庇。宇。下。始。獲。保。全。所。以。亂。事。中。漢。民。財。產。反。不。至。十。分。損。失。其。後。劉。公。錦。棠。率。師。西。征。既。克。復。東。四。城。西。四。城。大。受。震。動。因。有。投。誠。之。意。遂。納。款。於。劉。軍。麾下。不。意。回。王。心。不。能。甘。又。引。安。集。延。回。王。之。兵。志。在。報。復。便。在。和。闌。等。處。宣。布。命。令。言。滿。兵。蹂。躪。我。土。地。淫。殺。我。人。民。此。讐。不。報。何。以。爲。人。凡。我。回。民。俱。當。臥。薪。嘗。膽。共。濟。艱。難。幸。勿。首。鼠。兩。端。自。取。滅。種。之。禍。此。種。檄。文。傳。布。西。四。城。之。降。意。全。歸。消。滅。依。舊。厲。兵。秣。馬。誓。死。與。軍。抵。抗。劉。軍。攻。數。十。日。不。下。積。忿。已。深。後。來。用。反。間。計。買。通。回。人。內。應。始。能。次。弟。收。復。各。城。阿。克。蘇。最。後。入。滿。軍。之。手。滿。軍。大。肆。威。風。玉。石。不。分。一。例。屠。戮。於。是。姬。孔。盡。失。其。保。障。之。力。雖。屢。向。劉。軍。懇。請。不。能。維。持。秩。序。其。後。軍。官。某。者。知。姬。孔。富。有。財。產。乃。誣。指。爲。與。回。人。通。謀。將。不。利。於。滿。兵。且。歷。數。其。前。此。在。回。軍。叛。時。通。同。一。氣。諸。罪。名。將。執。而。戮。於。軍。前。幸。賴。參。謀。某。君。念。姬。孔。無。罪。先。通。消。息。令。其。逃。避。於。是。姬。孔。盡。棄。財。產。子。身。遁。逃。又。因。東。路。有。兵。防。守。不。得。已。向。西。行。晝。夜。走。荒。山。絕。壑。之。中。踰。沙。漠。越。葱。嶺。幾。被。追。兵。捕。獲。後。遇。回。民。之。游。牧。者。曾。受。姬。孔。飲。食。教。誨。之。恩。願。爲。前。驅。指。示。途。徑。因。言。崑。崙。發。脈。處。有。一。極。樂。國。水。木。清。華。人。民。優。秀。相。傳。本。爲。華。胥。古。國。之。後。其。種。族。皆。黃。

帝子孫黃帝在鼎湖登仙實非騎龍上升即避世來居此國故其風俗最美姬孔聞之欣然願往及至果如同民言世外桃源閒情偶寄因將其中經歷一事輟輯成書名曰(微波)鄙人前歲於西游友人囊中輾轉得其原稿乃已譯成西文流傳歐美者茲復繹其意以告國人嗚呼張騫鑿空宋玉荒唐有心人大有寄托正未可忽視也有人題詩卷尾云

打破層城萬古愁 箇中憂樂說從頭 一池春水風吹皺 底事干卿卿解不

第二章 盈盈一水間

却說亞洲地勢傾向東南山脈水源披離四布而以崑崙山爲中幹如人之脊如屋之梁此中幹之中點則有一片平臺地約千里而強山海經所謂羣玉山頭縣圃閼風神仙窟宅極樂之所也顧自光岳旣分風氣互異此疆彼界久絕往來於是與中土各地隔不相聞四周天山雪嶺窮崖深谷鳥飛不通何況人迹故青海西藏諸邊亘古無人探險卽有樵蘇失路者偶入其中往往一去不還終莫能道其究竟咸謂高山峻嶺自古非人所居而已豈知此中正有一片乾淨土卻自我中華所盛稱創作制度首垂衣裳之黃帝軒轅氏以來卽有此國其國名曰華夏相傳本名華胥黃帝避地來此與素女成神仙眷屬生有二子卽以軒轅爲氏軒氏居東轅氏居西東地名華西地名夏合之爲

華。夏。論。華。夏。國。之。國。體。卻。也。奇。怪。已。極。既。不。是。專。制。君。主。又。不。是。共。和。立。憲。更。不。是。寡。人。貴。族。然。則。奈。何。原。來。那。政。府。是。虛。空。建。設。並。無。一。定。主。持。之。人。不。過。軒。氏。轅。氏。二。派。子。孫。每。人。輪。值。一。日。辦。事。周。而。復。始。亦。從。無。競。爭。權。位。之。事。其。人。民。都。信。黃。帝。不。死。政。府。之。一。切。機。要。即。黃。帝。之。精。神。所。主。持。故。數。千。年。來。亦。未。聞。叛。逆。征。討。分。裂。變。更。若。論。國。境。本。佔。有。平。臺。全。土。東。西。分。陝。中。央。設。一。會。集。治。事。所。軒。轅。二。氏。相。去。各。三。百。里。間。日。一。輪。值。治。事。俱。以。飛。車。爲。行。具。頃。刻。即。至。國。境。四。周。都。環。以。小。海。此。海。即。中。國。江。河。以。及。中。亞。細。亞。波。斯。阿。富。汗。諸。水。之。總。源。其。色。黝。黑。尋。常。木。製。之。舟。楫。不。能。通。行。以。此。水。無。力。載。物。殆。即。古。所。謂。弱。水。也。惟。新。製。之。一。種。飛。船。可。以。暢。行。無。阻。飛。船。之。質。乃。用。一。種。礦。產。之。金。屬。爲。之。其。輕。如。鴻。毛。個。中。人。強。名。之。曰。鈹。惟。羣。玉。山。中。有。之。他。處。無。是。也。海。中。有。小。島。十。餘。百。年。前。本。爲。華。夏。國。屬。地。其。後。東。方。一。島。有。暘。谷。神。人。之。後。裔。曰。寅。賓。者。自。言。慕。此。極。樂。願。借。一。笏。地。爲。息。肩。之。所。軒。轅。二。氏。許。之。其。後。遂。推。爲。島。中。主。任。西。方。之。島。則。有。空。峒。神。人。之。後。裔。曰。西。成。居。住。一。切。之。權。亦。漸。屬。焉。其。餘。諸。島。則。有。丹。穴。孤。竹。諸。神。人。子。孫。佔。據。皆。因。其。爲。黃。帝。舊。部。不。與。計。較。自。此。崑崙。頂。上。一。片。地。便。成。了。一。個。割。據。世。界。不。過。軒。轅。氏。坐。鎮。中。央。四。境。小。邦。宛。若。諸。侯。屏。藩。之。象。養。生。送。死。風。俗。文。化。卻。從。無。爭。奪。相。殺。侵。伐。征。討。之。事。此。即。極。樂。真。相。所。在。非。他。處。所。能。及。也。

當姬某。孔某。避難來。此之日。正軒轅氏與東西諸島。因婚姻問題。引起交涉。國人亦爲財色所迷。分黨相逐。小起風波。幾幾破壞。極樂世界。後來得了黃帝精神的教訓。竟將諸患消滅。依舊熙熙皞皞。太平無事。諸君欲知其詳。須先述姬孔二人。未至以前之軒轅氏。其時兄弟二人。都在少年時代。富於愛情。急欲求得佳偶。以爲內助。據軒轅氏故事。娶妻皆選自民間。從無有與外國締結婚姻者。亦因四境斗絕。交際不通。情勢使然。固無足怪。及至東西兩島。有暘谷。崆峒等後裔。來居。便以敵體禮相見。漸知寅賓子女。俱有殊色。不啻姑射仙人。而西成富於資產。子女亦皆珍飾。炫耀居然。西方美人。此時軒氏子曰邦本。轅氏子曰元良。年皆未及弱冠。目擊東西兩島之繁華美麗。回顧己國女子。黯然而色。遂立意要娶外國女子爲妻。先是邦本遨遊東島。寅賓至誠。款接倍極殷勤。因以眷屬相見。酬酢盡懂。寅賓有女。二曰扶桑。曰蓬壺。扶桑豐容盈鬢。皎皎如初日芙蓉。蓬壺嬌小玲瓏。濯濯爲新春楊柳。兩美璧合。眩人目精。邦本驟入花叢。神魂阻喪。吟曾經滄海之句。蓬壺微笑。睨之。邦本益爲所惑。自是暇輒東游。罔恤國事。飛車之駐不在中央治事所。而在初日金銀臺間矣。元良見其兄之情有所屬。遂亦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念。乃效穆天子故事。乘八駿而西游。彼西成豪富子女衆多。更復錦簇花團。目迷五色。有所謂綺痕者。者長身立玉。嬈嬈婷婷。有所謂芳菲者。風流靡曼。柔

賦多姿有所謂多儀者光豔煥發有大家風有所謂美麗者粉裝玉琢胡帝胡天有所謂旖旎者驚
 鴻游龍仙乎欲去有所謂娥娥者靚好炫服端麗寡儔元良身入衆香國中應接不暇清歌妙舞紛
 至沓來於是爲長夜之飲者兼旬累月不復歸國政之不注意可知是時國人雖知彼兄弟之溺惑
 行爲羣相駭愕然以數千來風俗浮樸安分守己不敢輕問國事且向求煖衣飽食婦子嬉嬉絕不
 知世間有艱苦事以爲我國本不賴君主治事彼雖溺於財色我等仍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而已帝
 力何有非帝力亦何有所以邦本元良雖已荒淫務外國民却尙是安然無事的那年邦本挈一俊
 僕名韓三者東渡游暘谷相傳此韓三之遠祖亦係黃帝功臣風伯之後後來子孫失德不能繼守
 學業乃加貶謫世爲奴僕但彼所受的世祿采地依舊賜給並不削除故韓三雖從邦本爲僕而在
 所封本地間居然一國之主邦本喜其玲瓏俊俏出必偕行久已情如手足韓三初從邦本至暘谷
 時暘谷人知爲邦本寵人招待優渥僅亞於邦本一間有時且或過之其賓館中餽贈豐腆豔姬妖
 女充斥下陳淫樂有過於邦本倍蓰韓三非獨好色且復貪財暘谷人以黃白物私獻者韓三輒與
 之訂金蘭結盟好引爲腹心樂舉國中之秘密事相告邦本絕不知也諸君要知以色列人爲暘谷
 人之本能而必以此誘惑邦本主僕者則其意不安於東島而欲擴張勢力於華夏之一片平臺可

知也。可憐。此天眞未鑿之邦。本安能知寅賓之詭計。又彼僉任狡童。飲鳩自甘之韓。三朝夕。憊。愚。不顧利害。邦本遂益。醉心於扶桑。蓬壺之姊妹。花喪其數千年以來。相傳專精純一之道德。以從事。酒色。徵。逐。然此扶桑與蓬壺者。性情又復各異。扶桑婉篤而多情。蓬壺好淫而險妬。邦本不察。乃更疏厭扶桑而狎暱蓬壺。哀哉。



社會小說
海市

第一回 楔子

著者指嚴

文化呀。繁庶呀。罪惡呀。交通便利呀。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什麼都有。說不盡的新聞故事。想不到的隱情現象。這裏却不稀罕。每日間總得有一兩樁。這是什麼所在呢。這就叫做上海。在下間住上海約模。有二十年光景。那一種奇形怪狀。黑幕裏的情節。看得多了。後來有些厭倦。什麼都不稀罕了。不知道那一天。住得不耐煩。頭上括了一陣大風。心起了一个怒潮。霎時間把我攆到北京。阿呀。這北京地方。也是一箇絕大的黑幕。憑你什麼都有。但不過北京是偏於官一面的。上海是偏於商一面的。說也奇怪。把我的眼光測度起來。如今的北京簡直就合上海同化了。我便套了心經上一句老調。送他一箇評語。叫做官即是商。商即是官。北京人聽見說起上海來。沒一箇不心花怒放。天津的垂下涎。吐來這也難怪。他只因為如今是財利世界。肉慾世界。上海的財利肉慾。天然比北京勝過了幾分。列位不信。如今北京的新式消耗品。裝飾品。行樂的所在。那一處。那一樣。不是學步上海的不說。那東洋車。馬車。摩托車。是上海流傳的。便是那大筆皮靴。雪茄。煙埃。及煙金絲。邊托力。克眼鏡。以及姑娘的髮辮兒。前劉海兒。都合上海時髦。倌人。通起譜來。他們的心裏眼裏。都有了上海。

便不知不覺和上海有了愛情。咳，這樣看來，那上海簡直是我們國裏的一位尤物。憑你什麼人都逃不過他的掌心兒。北京人學步上海也是天演的公理。有什麼稀罕？小子有一句總話：上海是南方風俗的代表，北京是北方風俗的代表。通不論他官呀商呀，但叫他兩箇融洽起來，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留他長處去他短處，便能開出一種新文化的世界來。此等樂觀，在下却常常貯放在腦筋裏的。要想發揮出來，只靠着一枝筆、幾張紙和列位打箇照面罷了。究竟有沒有効力，那也說不得了。但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想來想去，得人麻煩，嘆有了在下現住北京，知道北京人喜聽講上海故事，況且把南方的事兒宣告北方人，並把北方的事兒宣告南方人，豈不是一種融洽的方法嗎？只其間却有些爲難處講的什麼還是長處呢？還是短處呢？咿咿咿，且別管他在下信口亂道，說到那裏算那裏。究竟是長是短，請列位看官們自己辨別罷。在下可不聲明了。這叫做談天說地，信口開河，嬉笑怒罵都無意，苦口婆心不厭多。列位要知端的，請看回

第二回 讀洋文初入青年會 圖革命親投鐵血團

話說上海五方雜處，什麼地方的人都有，也和北京一般。但是北京的客民大半求官，上海的客民多數求利，求官不成，他子孫流於貧賤，就是胥役奴隸，當差值班什麼都肯幹去求利，不成却和此

相反他子孫不是被人驅了出洋去做猪仔便是拆白黨小流氓范高頭揚大眼總是這般人物充斥上海後來文明進化便有些改變了幹那商工實業事不成有志的便去幹革命大事業想嘗嘗偉人的滋味沒志氣的就販賣鴉片土或者搭箇空架兒要開設什麼股份公司礦務咧橡皮咧騙得幾萬銀子到手桃之天天不知去向了這種營生簡直是上海的專門名家那販賣煙土的竟有一年中就發了幾十萬銀子的財誰都不去巴結他却也有小販兒被巡警暗捕查得押到警廳裏去土既充公人須罰贖那就叫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古人有句話竊鈞者誅竊國者侯天下事原是有幸有不幸的話休絮煩却說上海虹口地方有一家姓鄺的原係廣東人氏名叫老唐自小在機器廠裏學習工徒後來那個機器廠閉歇了便閒蕩了幾年什麼事都做過幌來幌去弄得家中窮到瓦片都沒有了一妻一子靠着洗衣針線度日他也不能顧得只在這箇洋場裏面軋朋友敲竹槓吃講茶有了一頓闊了一陣明天依舊是個光蛋罷了有一天遇着他的舊友從前在機器廠裏的同事本來很要好的其人陳姓名叫阿榮幾年不見他進了什麼電車公司裏當工頭倒很撈了幾個錢房子有了吃用殼了而且還開了幾片店只是難得他生性忠厚絕不像那洋行滑頭的情景儻然遇着窮親窮眷老朋友舊同事倒還肯津貼幾文或者有爲難的事情和他商量他却肯至

誠待人勸說說借些銀錢也還做得所以人都贈他一個別號叫做陳好人這天老唐和他突然相遇也是機會到了老唐道好人兄許久不見了現在住在那裏我真是忙得頭昏眼花連你那裏都沒走過阿榮道好說彼此相隔沒事兒便少廝見今兒有空麼我們到蕙芳喝口茶談談好不好老唐道什麼不好我正巴不得和你老兄談談哩兩人便一塊兒踱進蕙芳茶居揀了一箇桌子坐定博士泡上茶來連那手巾送上各自擦過了臉陳好人先開口道老唐兄你自從出了機器廠聽說後來自己開個鋪了也不甚得意究竟現在怎樣老唐嘆一口氣道不要說起對着別人還可吹牛說謊你老兄面前還能瞞着麼我從丟了機器廠的生理也想運動些朋友自撐一個局面所以終日在外面酬應豈知幌了大半年總沒有個眉目倒是連那從前的餘糧都花完了後來遇着一位朋友湊出幾百塊錢來開了一月收買廢鐵的鋪子自己以爲有了靠稍禁不起大吃大喝可憐那小小本錢不上一月便弄光了那朋友倒說是我擔任的經理一本帳要和我算反吃了巡捕房的官司但我家裏分文沒有石子裏榨不出油來只得罷了從此我的名譽掃地再沒人和我合夥做什麼買賣我也沒有了本錢將這念頭一筆勾銷但是胞肚子的方法是每天捱不過的家裏還有妻子說寒說煖攪得人麻煩沒奈何念頭一橫便溜之大吉從此不再回家了好容易有個朋友

招我去做洋行總會裏的茶房。我仗着會說幾句洋涇濱話，就也直任不辭約摸，年把光景，覺得混不過去。想到戲館裏做個案目，着實運動了一番，沒有到手。後來倒去幫人家的忙，販了幾回鴉片。士才得混到如今。但是這種買賣，很險，幾乎又捉將官裏去。鬧出小小亂子來，如今也知懊恨了。好人，哥人窮，失志也。料不到如何結局。可有什麼見教麼？阿榮道：承老哥不棄，都把歷年情景，老老實實的告訴我。足見老哥不以泛泛視我了。我想人生在世，窮富自有天命。只這本分職業，是萬不可丟掉的。可恨上海的世界，看得人眼睛花花碌碌，動不動都想去發橫財。過快活日子，到後來，弄得一場沒結果。你想富貴發迹，誰人不想這樣風光？但不從腳踏實地做去，也不過是空花幻想罷了。這裏頭，難道沒有僥倖到手的？但據我看到，底可遇而不可求。總不如老老實實從本分做去。那是顛撲不破的老哥。你信我這句說話嗎？老唐道：老兄金玉之言，總是閱歷過來人的見識，豈有不信之理。況且我老唐也混了幾年，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嘗遍了。如今只愁沒有去處，倘有一絲兒生路，怕不洗心革面的做去，還敢幹那些不長進的營生嗎？阿榮想了一想，道：如今兄弟有一句不中聽的話，不曉得老哥意下如何。老唐連連拱手道：願聽願聽。你老快說罷。阿榮道：我有一升儉柴，鑪的鋪子開設在廣東街半壁廂，生涯倒也不惡。現在那做手回家了，正找不着一個主兒。老哥能夠幫

忙嗎。這是你的大才小用的去處。不算什麼事兒。倘承不棄。漫漫的再尋生色的事兒。你道好不好。老唐笑逐顏開道。好好好。我就去。我就去。但是幾年來這些工作。久不上手。只怕生疏了。還得老哥包荒些。阿榮道。好說好說。今兒我們便同去接洽好嗎。老唐滿口答應。阿榮給了茶資。便讓老唐先走步下茶樓。轉到廣東街。暫入儉柴鑊鋪子裏。檢查情形。老唐原是內家。指點了幾處辦法。阿榮極爲贊成。便在鋪子裏暢談了半天。和那些同事也接洽過了。各自別去。當晚沒話到了。明兒便是老唐上任的日子。一切交代手續已過。從此老唐果然振作起來。一天到晚都在鋪子裏工作。料理晚間。便回到家裏住宿。他妻子見他回頭歸正也自然和他要好。他有一個兒子十三歲了。只因老唐不務正業。鬧得家裏沒有飯吃。兒子還能上學嗎。小孩子們沒有管束。成日的在外面閒逛。自然不幹好事兒。跟車子咧。拾香煙頭咧。不然還要幹那些小扒手兒。偷偷摸摸什麼事。都有。老唐要管他。還給他回敬了一頓書上頭。也有的叫做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這也是逃不過的天然公例。老唐氣得要死。便來和陳好人商量。好人道。老唐從前的事也沒得說了。如今你是歸正的人。那兒子的教育費是第一樁緊要事兒。你快快設法叫他讀書。自然不鬧這個亂子了。老唐道。向那裏去讀書呢。陳好人道。我們這樣人家。總以營生爲主。難道要兒子中狀元麼。況且如今科舉廢了。

也沒。有。什。麼。進。士。狀。元。給。你。只。消。讀。幾。年。書。識。幾。個。字。學。些。吃。飯。能。耐。罷。了。據。我。看。來。我。們。在。上。海。吃。飯。要。讀。中。國。書。還。不。如。讀。外。國。書。中。國。書。難。而。且。我。們。用。處。不。多。外。國。書。易。我。們。要。合。洋。人。交。涉。處。處。用。得。着。的。所。以。不。如。一。直。從。外。國。書。讀。起。一。面。帶。讀。中。國。書。識。幾。個。字。會。寫。個。信。兒。也。得。了。老。唐。極。口。稱。美。便。問。那。裏。學。堂。去。得。阿。榮。道。青。年。會。罷。我。們。一。個。親。戚。在。那。裏。辦。事。其。中。教。法。很。好。而。且。很。熱。心。待。人。的。我。如。今。也。信。了。教。我。勸。你。也。不。如。入。了。教。會。一。來。安。身。立。命。有。了。歸。宿。二。來。教。會。裏。頭。互。相。幫。助。也。好。得。個。有。力。朋。友。你。兒。子。進。學。堂。也。得。少。出。些。學。費。可。知。有。那。種。種。利。益。哩。老。唐。聽。說。滿。心。歡。喜。當。天。別。了。好。人。便。帶。領。兒。子。到。青。年。會。裏。去。報。了。名。自。己。便。說。要。進。教。會。那。委。辦。的。對。他。說。須。到。禮。拜。日。來。聽。講。道。聽。了。幾。次。信。心。定。了。方。才。允。許。入。會。老。唐。只。得。罷。了。却。說。老。唐。的。妻。子。梁。氏。也。是。廣。東。籍。貫。他。父。親。本。是。開。茶。館。的。後。來。死。了。茶。館。便。盤。給。別。人。單。贖。一。位。兄。弟。名。叫。梁。福。也。曾。在。青。年。會。裏。讀。了。兩。年。英。文。只。是。不。肯。用。心。往。往。在。外。游。蕩。不。受。會。中。規。束。後。來。便。不。去。讀。書。了。只。和。一。班。子。無。賴。少。年。賭。博。厮。混。在。老。唐。荒。唐。的。當。兒。見。他。也。是。同。調。有。時。混。在。一。塊。兒。如。今。老。唐。歸。正。了。又。送。他。兒。子。到。學。堂。裏。去。讀。書。自。然。不。把。他。舅。子。的。行。爲。在。眼。裏。了。有。一。天。梁。福。到。家。裏。探。望。姊。姊。正。值。老。唐。在。家。便。勸。他。道。如。今。你。外。甥。進。了。青。年。會。你。是。那。裏。的。老。資。格。你。何。不。再。去。

溫習也得照應你外甥兒。梁福道：我如今想幹我的大事業，那有工夫來麻煩讀撈什子的書。你要我照應外甥兒，等到那時給他一個上海道罷。老唐舌頭一吐道：你是說那裏話。這上海道是朝廷派做的，你是何人就有權力說這個大話嗎。梁福鼻子兒噙了一聲道：你看罷到了那時，你們自然都仰望我。信我的說話不差哩。老唐道：你到底是那一樁事兒。有這樣的誇誕。梁福把大指頭一豎，面龐兒幌了兩幌，做了那英雄威猛的架子，口裏正想說出什麼話來，忽聽得他姊姊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兩人都跳着起來，忙到裏面去瞧。正是：聞雷失箸驚人語，天付英雄自不凡。欲知梁氏所驚何事，且看下回。

第三回 破屋無人藏炸彈 窮簷指日賦多金

話說那鄺老唐正與他舅子梁福談得入港，忽然他姊姊在後面大嚷起來，不好……不好了……兩人忙入內一瞧，只見竈下火起，已經燒得通紅的火頭，約有幾尺高了。梁福仗着他的勇氣，便去把那壁間的自來水龍頭一開，趁着底下有個桶兒，霎時間放滿一桶水，也不及將龍頭關上，提起來，便沒頭沒腦的潑去。這當兒他姊姊嚇得呆了，還沒有走過去。那水力來得過猛，濺得他渾身通濕。這一淋，直把那驚魂提醒過來。那火頭兒也望下一壓，勢力衰得多了。梁福提着餘勇，索性把那

水桶連連的潑上七八桶方才把那祝融氏打得偃旗息鼓的返駕而去老唐和他妻子才把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下了。可知那竈下的飯已是燒不成功只得在外面胡亂買些食物和梁福吃過了。即便別去老唐驚魂甫定才和妻子談起方才梁福的事情來究竟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值得這樣的誇張他妻子道我方在燒飯用鐵鉗夾着柴引兒移到對面的行竈兒去想要燒菜忽聽得兄弟說什麼上海道正想聽他一箇端的誰知把手一鬆那根柴引落下地來燒着了地下的雞毛蒲包兒霎時間轟轟的接連就是木片攪得我嚇昏了方才鬧出這個把戲兒要不是我兄弟幫忙早已燒穿屋頂了老唐道福弟竟有這樣膽量這樣身手真是虧他但可惜不肯歸正專說搭架子的。大話兒要不是鬧了些大亂子攪起那什麼革命黨來嗎梁氏道阿呀革命黨就是造反咧怕不要殺頭滅族哩老唐道可不是成則爲王敗則爲賊現在各處派了偵探專捉革命黨倘若得了些風聲連我們親戚都有些處分呢梁氏道他這幾年不讀書又沒箇事兒所以把性格變壞了也和你前兩年一箇樣兒回來你等他來也合勸勸他不要幹這些可怕的勾當你慢慢的替他招一件事兒說幾句窩心話叫他不要亂撞老唐道你又來了他也容不得我開口我難道不疼他聽他亂撞不成明兒把行竈修好了我買幾樣菜兒請他吃頓便飯和他談談心看他怎樣話言未已忽聽

得打門聲。老唐忙去開門。原來是他兒子小唐從青年會放假回家了。老唐問道：「今天不要上課麼？什麼這樣早便回家了？」小唐道：「今天是禮拜六課已早完。明天禮拜放假下午三點鐘照章回堂哩。」老唐大喜道：「你回家甚好，快和你母親談談學堂裏的光景也好。」他曉得你讀書的樂趣說罷，便向裏喊道：「小唐回家，我有事出門了。」他妻子答應了一聲。老唐揚長自去，却說這小唐進了青年會讀書，倒很長進，且因為聽了教員的講說，心地也明白了許多。不上一月就能專心用功，不想到馬路上去閒逛了。合該鄺氏家運發達，老唐既改悔，振作小唐，又復安心求學，一家兒很有些希望。上海的風俗，搗亂慣了，下等人家簡直爛七八糟不成箇樣兒，還是進了教會，時常聽聽演講，倒略略曉得些爲人的道理。正經兒幹些職業，所以教會的力量瀾漫流衍，沒有讀過本國書的人，只感激這教會的幸福。就是後來讀得本國書也說教會平易，進人切於實用。孔子之道太高，太古是不合時宜的。這等議論，便中等以上人物都是衆口一致的閒文。休題單說鄺小唐和他母親講起教會學堂裏的好處，真是十分信仰。五體投地的了。看官們這實在是小唐的好處。他母親道：「你讀書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麼事兒呢？」小唐道：「兒最信的是實業，不是機器廠，便是織布局，或是火柴肥皂，或是印刷儀器兒。自將來竭力經營，定可致富。總得使母親合父親享些快樂幸福。這便是兒的大。」

希望那梁氏笑得口都合不攏來。覺得他的兒子一會兒好到世上。寡二人間少雙的正談得入港時。忽然敲門聲響。小唐問是誰外間答應道。我却是很熟的口音。小唐便三腳兩步的去開了門。原來就是他娘舅梁福。小唐笑道。阿呀呀。娘舅多時不見了。梁福道。你在家嗎。聞你讀得好書認真的了。不得今天如何有空來家。小唐道。不敢不敢。外甥托福。胡亂讀幾句書。可沒長進。今天是禮拜六。下半年沒有課程。故爾回家看看父親母親舅娘。現在怎樣好。方才從那兒來的。梁福道。咁我可荒唐得日子都忘記了。明天便是禮拜。我剛才從你家出去。已經和你父親談了許久飯。也在這裏吃過了。後來到了馬立司去看個朋友。他托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如今須將這箇緊要物件寄頓一個去處。方可出去幹事。特來和你母親商量。說時把那手裏的一包厚洋紙包裹繩綑篋紮的東西。到小唐面前一揚道。就是這件寶貝銀子。到也值幾萬哩。小唐道。這是什麼東西。意欲接過來一看。梁福一縮手道。阿呀。這箇看不得的。這是一種化學藥品。很值幾文錢。但有些兒毒藥。故而萬萬不可隨便打開。我見你們那後廂扶梯下很空。又沒人轉動。所以特來暫寄幾天。你母親在那裏。話言未畢。梁氏已從樓上登登的下來。接着說道。兄弟有什麼東西要寄存呢。梁福道。一包藥品。是不僭地方的。諒來姊姊可答應我。梁氏道。說那裏話。自家親戚再大些也不妨。你只管寄着罷。我家又沒小孩。

子東西不怕翻弄的。梁福道：可不是就因為姊姊處沒孩子，所以才敢放放心心的寄存。不然那朋友家也好安放不來麻煩了。梁氏道：這算不得什麼事，你攔着罷，難得今天你外甥在家，你有工夫和他談談，吃了夜飯再去罷。只怕你沒工夫。梁福想了一想，道：也不妨，我就和外甥談一會兒罷。現在只有五點鐘光景，我赴朋友的約，須得八點鐘哩。梁氏道：那碼正好，你們坐一會談天，我去弄些飯菜罷。小唐正愁沒有人談講，聽見母親留着娘舅做他的談友，自然歡喜無量，便兩口兒相讓的坐定。梁福先開口道：青年會裏從前我也去讀過書，規模還要得，只是思想太舊些。小唐是初出茅廬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新舊，便問道：什麼叫做舊呢？梁福道：說他那教法，還是守着從前的老規矩，什麼忠呀、孝呀、安守本分呀，不知道。今世界是要推翻政府改良社會，箇箇人有國家的責任，箇箇人要做軍國民。那按部就班的舊法，是要不得的。再不然，便被外國人欺侮，瓜分滅種的大禍就在目前了。小唐聽了，不禁一嚇，道：原來還有這些道理。外甥是簡直沒聽見過舅舅，你從那裏得來這種學問？推翻政府改良社會，便是怎樣的做去呢？梁福道：人民的苦痛都是惡政府造成的。如今第一要推翻政府，況且滿政府又不是我們同種，所以下手便要推翻他。推翻的法兒，先用暗殺給他。貴人大官怕了，然後再動干戈。這才是英雄造時勢的大事業哩。小唐道：這不是造反嗎？外甥又沒

有做過軍人就是舅舅也別幹這事。這些事是很危險的。還是謀那改良社會的事情罷。梁福搖搖頭道：改良社會的事兒都將在推翻政府之後。只要把資本來興辦實業。多開學堂。整頓教育。這是慢慢兒才有効驗的。小唐道：外甥對於這件事兒却很願意去研究。意思中將來要好好幹兩樁實業。和外國人比一比富強的程度哩。梁福道：你這志氣也不算小。果然實力做去。那是一定發財的。這時梁氏在廚下走來。忽聽得他兄弟恭維他兒子發財。喜得忘了跨過門檻。猛的跌了一交。手裏托着的盤子。噹的一聲。撞在自來水邊的石皮上面。都砸碎了。梁福聽見這一下的聲音。驚得直跳起來。口裏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不是火起。便是那……炸……正是賊人膽虛。疑鬼疑狐。未知梁福所嚇的究竟是什麼事兒。待在下調查清楚了再講。



拾 話

史繩之中丞喜作詩鐘。頗多佳作。其（馬）（摺匣）云八駿日行三萬里。一封朝奏九重天。又文道義（大）（人）云東海一鳴驚大鳥。南陽三顧起人龍。葉舉虎（處）（多）云處囊詎有錐。能脫多帶應知袴。是窮又（同）（四）云燃箕淚滴同根豆。抱蔓心傷四摘瓜。

閩中賈太史乞假歸里後。遇大雪。擁裘至門前。適隣有倪姓面麻者。着屐而過。賈呼止之曰。聞善屬對。今有「釘鞋踏雪倪麻子」。請對。倪應聲曰「皮襪披身賈畜生」。

太倉東門王某者。以皮匠起家。構一樓。求吳梅邨題額。梅邨書闌玻二字與之。或問出何典。曰無他。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捧腹。又蔣心餘額一醫者之堂曰明遠樓。人問其典。蔣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乎。

一民其正
隨筆

計地各隨關稅重要齊具出一識自大半
茲悉冊地客公另查誤知案款及雜糴
共賦重賦百與辦滌一以知並亦因亦革

因國迎要出書疏告

民國政要出書預告

共和重建百度維新一切設施有因有革
茲爲供政客公民查勘成案起見特纂輯
行政各類關係重要者月出一編自六年
一月起其五年七月後至十二月止當增
刊補編正在編輯中

隨筆

晉游雜記

(指嚴)

丙辰新秋北游都下適舊雨戴君署山西壽陽邑篆來書招余往云正太路綫所經也甚便遂過訪留信宿因即西游太原見聞既多時有根觸文人結習不能自已爰拉雜登記如干條

山西傳稱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詩唐風序言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先王遺風據此優點以觀察現狀不禁感慨係之憶余十年以來漫游江浙間所至通都大邑水會陸集每歎物質文明雖屬較進而沃土淫民之誥不能為諱獨於晉省斤斤注意庶幾一反斯習而有好善之憑藉歟乃徵之睹聞所及殊令人爽然

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出都門自京漢車南行五時抵正定之石家莊是為正太鐵道之東點本一小村落因西當井陘要衝夙為交通孔道正太路既成行旅益夥交易繁興市廛漸密近日居然有南菜館酒肆妓寮矣惟街衢不修塵垢盈足客邸橫土炕尙守北方舊習服食不潔土人嬉嬉蠢蠢

蠢者猶是原人時代也。予日哺入館舍役捧匱請盥漱水濁雜泥沙却之旋往商務印書分館晤經理車君。館尙新創。繇天津分支。談次見肆之對字。即中華支店經營。二載餘矣。蓋渠假本地士紳之力。售書頗暢。惟莊地尙無規模。完備之小學。特爲運銷。隣縣之機關耳。客民數百戶。多携眷來者。而子弟無求學處。我國開化之難如是哉。幸有兩家書可購。顧小說行銷較多。仍屬過客消遣之具。於土著之文野無涉也。南產物及舶來貨。以此爲聚處。否則須購之省垣。

翌晨六時登汽車。十二時抵壽陽。壽爲中縣。山田繇互於晉省。非惡土。且亦饒文物。清相國祁文端雋藻之故居在焉。顧其俗有特異者。則孤城斗大。荒落如鬼墟。城門東西相望。市廛皆在東關。城中居民男多胥役。女則私倡而已。又罌粟妖物。與纏足陋習。俱未剷除。出門見人大都鳩鵠而婦女褻裳束袴。伶俜却行。合之村顏。蠱服怪醜。萬狀孽哉。地獄現象。去人不遠也。而居人莫之覺習之爲。誠令人不可思議。入城門數武。即官署。戴君遣役迎予者。驟車一乘。聞城中止二乘。其儉可知。願何以鴉片淫泆之風。如盤根之不可拔也。戴君見予至。喜甚。把臂道古飯罷。縱談及吏治。君因言禁烟興學及勸不纏足諸端。爲此間要政。誓必盡力爲之。予乃賀得循吏。晉俗質樸。敬畏官吏。誠得賢有司治之。不難潛移默化。惜作吏輒如市買來者。咸思搜括以去。否則多事。不如省事。存五日京兆之

心。民。國。以。來。苟。且。旦。夕。之。風。益。甚。可。慨。也。是。夕。劇。譚。至。夜。深。

壽。邑。地。望。最。高。居。四。山。之。中。天。氣。高。寒。朝。晚。已。如。深。秋。衙。參。事。簡。風。景。易。暮。出。署。數。武。即。孔。子。廟。城。隍。神。宮。及。警。署。監。獄。等。已。佔。城。之。半。民。居。寥。落。絕。無。市。街。索。米。者。亦。須。往。東。關。焉。署。左。即。城。牆。登。城。而。望。土。山。層。疊。若。摺。帶。形。蓋。山。西。地。勢。太。行。山。脈。首。尾。繇。貫。其。中。支。峯。縱。橫。四。出。其。最。險。處。爲。井。陘。口。娘子。關。萬。嶺。盤。空。羊。腸。迂。繞。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今。親。觀。而。益。信。正。太。軌。安。設。萬。山。中。蝸。旋。蟻。走。曲。環。互。通。往。往。遠。視。絕。險。鐵。橋。如。虹。下。臨。深。澗。若。天。台。之。石。梁。可。望。不。可。卽。者。剝。那。間。忽。車。行。轆。轤。乃。過。其。上。倚。窗。追。視。勝。臥。游。十。倍。也。時。時。見。土。室。耕。山。田。復。陶。舊。俗。遺。風。未。墜。抵。壽。陽。乃。若。平。壤。僅。見。土。山。實。則。四。山。中。得。地。如。番。人。之。峒。居。城。邑。俱。占。高。嶺。故。氣。候。與。他。邑。不。同。俗。諺。有。冷。壽。陽。之。稱。西。行。過。榆。次。俗。較。繁。富。而。地。平。氣。候。俱。殊。矣。鄉。居。七。十。二。圖。產。高。梁。糜。麥。畜。牧。多。羊。有。礦。脈。未。發。也。河。水。絕。少。所。謂。壽。水。者。亦。涓。涓。淺。瀨。而已。井。泉。至。深。多。挾。泥。沙。南。人。居。此。者。非。至。沸。不。敢。取。飲。恐。患。腹。疾。也。予。厲。衙。齋。輒。以。書。畫。自。遣。爲。戴。君。及。刑。幕。羅。君。作。扇。書。畫。各。一。有。陸。君。者。同。鄉。友。也。晚。飯。後。戴。君。方。坐。衙。審。案。無。聊。甚。因。導。予。出。游。惘。惘。至。一。家。婦。人。出。煙。具。供。客。衣。垢。齒。黑。予。驚。而。走。出。嗣。聞。陸。君。言。晉。俗。婦。女。多。懶。慢。縫。濯。烹。飪。之。事。罕。嫻。日。跌。坐。坑。上。富。家。多。與。阿。芙。蓉。

爲伴。貧無所償。其隱則曖昧。不可知。以攫財者比比也。故習爲儉薄。以敗其勤儉質樸之古風。厲階實生於女教不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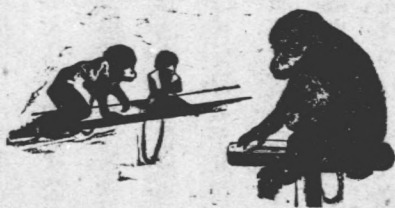
晉有特性。聞於全國者。曰經商耐苦。塵肆徧國。中有特產。聞於全世界者。曰煤田。供世界千年之用。而不竭。顧詳考今日現狀。所謂特性亦漸爲海外潮流所侵蝕。而抵抗力日以脆薄。蓋數十年來。財政恐慌。金融變幻。外人操其樞紐。左右國民之生命。銀行新事業代之。而晉省匯兌商如燭火之明矣。進口貨增加。而土產銷流日滯。晉商更蒙其影響。此內國受外界之衝動而波及於晉省者也。至煤田則外人覬覦已久。晉人歷受教訓。恍然如夢。斯覺於是排去福公司之成約。而有保晉公司出現。不可不謂晉人之毅力。顧開辦十年。遲遲未睹成效。其失敗原因固種種。而要不能不爲晉人之眼光短近。手腕鈍滯惜也。(詳見下客談條)煤田爲全國富源。晉人得此亦云幸福。而迄今未睹大効。予車過陽泉。見巍峨之機房。與層疊之廠屋。不禁爲之起舞。願以全世界第一之煤田。而所獲僅此。又不禁爲之於邑。寡色且附近更有外人組合公司名漢。而特者有輕便鐵道運煤。接正太軌。此何爲也哉。晉中明達胡不速起。合力兼而併之。統一以歸於保晉。以竟前日贖回自辦之功。似較併合建章公司一節(見後)尤爲緊要也。予縱筆及此。忘其越俎。識者亮之。

戴君與予談吏治以爲晉中舊習未創如鴉片纏足等事皆教育未絕之患故下手第一著不如竭力興學顧壽邑彈丸經費支細城市力薄鄉鎮則風氣多閉儻勸導之力一時未易暢施吾（戴君之言）姑就此間一縣立兩等小學爲提倡（校舍即在署左側坐堂皇可見校樓之窗戶也）以盡吾之天職可也時君已遣其長公子入高等小學次公子入初等予每晨起步堂墀間輒見兄弟挾書包過未嘗不心折以爲必如此庶得稱實行提倡嘗見搢紳之家主人身任教育行政之職而子弟延師課讀不遑入校問其故曰恐沾染學堂習氣也嗚呼孰主宰是而坐視其習氣之移人乎己之子弟避逃而凡人之子弟不妨聽其有習氣乎其背公德溺職欺人抑何自道不諱也戴君能矯此習成効何如予雖未及睹而其興學之實事求是不肯敷衍則可信矣

中秋放衙後戴君邀予夜宴時有同鄉吳君渭濱者由石家莊路局乘車來游赴戴君約也一見如故傍晚設宴於齋前之廣庭置燎燭如臂燭奴植地人立想見古人夜宴景象蓋此間山城器用尙存古風也肴饌俱先一日購自省垣因壽邑食品單簡少水族今席中居然陳蝦蟹焉珍品也孔子見之必變色而作矣昔閩百詩先生語狀晉省食品所缺者謂「魚龍鴨鳳菜靈芝」今省垣稍稍奢侈有魚蝦自保定天津至若壽邑則猶未免此謠也然非鐵道交通曷以致此衆咸歎科學轉移

月。噫。嘻。山。城。寥。廓。辜。負。此。銀。蟾。玉。兔。若。在。秦。淮。桃。葉。間。豪。興。自。爾。不。侔。予。一。月。前。尚。厲。金。陵。故。云。

(未完)



讀紅樓割記

弁言

境遍佛聲

延陵歸來桐封株守牙籤滿架芸帙充堂杜門伏案絕似故紙之蠶魚開券焚香恍同禪門之老衲左太冲戶牖壁牆悉著筆硯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凡風花雪月之辰皆筆酣墨舞之會無如簷雨淋鈴殘燈照影一事無成百憂咸集茶餘酒罷火冷香消不有消遣何伸雅懷因讀紅樓信筆割記藉祛長夜之惡魔用銷千秋之熱血偶借窮愁日月小作冷淡生涯一編在手萬念俱寂雖今日偶一展閱信筆云云頗起遐思恐異日深陷情坑飽受情彈為情所誤是編之作蓋欲持以為情場戰勝之券且欲留以作情關報曉之鐘嚴寒凜冽悲風怒號挑燈獨坐濡筆書此輯刊三編以供同好丙辰梅月晦日華嚴閣主境遍甫佛聲自識於晉陽寄廬

上編

總論

紅樓之書得國風小雅離騷遺意參以莊列寓言奇想天開憂憂獨造其事誠古今來妙事其文亦天地間妙文統觀全書由近及遠即小賅大直將真事隱去託為假語村言以曲盡乎妙喻蓋默操春秋之筆寓諷刺於皮裏者也

紅樓之作乃雪芹巢幕侯門目覩富貴浮雲邯鄲一夢始則繁華極盛景艷三春花鳥皆能解語繼則冷落園亭魂歸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雲散風流盛衰興感而且世態炎涼車馬門稀故作書

以夢命名而開卷即以夢幻標旨也。

韓蘄王南鄉子詞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作者自名寶玉其亦取義於此乎。

紅樓一書爲雲爲雨半宋玉之微詞非霧非花亦香山之翻語然而舖排綺麗摹寫溫柔金迷紙醉之場鴛鴦作對翠閣紅慵之地蛺蝶成行一人一物難貌妍容一葉一花可歌可詠洵古今第一情書兩間第一妙文。

紅樓之書作者雖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峯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持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之微旨如捉水月祇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絃外音乎。

讀紅樓之書須具兩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隱眞事如何穿插一眼看其所叙閒文有何關係兩不相妨方能得若拘拘於年齒行輩時代名目則失之遠矣。

讀紅樓不可祇讀本文須併其批評讀之明齋主人之評眞面已露雖不無穿鑿之痕然用力勤矣大某山民之評最有識見雖著語無多已見一斑護花主人之評尤劣用力雖勤何其庸也乃至屢

贊。襲。人。此。聖。歎。所。謂。咬。人。矢。概。者。也。至。太。平。閑。人。之。評。心。勞。日。拙。可。笑。亦。復。可。憐。其。餘。評。本。雖。夥。可。觀。者。鮮。矣。

太。平。閑。人。以。大。學。中。庸。而。講。紅。樓。吾。實。未。敢。深。信。然。作。者。其。美。刺。乃。學。乎。詩。其。書。法。乃。學。乎。春。秋。其。參。互。錯。綜。乃。學。乎。周。易。其。淋。漓。痛。快。乃。學。乎。孟。子。而。兼。用。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三。書。之。法。遂。淹。有。衆。長。橫。絕。古。今。

余。前。在。友。人。處。嘗。見。過。抄。本。紅。樓。夢。原。本。祇。八。十。回。叙。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蓋。聯。姻。之。議。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乃。奉。元。妃。之。命。無。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亡。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誰。何。僮。父。何。故。強。爲。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別。有。肺。腸。令。人。讀。之。欲。嘔。

相。傳。舊。本。紅。樓。末。卷。作。襲。人。嫁。琪。官。後。家。道。隆。隆。日。起。襲。人。既。享。溫。飽。不。復。更。憶。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賞。雪。忽。聞。門。外。有。誦。經。化。齋。之。聲。聲。音。甚。熟。習。而。一。時。不。能。記。憶。爲。誰。遂。偕。小。婢。啓。戶。審。視。化。齋。者。恰。至。門。前。則。門。內。爲。襲。人。門。外。爲。寶。玉。彼。此。相。視。皆。不。能。出。一。語。默。對。許。時。二。人。因。仆。地。而。歿。以。上。所。云。說。甚。奇。特。與。今。本。大。異。

紅樓一書。上自廊廟宮闈。下至田園野寺。語小則爲閨房兒女之私語。大則爲朝廷家國之事約而言之。則爲園亭姊妹詩歌風雅之場。推而盡之。則爲阿房後宮開鏡棄脂之地。隱而言之。則爲省親示孝。家庭聚首之歡。顯以示之。則爲貴戚私家甲第連雲之盛。泛而論之。則爲燕妬鶯猜。婦子嘻噱之象。實而指之。則爲班去趙升。小人消長之機。分而觀之。則爲弄權希寵。事兼兩府之微。合而推之。卽爲信讒嬖佞。政出私門之漸。曲爲喻之。則爲厭厭夜飲。士女戲謔之風。直爲書之。則爲啄啄羣雌。流連荒亡之樂。細爲數之。則爲朝夕饗殮務竭口腹之充。統爲計之。卽爲金玉糞土。用如泥沙之侈。其思深。其慮遠。其詞費。而隱其意。類而推眞。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奇文也。

福善禍淫。神人之用。勸善懲惡。聖人之教。紅樓雖爲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誠。通其說者。且與神聖同功。若徒觀其木石同居。喁喁私語。園林改造。煌煌大觀。君恩來鳳。藻之歸婢。義切鶻啼之痛。花驕柳補。誅文私祭。乎芙蓉玉愛。金遺食譜。新添平蓮。葉極鳥語花香之艷。鸚鵡吟詩。披仙庖家慶之圖。鴛鴦行酒。怡紅院之燕壽。不啻瑤池。櫳翠庵之品茶。居然陸羽。玫瑰刺手。狂奴遭一掌之批。湘竹傷情。幻境作兩番之夢。此不過軟紅塵裏。景麗三春。海市蜃樓。黃梁一夢。可以得紅樓夢三字命名之義而已。又豈一百二十卷中。深文曲筆。寓言選意之所在乎。至若以此書本爲石頭出處。而記專

爲木石前緣。而作心痛絳珠之死。力鋤寶釵之奸。恕神瑛之爲僧。善能補過。詆襲人之改嫁。大快失身。誦柳絮之詞。潛然淚下。讀桃花之句。默爾神傷。以金針鴛繡爲蘅蕪苟合之時。以香芋鼠偷爲怡紅撩眼之戲。微特受痴人說夢之誚。貽紫陽如豆之譏。且左袒私偏。平情失實。亦陳壽三國志之覆轍也。豈有當歟。豈有當歟。

易言吉凶消長之道。書言福善禍淫之理。詩以辨邪正禮以別等威。春秋寓褒貶。經天緯地。亘絕古今。而不意紅樓一書。竟能包舉而無遺也。若細繹其文。皆可通乎經義。賈氏之盛衰互爲消長。衆人之壽夭。悉本貞淫。其中或叙淫荒。或談節烈。明邪正也。或言宮禁。或及細民判等威也。至全書叙事。或明或暗。或曲或直。無非寓褒貶之意。紅樓之妙。妙盡於此矣。其所以膾炙人口。不脛而飛。不翼而走者。實因其能錫刻人心。移易性情耳。至有以太虛幻境。事屬子虛。仙姑雲雨之情。即神女巫山之夢。萬艷同杯。酒開色界。千紅一窟。洞入桃源。聲呼救我。原眠秦氏之牀。跡尾偷尼。重算小郎之帳。珮旣解乎九龍。聘或留夫雙劍。芙蓉江上。啜茗傳神。風月鑑中空花。招手知胭脂之屢喫。口哺櫻桃。忘麝串之微籠。臂交雪藕。以此書爲秘戲之全圖。其叙事乃春光之暗洩。不幾誤煞少年。而紅樓一書。毋乃千古之罪人耶。此更盲人瞎馬。迷路出花。難者也。又烏可以與之語紅樓哉。然余意雖如是。究

未識當時成此書者何心也。安得起悼紅軒中之雪芹而問之。

紅樓夢。推演性理。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莊騷寓本旨。以春秋示予奪。結構細密。變幻錯綜。包羅萬象。囊括無遺。盡脫小說窠臼。而別闢蹊徑。以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中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閒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可見。一時風氣所尚。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其中微意所在。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紅樓全書。敷華採藻。立意遣詞。竟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注乎彼而寫乎此。目送手揮。旁通曲喻。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閨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琊寫黛玉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柔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畫薌澤羅襦。靡焉幾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蟲鄙猥褻不可得也。嗚呼。異矣。其殆裨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

書中開口便言當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識見。見出我之上。又言閨閣中歷歷有人。又言亦可使閨

閣昭傳又言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又言半世親見親聞這幾個女子可見作者之用心全爲當日異樣諸女子作列傳耳。

紅樓筆法完密有起有伏有提有補無一簡筆無一漏筆前後皆有呼應全篇均具線索讀之於作文之道獲益匪淺然其描摹家庭社會事情窮形盡致絲絲入扣讀之於世故人情當知不少故紅樓一書言情小說而實兼家庭社會之小說也。

羣多稱紅樓爲誨淫之書余平生最反對此種謬說其主張此議者蓋不知情與淫之別也舊小說之下乘姑不具論卽高如西廂記等亦不免於苟合此則近於誨淫者也紅樓中凡值寶黛相逢每有一片纏綿悱惻之情與不忍辜負之苦心而終不及於亂詩之所謂好色不淫發乎情而止乎禮寶黛二人有焉故情淫二字判若霄壤也。

紅樓所載雖皆閨房瑣屑兒女私情然其才之屈伸可通於國家用人之理若黛玉之孤僻蓋汲黯躑躅直之流也骨鯁之臣旣見棄於聖明彼圓通世故者不羣以爲相度乎英明之主且以此爲腹心何況昏庸者長沙弔屈吾讀紅樓爲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

紅樓以言情爲宗自以寶黛作主餘皆陪襯物耳而論紀事則鳳姐又若龍之珠獅之球何也蓋古

今奸邪柄政如盧杞嚴嵩皆受參劾於生前獨鳳姐擅權雖其夫亦受節制至已敗國亡家而太夫人猶不悔豈非秦之趙高乎能道其奸者惟一趙姨娘作者著鳳姐卒受冥誅者所以爲警世起見也此等處作者頗具史識又豈可以泛泛言情小說目之

紅樓之真諦作者不敢直標猶恐當局知所褒譏身受其禍故幻之以太虛之境元之以大荒之山隱之以無稽之崖能使後人直斥爲荒誕不經無所稽考則作者之意在是矣然觀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以賈雨村甄士隱二人并列而於大觀園內卽廁入一塵世獨立之妙玉至於榮甯兩府即首叙一齒秩兼尊之史太君由此推之卽可知其於甄士隱實爲眞事隱去於賈雨村誠爲假語村言於妙玉則爲妙喻於史太君則爲史筆而後推之於葫蘆廟開首作者殆欲以葫蘆題不求甚解之耳能以此繹之雖不中不遠矣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紅樓所記惟一侈靡之罪然已受抄檢之辱軍臺之苦其警戒後人爲何如耶今之縉紳閥閱之家豈僅奢侈之一端而已哉不僅此一端而其幸逃法網曷若紅樓之堪爲殷鑒耶

書中快文甚多焦大醉罵而外如李嫵嫵之罵襲人猷霸王之罵寶釵較陳孔璋討曹操檄駱賓王

討武氏檄尤爲雋快讀畢當浮一大白。

紅樓一書寫寶黛如山之蘊玉水之含珠其輝媚爲已至矣而後之續者必欲討個究竟則雖使買寶玉封侯拜相林黛玉福壽雙全亦寶玉所謂魚眼睛也又何所取耶。

有人讀紅樓至錦衣軍查抄甯國府而傷心著急者至復世職政老沐天恩而手舞足蹈者可謂有情矣而不得謂之有識如榮甯兩府之所爲抄沒黜革固其分也何必代爲之大罵趙全耶然又有一種人讀至抄家而大喜至復職而大怒者此亦不盡人情之人可與考古而不可與之訂交者也明齋主人評紅樓至夏金桂撒潑拍案稱快其識見迥非尋常又不得以太忍爲病。

讀花人以寶玉似武陵源百姓寶釵似漢高祖探春似太原公子紫鵲似李令伯妙玉似阮始平鳳姐似曹瞞皆不甚確合余謂寶玉當易爲李後主寶釵當易爲公孫弘探春當易爲溫太真紫鵲當易爲子家羈鳳姐當易爲諸葛恪至妙玉似阮始平始平乃阮咸阮咸不似妙玉當是阮嗣宗耳今再廣讀花人之意則賈母似梁武帝黛玉似屈原迎春似劉璋惜春似陳仲子李紈似蘧伯玉紅樓一書叙人婚媾之事不祥者居多數蓋藉明專制結婚必無良好結果也全書所列祇薛寶琴邢岫煙二人爲得佳耦蓋專制時代之結婚雖無得佳耦之理未必無得佳耦之事亦猶專制政

體中未必無一二善政可道也。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姓名皆具精心。其全書總名。豈能漫然著筆者。世俗徒以寶玉傷情而出家。故名情僧錄。以有通靈與金鎖而稱金玉緣。以石上歷歷遍述之字跡。亦曰石頭記。以叙江南十二美色女子。因呼金陵十二釵。以太虛演曲中有紅樓夢三字。遂稱紅樓夢。以書中多談風月閒情。而喪家亡身。乃名風月寶鑑。此世俗所解命名之義者。然究非作者關合事實得絃外音之本義也。

(上編未完)

父

兒

心 經 講 義

武 進 顧 實 著

湛深內
典解釋
詳明有
志佛學
者之良
友也現
已出版
售價現
洋一角
二分

穆 天 子 傳 西 征 今 地 攷

武 進 顧 實 著

詳攷古今
地理沿革
而出以最
新之思想
最確之證
據有意攷
古者不可
不人手一
編也現已
出版售價
現洋四角
五分

實 利 主 義

共和建設要在
民生主義發達
吾國地大物博
當爲實業先進
國惜國人短知
識少研究坐致
貧困甚可慨也
此書規畫資本
組合富源稅法
各節精詳透關
俱根經濟學原
理就國情推勘
之確可見諸實
行現已出版售
價現洋四角

文苑

贈汪笑儂先生序

顧實

詩書禮樂皆周代孔門之普通教科。古祇有大學小學兩級。則當今之大學中學間之程度也。而以易春秋爲最高教科。則當今之大學及通儒院之程度矣。此古六藝之大略也。戰國紛亂。士疲奔命。習樂之設備及時間。幾於盡亡。而樂漸以失傳。漢儒出。六藝於秦火之餘。餘五藝耳。此古樂之所以失傳也。自古樂失傳。而中國文學。頓失一部分之美的樂藝。後世漢唐之經策詞賦。宋明之性理制藝。豈孔子之所謂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者哉。近世海通以來。歐化輸入。而始悟追慕三代之非虛。即以樂藝一端而論。亦後世遠不如古矣。徵三代之文明。堪與今歐西相埒。今歐西之樂藝。固甚發達者也。於是我國一般之新學家。侈言移栽西樂。以補中國之所缺者衆矣。雖然。昔子輿氏有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信斯言也。則古樂今樂。必有其共通之原理在也。苟其共通之原理存在。則雖中國古樂之屍骸盡亡。而精神必尙存留於人間。有遇傳於今樂之中者無疑也。是以吾人研究古樂之原理原則。爲至大重要之責。而不可緩也。申言之。則居今之日。雖古樂器盡亡。古樂家盡死。而苟能

搜索得其原理原則。則必與今樂一貫。而可恍然了解於今之樂。猶古之樂爲非虛語也。用以保存我今樂。或取彼西樂。無不可以我無上之精神而支配之。不然。則拘守我今樂者。無異刻舟求劍。移植彼西樂者。何殊張冠李戴。甯有一毫之理趣存於其間哉。蓋嘗考今之戲劇。即古樂舞及新聲之混和物也。苟汰去其新聲之一部分。則卽與古雅樂之原來無大殊也。夫古雅樂者。何雅者。正也。猶今之官音曰正音。故以周京之音唱之。而樂曰雅樂也。詩之大雅小雅。卽以對於列國土白之國風而名之也。其爲雅樂。有文勝者。則揖讓雍容。陳干羽於兩階之韶樂是也。有武勝者。則預備征誅。正在放伐。總干山立。發揚蹈厲之象。削大武是也。故古雅樂所演者。傳留古昔先聖文法武功之歷史。以詔後人於不忘。且以感化其性情。奢發其志氣者也。夫如是。則後世戲劇之演故事。非猶是古之遺意。而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耶。子輿氏之所詔吾人者。良非欺人之談矣。故吾人今日亦務在於不拘古今之形貌。而行其共通之神理而已矣。若夫新聲者。則古有鄭衛新聲矣。鄭衛國小土狹人稠。男女依靡相切。而生淫蕩之風。爰有淫蕩之聲。亦社會上一種自然之現象也。顧其所異於雅樂者。雅樂爲古開國盛世之朝樂軍樂也。而此新聲。則叔世流行之艷歌淫曲已耳。今戲劇中一部分之小戲。並有其他演及男女性交。乃至若花鼓灘簧之類。皆此古新聲之遺餘也。夫吾國小說及劇

本。往。往。描。摹。及。於。男。女。性。交。及。他。種。猥。褻。之。形。狀。誠。今。文。明。國。之。所。禁。而。爲。傷。風。敗。俗。之。事。故。亦。往。往。有。良。小。說。良。劇。本。而。緣。此。白。璧。微。瑕。因。以。全。部。被。擯。者。多。矣。倘。能。刪。去。此。類。穢。惡。文。字。則。又。未。始。不。爲。今。日。之。樂。猶。古。之。樂。也。且。夫。人。之。嗜。好。與。時。遷。移。寧。豈。有。定。哉。昔。魏。文。侯。告。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嗚。呼。是。亦。豈。能。謂。曰。魏。文。之。志。荒。矣。耶。古。樂。雖。道。文。治。武。功。之。盛。烈。而。古。衣。冠。古。言。語。古。形。態。舉。動。足。以。動。質。樸。之。英。雄。而。不。足。以。動。風。俏。之。英。雄。至。於。凡。庸。更。無。論。矣。故。若。今。外。來。輸。入。之。新。樂。又。不。可。以。不。有。也。然。新。舊。反。復。交。娛。耳。目。又。事。理。之。常。也。故。吾。國。固。有。之。今。樂。亦。決。不。至。於。毀。滅。而。要。其。歸。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一。語。足。以。貫。徹。古。今。中。外。聲。樂。之。原。理。原。則。是。以。演。劇。不。聞。新。舊。但。求。符。夫。社。會。教。育。之。旨。可。也。雖。孔。子。復。生。補。五。經。而。六。之。度。亦。不。能。不。有。酌。取。夫。吾。國。固。有。之。今。樂。而。存。之。也。汪。笑。儂。先。生。久。捐。其。邑。宰。而。投。身。劇。界。揚。盛。名。於。當。世。奇。矣。則。志。以。改。良。中。國。舊。劇。自。任。去。其。邇。於。鄭。衛。新。聲。而。存。其。邇。於。古。雅。樂。者。爲。務。也。時。詠。簡。兮。傷。賢。者。之。隱。於。伶。然。今。人。或。以。先。生。之。隱。於。伶。而。少。之。則。甚。矣。民。智。之。塞。陋。也。先。是。先。生。應。某。園。王。之。召。來。大。連。余。後。至。如。干。日。一。夕。遇。諸。席。次。得。余。友。傳。君。立。魚。之。紹。介。盛。聆。先。生。改。良。社。會。教。育。之。偉。論。且。述。所。有。發。明。編。著。劇。本。講。義。諸。端。余。曰。今。西。洋。劇。本。之。聲。價。至。高。不。待。言。矣。暴。居。日。本。某。君。告。

余謂日本劇本爲文學博士所撰云云是亦日本文化程度之所以高也今先生其勉發揚中國文學所缺之光矣繼而爲述中國古今樂藝共通之原理以質之不識以爲何如蓋余以二十年來治經學哲學文學教育學社會學之故管見所及亦聊以借題發揮也

山居紀事

節庵

聊寄萍蹤此屋盧。晚來晴翠撲襟裙。浮生未了頻看劍。今日得閑且讀書。海內故人箋啓少。庭前老樹雪霜餘。早年便有觀山興。不爲桑田賦索居。

懷菱湖諸子

幽居舊事忽相辱。迢遞書堂十載心。湖上花多應長水。石前松直定成陰。朝廷養士憑何報。江海懷人且自深。行罷青山還獨坐。墓門高樹有歸禽。

乞病紀恩

多病光陰負罪身。天恩今許作閑人。堂堂千載蹉跎去了了。餘生涕淚新草木。力微安得療江湖。心遠更相親。衰年那有酬知日。歸種山田算一民。

上已清明郊游

詩 盧

淡淡春光畫。不如草如新。麥如蔬。我從郊外尋詩返。人有墦間乞祭餘。野水初生疑可涉。鬢絲新截。不須梳。東風隔而吹塵土。浪說臨流事。被除。

戲題墨合

剝肝作帚我何曾。濡首爲書病未能。夢裏初還筆五色。腹中可有墨三升。青山他日無窮業。黃卷兒時有味燈。漫共檠短牆角棄。旁行能事世相矜。

讀顧亭林詩文集

夢 鯽

誦經馬上歷關邊。守兔儒生變復遷。一角新亭千點淚。深深誰若顧圭年。一經猶作人師範。萬卷能藏崑崙山。首列儒林公豈願。勝朝處士自寬閒。

閉門自理書籍適值大雪因賦

囊。牖。繩。樞。歲。月。周。胸。儲。今。古。目。無。牛。從。容。翦。燭。相。知。友。校。勘。抱。經。對。若。讐。有。雪。誰。人。斟。蠅。綠。無。泉。何。處。買。羊。裘。書。生。只。合。安。貧。賤。天。地。雲。浮。等。一。漚。

留別許君指巖

濤 松

塞北歸來更遠征。道逢許子忽留行。他年記取班荆地。宣武城南霜月明。

到老方知客感哀。百年無計脫塵埃。離情比似庭前葉。一夜西風捲一堆。

贈陳小桃

遠嫁呼韓事可哀。至今詞客弔叢臺。美人橋近明妃冢。嬌小紅裙爲底來。出關人已鬢如絲。且向平康醉一卮。我是楊花飄蕩慣。不勞君唱柳枝詞。

居庸關車中懷詹天佑

重巒疊嶂線環過。曲折迷樓較若何。到此使人神氣旺。中原畢竟異才多。

留別晉中友人

抱石

蝸角紛紛戰未休。強從爾我判恩仇。玄黃忽變爭存局。湖海將尋不繫舟。璧月浮雲空障翳。落花啼鳥任啁啾。倦游歸去今何似。閒向菱溪拂釣鉤。

題乞食圖

播間富貴儘驕人。一樣流光老此身。投瀨金多飢可畏。沼吳門在目。何存牢得盆。食思功狗壤。擊行歇媿順民衰。世更誰圖職。貢瘡痍滿地。莫療貧。

早寒

指巖

烟樹茫茫界遠天。鄉關何處渺無邊。早寒易徹南人骨。自到京華未過年。

無端

無端流轉踏京塵。哀樂中年又幾人。吹徹瓊簫難寄恨。縱回黍谷爲誰春。

題乞食圖

六年元旦晚醉閒坐無聊因憶昨宵厚齋先生囑題乞食圖率成二律一絕

飢來驅我老將至。塵海茫茫孰導師。托鉢沿門聊復爾。棄人用犬猛何爲不盲心者多盲目貴相骨乎抑相皮堪笑吳簫徒嗚咽。醉中日月任駒馳。

吳中誰識故王孫。吾目高懸不復存。自昔英雄一飯而今投止望。千門崎嶇閱盡餘藜杖。人犬何分共瓦盆。最是仙家遊戲慣。鉢中蓮子已生根。

崎零身世不須猜。也向繁華夢裏來。三散千金還故我。東門黃犬有誰哀。

喜晤趙子敬先生並聽按歌

名場潦倒已華顛。忽憶歌筵更惘然。法曲新聲零落盡。江南還剩李龜年。

留別內子

一雨濛濛濕院階。扶闌數語動離懷。賃春終負平生願。心事依稀問玉釵。

花光如泣。亞濃雲嫋嫋。餘音若可聞。舊恨不堪重。織錦北枝南。向畫留君。

丙辰歲暮出都乘汽車返里

雞鳴戒日束裝行。萬念如潮不易平。名利役人同中酒。醒時難解醉時情。
旅况艱難觸處生。公車論價自權衡。重輕交會牛毛法。利盡錙銖意未平。
輪跡纏鞦朔風寒。都作勞人一例看。舊友相逢贏一笑。十餘年不到長安。
停車未定客爭先。各有心如箭上弦。當世誰何容禮讓。中原逐鹿已多年。
平沙下隰幾離披。倦鳥歸飛任所之。最羨野人忘理亂。一家乘槎學冰嬉。
原田強半沒平蕪。可有英雄大澤呼。淺水流冰天漸暖。曾勞良吏課耕無。
南徐才過又環滁。顧轉蓬飄一瞥餘。我憶此邦賢刺史。不修強鎮紀功書。
培塿絲互野燒痕。瘠土貧民豈待論。贏得餘威留艸澤。至今健卒滿軍門。



雲起軒詞鈔

萍鄉文廷式

采桑子 記西湖舊遊

水西山北閒遊處翠蓋招涼紅袖拈香雁外鷗邊易夕陽
石牀自埽松陰冷臥想秋江幾許清狂
潘鬢年來也自霜

點絳脣 避暑

扇力微微晚風乍喜吹衣帶蘭臺賦在一霎炎光改
蒔竹當窗畫意憑誰會吟天籟琴聲自解曲

罷龍歸海

河傳

宵靜鐙燼月臨窗瓜架蟲聲送涼怨君憶君清漏長羅裳近來銷舊香
錦字書成情默默親手織
要勝春花色繭多絲柳多枝翠暝曉風千里吹

長相思

鈿篋篋纖指柔一曲吳歌不上喉時時錫倦眸
錦纏頭金帶鈎細喘輕輦博得不誰知離別愁

浣溪紗

登山一春愁思不曾出湖波
五音無聞
現多其自
新詩
小

縹渺眉痕憶遠山一春愁思不曾閒斷雲祇在有無閒 原是花身應惜惜猶凝竹淚記斑斑小樓

今夜恰輕寒

又

曲曲闌干淡淡雲蘭儀慧質香難分卸釵聲溜隔簾聞 釀雪庭陰愁意緒聽香牀角倦嗔呻不成

幽夢枕微温

虞美人 乙未四月作

無情潮水聲鳴咽夜夜鵲啼血幾番芳訊問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牆花 夕陽送客咸陽道休訝

歸期早銅溝新漲出宮牆海便成田容易莫栽桑

念奴嬌

一村臨水乍迎風含笑野桃春媚穠豔波光相映發惆悵無情有思燕子不來東風容易目斷芳塵

委高鬢愁極更煩箏響料理 休說前度劉郎重來不見鎖赤城霞氣路轉峯前征騎影咫尺便迷

千里芳草連雲巖花拂袖驛館空庭閉悶來無寐度詞聊託麻紙

夜遊宮

疏雨困眠孤館薄衾冷漏籤時斷濕羽投林鳥已倦斂秋心白雲巖黃樹峴 瑟瑟湘波遠動吟思
楚歌聲怨濁酒深杯且自勸渺關河意難忘君試付

高陽臺 和半塘乙庵均卻寄

靈鵲填河驚鳥繞樹秋來一樣心期簾額風輕金鑪篆鼻香微雲樓霧縠參差起黯瑤情未許人知

寫銀殘四角中央難寄離思 淒涼茂草寒衣處倦江河日暮淚下連絲猛拍闌干憑他蝶醒鶯癡

重陽蕭索青蕪國 來信云七夕前三日得信在重陽日故有此句 恁霜寒籬菊能支莫教人割盡瓊華留映新眉

附原作題云乙冬消寒道希約作豔詞因循未果秋風客易觸緒懷人作此寄之 王鵬運

羅襪侵塵翠綃封淚星河慵問秋期巫峽荒唐玉樓雲雨霏微猩紅漫說秋花豔問年年腸斷誰

知算何如花是將離草是相思 玉纖禁否西風冷想深闈刀尺夜怯瓊絲熱遍沈檀多生難熾

情癡瑤階玉輦春如海記夜寒吟袖同支看籠煙一抹遙山愁鎖修眉

和作

沈曾植

借月湔愁箋天譟夢碧城十二星期擁髻歸來夜闌露細風微中庭種樹成紅豆那寒心嬰鷓先

知判酬他扇底秋心弦上秋思 當年對影聞聲地贈花濺淚蓼柳鼻愁絲羅帶同心有情天亦

憐癡荒唐夢峽歸雲晚甚神娥猶妒腰支祝芳風莫冒飛花莫鬪纖眉

阮郎歸 湘舟即事

玳筵別酒未曾醒飛帆過洞庭哀蛩啼急雨冥冥君山何處青 木葉下蕙蘭馨嬋娟帝子靈十年

蹤跡楚江萍煩君鼓瑟聽

訴衷情

湖壖水退衰草冬晴來時渺漠無涯之境不知何往矣篷窗暇筆爲賦此詞

人間日日有滄桑湖水只尋常依然舊日鷗鷺便換水雲鄉 恨紙帳對茶鐺細思量月華金鏡風

捲銀濤一樣瀟湘

點絳脣 重九

風緊天高興來欲射雲間雁平蕪楚甸漠漠青霜染 不省題糕也少悲秋伴登臨健蘭芳菊豔高

想橫汾宴

卜算子 水仙花

香靜玉盤安影薄雲屏繞白石清泉偶遇之不礙花光小 唱徹大江東此意無人曉若見湘皋解

珮時我自拌花惱

鷓鴣天

蝶夢遽然別有天，蠅鑽故紙幾何年。在山遠志何如草，入世忘憂不藉萱。身外物，句中元，一回攬鏡一欣然。川如碧玉山如黛，不是吳兒也叩舷。

憶江南 詠雪

天欲暮，旋覺白光寒。銀闕半空俄隱現，瓊林萬樹各飛翻。何處是三山。行且止，茸帽據征鞍。任是梅花開遍也不曾，春夢落人間。詩思已闌珊。

邁陂塘 惜春

任曉鶉苦催春去，春城依舊如畫。年年芳草橫門路，換卻王孫驄馬。愁思乍甚，絮亂絲繁，又過寒食也。殘陽欲下，好飛蓋西園，玉觴滿引，秉燭共遊夜。瓊樓迴，孤負緘詞錦帕，銅仙鉛淚，休瀉落紅可及。庭陰綠付與流鶯，清話歌舞罷，便熨體春衫。今日從棄捨，雕鞍暫卸，縱行遍天涯。夢魂慣處，猶戀舊庭樹。

清平樂 有憶

畫羅雙鳳，素舸曾相送。一夕梨雲無好夢，簾外月明如汞。桃根桃葉，誰憐江南好，暮秋天贏得樓頭。

指點木蘭可是耶船

賀新郎 丙戌成都中與汪莘伯聯句之作迄丙申秋乃於漢口志仲魯前輩書中得此故紙詞

雖不工姑錄存之以誌鴻爪

天末春將老過清明海棠開罷柳絲吹少道希幾日子規啼不住根觸離人懷抱汪兆銓莘伯看

一片黏天芳草道希綠到平蕪將盡處又斜陽雲外青山繞空望遠長安道莘伯 故人此際應

西笑還念我麻衣飲墨緇塵撲帽道希十載詞場供跌宕贏得中年近了莘伯况歲晚江湖潦倒

豪竹哀絲蒼生志儘昂頭付與蘇門嘯龍氣在鴻飛杳道希

沁園春 隲括楚詞山鬼篇意以招隱士

若有人兮在彼山阿澹然忘歸想雲端獨立帶蘿披荔松陰含睇乘豹從狸且挽靈修長懷公子薄
暮飄風偃桂旗難行路向石茸捫葛山秀拳芝 最憐雨晦風淒更猿狖宵鳴聲正悲悵幽篁久處
天高難問芳蘅空折歲晏誰貽子或慕予君甯思我欲問山人轉自疑歸來好有華堂廣讌慰爾離

思

念奴嬌 安壇地觀劇紀事

衣瓜夏五試於闌新樂柘枝蠻鼓七寶樓臺彈指現乍染繽紛花雨鉤動聲輕釵橫光顫寶鑿明星
互天河不隔盈盈咫尺無語 爲問拾翠洲邊明璫未解可要陳思賦結綺臨春朝復夜贏得東昏
千古海綠非春雲香何葉迴首蘅皋暮維摩病也憑誰問訊天女

蝶戀花 戲贈陳伯嚴同年

細雨輕塵春窈窕看盡紅嫣自覺孤芳好繫馬垂楊臨大道更無人處多幽草 六曲屏山歸夢繞
油壁香車何計迎蘇小紈扇無情金釧杳高樓日日東風老

金縷曲 壽李木齋前輩即送其還京之作

把酒爲君壽論世間高名曷福似君稀有但使雍容平進取黑髮便躋台斗况才力淵涵地負默數
吾鄉誰健者定瓊琚玉佩追歐九曾小試揆天手 周南留滯今非久卻回顧天吳罔象濤飛山走
指點齊州煙點外朱鳥迴吟霜味震大地洪鐘一吼喚醒市朝紅紫夢看東方耿耿蒼龍宿天莫醉
賜鶉首

釵頭鳳

嬌波溜纖腰瘦仙裙百幅香羅皺乘鸞舞流鶯語瑤觴飛贈修羅天女舉舉 花簪鈕瓜盛斗綠

雲深處同携手青冥路神霄侶幾時清聽天風琴譜許許許

醉太平

征衫酒澆香衾夢遙陽關四疊魂銷折長亭柳條 年光易凋山川自遼行人白髮飄蕭過當時板

橋

浪淘沙 赤壁懷古

高唱大江東驚起魚龍何人橫槩太恩未鎖二喬銅雀上那算英雄 杯酒酌長空我尙飄蓬披

襟聊快大王風長劍幾時天外倚直上崆峒

鎖窻寒 九江旅舍中秋無月風起浪飛江聲撼枕愁不得眠得詞一首參用周美成瑣窻寒

月下笛二調音節倚聲之家未必謂然龍吟雁哀如似相答明晨且遊廬山以滌塵慮故末語

紀實云爾

暑綈延涼霜蓬點水暮吳朝楚閒汀沙鷺識我慣行羈旅響驚颯簷鐵夜鳴怨蟲敗壁聲更苦怪素
娥凄歛深宵不放一痕光吐 酒所看今古對斗柄芒寒滿江清露琵琶自語誰似當年白傅倚危
欄愁見浪花海雲正起郎勿渡且淹留獨翫屏風九疊朱鳳舞

曲曲八聲甘州 送志伯愚侍郎赴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之任

響驚颯越甲動邊聲烽火徹甘泉有六韜奇策七擒將略欲畫凌烟一枕曹騰短夢夢醒卻欣然萬里西安道坐嘯清邊策馬凍雲陰裏譜胡笳一闋淒斷哀絃看居庸關外依舊草連天更回首淡煙喬木問神州今日是何年還堪慰男兒四十六算華顛

高陽臺 塵

燕幕回春蛛冒簷絮陌頭認取新妝幾日颺歌餘聲猶在雕梁迴絲輕颺菱花影有個人寶瑟淒涼檢紅箋細寫相思淚黯黯千行洛神賦後清才減久低徊羅幃想像明璫香界微聞紅樓隔雨相望重尋壞壁留題句感潘郎鬢已如霜祇宵來千里雲開應共清光

浣谿紗 旅情

畏路風波不自難繩牀聊借一宵安雞鳴風雨曉光寒秋草黃迷前日渡夕陽紅入隔江山人生何事馬馳間用山巨源語

祝英臺近

翦鮫綃傳燕語黯黯碧雲暮愁望春歸春到更無緒園林紅葉千千放教狼籍休但怨連番風雨

謝橋路十載重約鈿車驚心舊遊誤玉佩塵生此恨奈何許倚樓極目天涯天涯盡處算祇有濛濛
飛絮

廣謫仙怨 聞之唐明皇登駱谷之時有思賢之意是以終截大亂旋返舊京余以爲明皇見
機早規入蜀故雖倉皇遷徙而事勢昭然不然靈武之衆焉得嗣君勤王之師孰爲標目登谷
遐覽意在斯乎屢遷而存古有明鑒寶康之意今更廣之

元菟千里烽煙鐵騎縱橫柳邊玉帳牙旗遶遁燕南趙北騷然相臣狡兔求窟國論傷禽畏弦早
避漁陽鞞鼓後人休笑開天

木蘭花慢 送黃仲弢前輩解官奉親赴大梁卽題其載書泛洛圖

春明門外路看迤邐接天涯任當道豺狼處堂燕雀起陸龍蛇莫邪且藏匣底飽河魚洛筍卽爲家
滿載英光書畫間吟嵩少煙霞京華聚散等擲沙世事一長嗟是楚澤椒蘭齊邱松柏秦國兼葭
靈槎不浮天上鑄玲瓏無術教皇媧他日劉郎重到玄都認取桃花

天仙子

曲曲闌干淺淺池風定簾鈎不上絲玉人春睡損羅衣雲護密月來遲誰見風流絕代姿

又

草綠裙腰山染黛閒恨閒愁儂不解莫愁艇子渡江時九鸞釵雙鳳帶杯酒勸郎情似海

望江南

遊俠好結客過邯鄲孔雀羅裙擊玉盃鵝兒錦帕覆雕鞍騎出萬人看
遊俠好遠出不須糧偶憶蒲萄過大宛閒尋芝草渡扶桑何處是他鄉
遊俠好不願執金吾寶瑟歌成三婦豔銀鎗舞急萬人呼賭酒更撈插
遊俠好英雄劍動星文易水行時虹貫日扶餘王後氣成雲此局未輸君
遊俠好縱獵玉驄驕金彈戲拋林外雀珠弓曾射水中蛟千里極蕭條

八歸 答子培沈刑部贈別之作

洪流帶郭平蕪紆轡南陌乍染濃碧斜陽淺映城闌處猶認飛鴉吹暝飛燕愁夕葵麥參差春色老
好料理江湖歸櫂恰難忘載酒經過寂寞子雲宅誰信蒼梧路阻憑將心事喚醒西京銅狄晉蛟
潭底拜鷗林下此意無人知得向東風擣麝吹起香塵遍今昔鈴聲緊別愁如海曠野星稀蒼涼歌

主客

三妹媚 王幼霞侍御見示春柳詞未及奉和又有送行之作賦此闕答之

鶯啼春思苦看湖山紛紛尙餘歌舞折柳千絲殢酒痕猶沁錦襟題句倚遍危闌澹暮色飄殘香絮似繡園林一霎鷓聲便成今古 當日花驄聯步共遊冶春城踏青歸路夜半承明聽漏聲疑在萬花深處可奈東風吹不散濃雲淒霧好記靈和舊恨清商自譜

附沈子培見贈之作

十分春已去孤花隱葉悵倚闌心客遊今倦矣珍重韶光還共醉花陰長亭短堠問從來雨暗煙沈人何處匣中寶劍挂壁作龍吟 登臨秦時明月漢國山河儘雲寒雁噤行不得鷓鴣啼晚苦竹穿林尋常總道歸帆好者歸颿愁與潮深暮蒼蒼高山流水素琴 渡江雲

銀管頻催瑤華重折別懷奈許澹日暉暉春城夢夢還是鳩呼雨東風酒泛南風草長那更北風鈴語問歸程桃花萬點尋源知向何處 拏音去了延緣誰見海水天風今古白馬潮迴青牛氣杳身世元無住壠前麥秀龐公來往擁鼻試吟梁甫西江水馬駒蹴踏付堂頭舉 永遇樂

賀新郎 贈黃公度觀察

遼東歸來鶴翔千仞徘徊欲下故鄉城郭曠覽山川方圓勢不道人民非昨便海水盡成枯澗留取

劇虫

◎清史拾遺甲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五分

武進許指嚴先生熟於清代掌故好搜羅軼事茲爲其隨手掇拾當代名人著錄之作東鱗西爪足供參考且資談助欲知故事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茲已陸續付印先出甲編書印無多購者從速

◎不才說觚甲集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許指嚴先生舊作彙爲一編類皆材料豐富趣味濃深尤多外間罕聞之軼事出以雅贍婉曲之筆愛讀先生說部者當必先睹爲快茲甲集已出版書印無多尙祈迅購

梨園新語

新劇派與舊劇派分合之研究

舊劇之與新劇。支派各別。勢成水火。固不可強合而爲一矣。然新舊兩派。各有優點。各有劣點。不可主此奴彼。黨同伐異。蓋舊劇之長。在於歌曲。新劇之長。在於道白。舊劇每能於長歌當哭之時。表出其激昂慷慨之情。使人聞之而有所感觸。悠然神往。悽然下淚。此舊劇之優點也。惟於道白則多俗而不文。且千篇一律。聽之令人生厭。是其劣點。新劇則注重演說。所道者皆係有關世道之言。足以喚起人愛國心。愛羣心。化除私利之意見。激起公益之思想。此新劇之優點也。惟道白過多。聽之既久。亦易生厭。且座位較遠者。則一字不聞。但見其忽而嬉笑。忽而悲哭。手舞足蹈而已。今欲提倡新劇。非節取舊劇之歌曲不可。蓋歌曲之優點。在能補助表情。道白之不及。有時劇中情節。非言語所能達到。非做工所能表出者。則用歌曲。以形容其憤恨不平之態。且可以蒼涼悲壯之音。觸人耳鼓。振起人之精神。此改良戲曲社之不可不設也。改良之道維何。一則編輯歷史及時事新劇。插入京調。一則擇舊劇中之情節較好者。竄改其鄙俚之詞。成淺近之文言。如是而行。庶新舊可以貫通。新

劇不至有滑頭戲之名。舊劇亦不至爲通人所鄙薄矣。奚患不能合社會之心理哉。

改訂舊有之劇本

舊劇非無可取之情節也。非無可取之聲調也。特文辭鄙俚。爲通人所詬病。致減損其價值耳。今欲改良戲劇。爲改良社會之入手辦法。固宜以新劇爲導線矣。然新劇雖宜提倡。而舊劇亦不必盡棄。舊劇之中。情節較好者。不妨存其情節。改其文詞。如三娘教子。有關於家庭教育者也。硃砂紅痣。有關於社會主義者也。搜孤救孤。有關於俠義者也。開山王府。有智謀而玩弄權奸於股掌。足以大快人心者也。奪生死牌。足爲閹牆者痛下鍼砭。桑園寄子。足矯愛子惡姪之惡俗。彩樓配探寒窰等劇。足以減損人欺貧愛富之心。至若替主之莫成（九更天雖與此劇相類。但殺女報恩義。而近於愚。未免慘酷。故不足取。）刺湯之雪娘。貞姬義僕。並萃一時。尤不可多得。其他武劇之中。如岳武穆之朱仙鎮。韓世忠之黃天蕩。戰功卓著。又足激發人驅逐異族之思想。令人義憤填膺。即崑曲中之鐵冠圖等曲本。亦可變其曲文。改爲京調。再行排演。舊劇之中。如此類之劇。不勝枚舉。此特擇其最著者表而出之耳。其中可以節取者。尤屬指不勝屈。祇在有志改良者。重行訂正。編成淺近之文。言廣爲傳播。庶劇界能放一異彩乎。

編劇時宜以布景湊情節不宜以情節湊布景

布景。演劇時之烘托物也。非觀劇者之目的物也。布景之象真。所以引起人觀劇之興趣。非布景之佳。卽足以感動人心。收移風易俗之効也。舊劇無布景。演劇者雖竭力形容。終不能使觀者如睹真景。此舊劇之劣點。亦伶人不易見長之處也。新劇而有布景。此觀劇者之眼福。亦伶人之大幸也。蓋演劇之時。最宜引起觀劇者之興趣。有布景以烘托。則觀劇者如身歷真境。情節雖稍平易。亦不覺其可厭。故近日著名之劇場。皆注意布景。爭奇鬪勝以迎合觀劇者之心理。此布景之所以日新月異。大有進步也。然而布景有進步。乃演劇時一部分之進步。非全劇之有進步也。足以引起人之興趣。非能感化人之心理也。改良戲劇而祇乎是。此負改良責者之差也。近日編輯新劇之新劇家。因觀劇者之注意於是。遂於編劇之時。以情節湊布景。每編一劇。必思此劇可以插入何種布景。不能插入者。則強爲牽合之。不問其情節之合拍與否。如丹桂第一臺之鄧憶南。無意思之可言。無情節之可言。時而銅像。時而觀音大士。雜湊支離。不足當識者一噓。必若明末遺恨中之煤山。拿破崙中之荒島。方爲有關係之物。方爲必不可少之物。其他戰爭之際。用疊成之假山及泉水等以點綴之。氣勢突兀。足以振起尙武之精神。亦爲有益。若編輯之時。不問其神情若何。言語若何。徒將幾場布

景先行配好。而後加以做工與說白。則烘托物之布景。反成爲主體。最難揣摩之說白。與做工。反成爲附屬品矣。如是則新劇之布景與影戲。何異登場之人物與傀儡。何異眼前雖閃鑠。迷離於實際。則無一可取新劇。而如是於社會有何益哉。任編劇之責者。曷勿思之。

新舊劇宜一律布景

布景之設。則以引起觀劇者之興趣。不可以舊劇新劇界限之也。演新劇之時。隨時布景。欲引起人之興趣。演舊劇之時。絕不布景。豈不欲引起人之興趣乎。新舊兩派。同欲爲社會所歡迎。而一輕一重。顯分界限。豈舊劇無可布景之價值歟。抑司其事者畏難苟安。存得過且過之念歟。否則伶人厭棄舊劇。故示人以缺點。使人生厭。舊喜新之念。舊劇可漸歸淘汰歟。不知皆非也。今之伶界。雖日言改良。日言進化。皆具摹仿之性質。而無獨闢之見解。排演新劇。摹仿西法。從事布景。則已知之矣。以爲新劇之有布景。固應如是。舊劇則素無布景。因陋就簡。人亦不至訾議。存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念。因循其舊。不稍改革。橫青布一幅。即可以當城垣。立堯桌之上。即可以當登山。在有識者視之。以爲如是之形狀。直與兒童嬉戲無異。有何足觀。雖有至美之情節。彼亦不甚注意。不足以動其效法之心。何感化力之有。何開通風氣之有。即演劇者對此情形。恐亦索然無味。空城計一劇。滬上各

舞台演唱時。從未有將城垣之景布置者。用青布一幅。斜倚於前。諸葛亮雖高踞其巔。毫無威勢。跼促如轅下駒。脫欲我登台演唱是劇。睹此情形。必至手足無所措。興致全消。欲以繞梁之音。博座客之歡迎得乎。故劇場布景。宜不論新舊劇。隨時點綴。以引起觀劇者之興趣。不授人以可笑之柄。庶改良二字。不至徒託空言乎。

編新劇者之專利權

編輯書籍。而有專利權。編輯新劇。而無專利權。此至不平等之事也。此非地方官長之不准立案也。實伶界自放棄其權利。不知聯合要求故也。今伶界聯合會已成立。而未嘗議及此。吾實爲伶界惜也。編劇苦心思索之事也。從種種方面體貼其情狀。從種種方面摩仿其口吻。稍有不當。即受有識者指摘。非若小說之憑空結撰。信筆寫來。漫無限制也。若苦思力索。成一可寶貴之劇本。不數月而已爲人竊取。與我對壘排演。未免令人氣短。長此不改。則編劇之劇園。與不編劇之劇園。享同等之利益。勢必灰心絕望。阻其進取之心。如是而求新劇之日有進步。改良新劇之日出不止。焉可得乎。今果欲藉新劇改革社會。則必使教育部確認新劇爲社會教育。使學界有志之士。竭力提倡。新劇編成。當先呈驗於教育部。劇中情節。確有裨益於社會。而無流弊者。即准其立案。且准其專利。專利

期限。或二年。或五年。視其劇本之價值而定。專利期內。他家不得仿演。如欲仿演者。每演一次。必與以相當之津貼。且必經編輯是劇者許可。否則擅行排演。必處以相當之罰金。如是則競爭之心起。有志於此者。必竭其腦力。編成可歌可泣之劇。以博社會之歡迎矣。

編新劇者宜抱定宗旨

新劇爲社會教育。足以補學校教育之不及。當與學校教育並行不悖。稍有思想者。類能言之矣。由是而言。則新劇之責任。如是其重也。編輯新劇。稍有不當。非特不足以造福於社會。將流毒於社會矣。故編輯新劇。宜分爲四大類。一關於社會者。如破除迷信。改良家庭。一切興學勸工禁烟及提倡公益。化除私見之類。皆屬之一。關於政治者。如官場之黑暗。胥吏之惡毒。一切招權納賄。運動差缺。私賣礦產。諂媚外人之類。皆屬之一。關於國恥紀念者。如甲午之戰。庚子之役。宋崖山之戰。明末滿人入關之慘殺。以及近來外交失敗之種種歷史。再借波蘭安南印度朝鮮亡國之慘史。以爲對照。一關於戰勝紀念者。如此次之革命大事。明初之驅逐蒙古。兼及秦皇漢武之盛業。以振起人之尙武精神爲目的。凡此四類。其間不無緩急之分。而編輯新劇之宗旨。則不外乎是。若於四者之中。擇其最要者而編輯之。則當先從關於社會及關於國恥紀念者爲入手之編輯法。若徒迎合社會之

心理以新奇之布景勝人。而於劇中情節。不知注意。僅將坊間之言情小說。改頭換面而爲之。以博婦女之歡迎。雜湊支離。無新劇之價值。敷衍而已。歛錢而已。何改良之。有何社會教育之有。

科白與唱工須並重

科白與唱工缺一而不可者也。喜舊劇者注重唱工。喜新劇者注重說白。皆一偏之見也。鄙意以爲缺一不可。唱工之佳。或慷慨激昂。足以動人之憐惜。或宛轉輕圓。足以解人之憂悶。娛於耳者。莫此若矣。然不重做工。則耳雖娛而目不悅。心雖曠而神不怡。聲調雖佳。與聽留聲機無異。且呆若木雞。蠢如犬豕。對於目前。未免令人生厭。故做工不可不重也。京津一帶。專重唱工。觀劇而名曰聽戲。竟有側身而坐。目光不注於舞臺之上者。無乃愛之成癖。矯往過正歟。夫京調之發揚蹈厲。足以振起人之精神。固無疑義矣。然迷信京調。不問劇中之情節若何。言語若何。表情若何。而心中祇有京調。而曰說白無須注重。做工無須注重。則試問徒恃聲調。果足以感動人心乎。果足以改良社會乎。今欲認戲劇爲社會教育。非僅唱工之佳。足以了之也。亦非僅將演說之辭。硬行嵌入。足以了之也。必將各人之身分。各人之口吻。細加研究。揣摩盡致。扮上流社會人。則宜有嚴重之舉。止溫文之言。辭扮下流社會人。則宜有偷荒之態。粗鄙之語。演武劇則宜有尙武精神。演情劇則宜有纏綿情致。

近日之日脚不論扮上等婦女。下等婦女。而輕佻之態。時時流露。自以爲極日脚之能事。而觀劇之程度低者。喝彩不止。若犬之狂吠。令人生厭。遇有說白不能達。做工不能描者。則用唱工以代之。三者並行而不悖。庶觀劇者。極視聽之娛。無厭倦之容。足以收移風易俗之效果也。（未完）





劇曲

歌曲揭要序

詩言志。歌永言。三百篇實爲濫觴。一變而爲樂府。再變而爲詩。三變而爲詞。詞之流別。去古已遠。然而聲音之道。本乎天籟。以今之器。求今之律。雖無當于黃鐘之宮。而四聲二十八調。清濁高下。宛轉旋生。要猶有風雅之遺響焉。原夫詞之作也。六朝江南採蓮諸曲。實爲之權輿。唐玄宗好時光。李青蓮菩薩蠻。清平樂。憶秦娥等篇出。而詞之名始著。顧如生查子。玉樓春。猶去近體詩未遠。厥後西蜀南唐。駸駸日廣。至有宋而其變始極。作者彌盛。述者彌工。當是時。學士大夫之精研音律者。往往擘箋分韻。各競新聲。或付歌喉。或諧絲竹。雅音迭奏。名播旗亭。倚聲盛業。於焉歎觀止矣。迨及金元。又變詞爲曲。歌曲者。遂不復歌詞。於是四聲二十八調。乃專屬之曲。而於詞罕傳焉。間有風雅之士。寄意詞章。亦不過抒揚文藻。陶寫性靈。而音律則畧而弗講。韶濩云遙。舊譜散佚。中原文化之衰。此其一斑矣。如明代劉誠意楊孟載。高青邱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諸先生。差能咀含宮商。亦未能精究

斯業。宜乎王元美楊用修諸公。號稱作手。而竹垞猶訾其強作解事。未合樂章也。豈非世易時移。師傳頓絕乎。猶之樂府雖亦名曰古詩。而非三百篇之音。詩餘雖亦號稱樂府。而非古樂府之音。若宋之院曲。金之雜劇。猶是詩餘之變相。而音則又異矣。至元則盛行歌曲。士大夫無不習之。如荆劉拜殺等曲。尤爲當行出色。故後此無論填詞度曲者。莫不以元曲爲規範。但歲月既久。漸失真傳。近二十年來。皮黃秦腔。競奏雜響。而崑曲乃似鸞鳳之鳴。恍惚不可得聞。雖係時勢之變遷。要亦講習漸衰。知音愈少。雅音闕絕。於世道人心之有無關係。遠識之士。蓋能言之矣。爰於公餘之暇。與社友趙君子敬檢選元明清人傳奇諸曲。見有可以感激人心。宣揚文化者。無論舊曲新譜。必以整套爲準。連帶科白。全錄工尺。登諸報端。俾當世風雅君子。有同好者。掀笛尋聲。按譜可歌。庶幾斯道流傳。廣陵散或未至歇絕人間爾。

民國六年一月舊歷丙辰小寒後三日隨盦劉富樸自述

歌曲揭要例言

一本編以提倡崑曲講授唱法爲宗旨故每齣必刊登整套從前文人學士之習此者往往沿歌詞之舊只唱有板正曲而引子說白概付闕如致聽者但聞聲腔之靡麗不知情事云何即歌者亦祇賞詞藻之風華不審角色誰屬解人難索其道益微未始非清曲有以誤之也今欲矯其弊而廣其傳用事改良是編之所由作也

一本編選刊諸曲自引子正曲尾煞以及說白科譚乾念應有盡有不遺一字上場角色隨處註明俾歌者自知代表之身分而聽者亦喻劇中之情事庶幾雅俗共賞婦孺咸知不失與衆樂樂之趣

一劇中人物生旦外末淨付丑雜各色俱全學者自試喉音之大小尖微而審配之必能占居其一凡屬有聲皆可入唱弗致有向隅之歎但生色有正官小之別淨色有紅黑白之分而且色則有老正作刺閨貼六門外末付丑亦有蒼白大小之區別各於曲內詳細註明

一諸曲之上下場以及曲文科白內應有鑼鼓隨處註明又如滿打吹打細樂抽頭浪板沓板等類均用標識或小字註於偏旁

一本編曲譜工尺與宮譜微有不同蓋宮譜字分正襯主備格式本譜欲盡度曲之妙間有挪借板眼處故不分正襯所謂死腔活板也

一本編曲譜板拍各爲標記如、者爲正板又爲頭板乃方出音即下板者是也如┌者爲腰板又爲掣板乃字出已半拍於音之中者是也如一者爲底板又爲截板乃字音已完方下板者是也南曲中又有所謂贈板者以X爲頭贈板以IX爲腰贈板又如□二者皆爲虛板乃可加多減少不拘板數抑或可有可無如抽頭沓浪等處所用者是也此板本非曲文中應有者乃搬演家爲寬氣蓄勢幫襯身段而設然亦要審度聲勢不可濫用也

一有名爲叫板者或起於曲前或曲中說白已畢將唱以前者是也譜中註一勺字或註虱虱二字勺者爲板一記虱虱者爲鼓二記

一歌唱正曲板有快慢慢板三眼快板一眼如行家唱曲只拍準中眼蓋因熟生巧則頭末兩眼自然合法然在初學者未必能此故本編特將頭末兩眼按準點出以。者爲中眼。者爲中腰眼其頭末眼均用小點如、者頭末腰眼如一者如此詳加標別俾學者知所遵循而如法點拍亦易於入門也又有無眼而單獨有板者謂之流水板亦有正板腰板底板三樣標識如前

一譜中正曲間有抽板者取其靈活簡捷如首曲次曲同一牌名俱有贈板則次曲可以抽板矣有贈板中唱散板一句者或贈板中唱無贈板者又或末兩句唱無贈板者此皆搬演家取便討巧之處本編亦姑從之

一散板諸曲例有句讀俗唱每多舛錯譜中悉爲訂正各於本字工尺下旁分別標識如句者用一讀者用·此歌者藉以舒氣按板者便於下拍也

一傳奇本中頗有曲文太長一人之力不能卒歌者本譜間或節去幾曲不致滯場以困歌者而聽者亦不致倦而思臥是爲兩得其宜

一譜中有一套用兩調或三調者某曲應唱某調各以小字註明於牌名下方若始終一調則單註於首曲上方

一譜中曲牌名有疊前調者昔謂之幺亦曰幺篇又即前腔換頭也然曲有南北疊調亦應有區別南曲謂之前腔北曲謂之幺篇南曲起處有增減字句者則曰換頭凡詞曲家莫不恪遵此例本編從之

一曲譜有南北之殊而字音即因之有別所謂北音無入聲之類是也北曲遵中原音韻南曲從洪

武正韻若南北合套之曲無論二人對唱或數人分唱者其說白各隨所唱之本曲而字別南北又如北曲中之配角單說話白而無唱句者則應從南音

一白淨付丑三色往往唱曲與說白不一其音蓋曲文字音須遵中原洪武二韻無論何等角色不得改易惟說白則否所謂花而無正白也間有一曲之白一人而說中州蘇州二音者亦有純用京白揚白以及各處方音者各視其劇中之人所生產之地而規定焉然譜中囿於成例而作各處方音在歌者似可不必拘於一定除應說中州音之處不得改口外其餘方音不妨因人處地隨在轉移如在京津卽作京津之語在吳越卽作吳越之言總期聽者入耳會心歡然頓解亦未始非引人入勝之一助也

一譜中有所謂介者是介乎其間之謂如介上介白以及哭笑拜跪之類往往有此蓋介乎對口之人或曲中或白內而有以上種種之舉動是也

一譜中間有名詞字音方言以及他種爲外家所不甚明解者各於本曲篇末詳加註釋

歌曲揭要卷一

桐鄉劉富樑隨庵填譜

武進趙申鏞子敬參訂

昆明趙廷璜子珩勘校

蘇州張古愚雲卿正拍

婉嬙封傳奇

花 陣 第一齣

丑老旦扮二內侍引官生龍冠蟒袍上
大上場連歸位四記官生唱下二三鑼

大石東風第一枝調小工桂工殿尺雲上尺深工二蘭上宮尺春上尺上四曉合工合四三東尺風

尺吹工尺綠上尺垂四尺上二四楊合四二昇六平六無工六事五六朝上工回尺工三花尺磚

尺影上測上尺上宮四牆合四二美六工人工金六帳五六工三笑尺將上軍上好尺武工尺何

四上妨四二看工重上工重尺工工黛上繞四上尺珠工圍尺工三温尺柔尺外上六工二勾別尺有

上尺仙四鄉四歸位念白

西閣珠簾捲落暉八荒無警詔書稀等閒識得軍中樂白羽猶能效一揮二記孤家乃恒邸親王

是也恩邀鳳籙質秉龍章譜承朱氏嫡支藩列青齊重地成吟五步愧無曹八斗之才有美一人
恰比黃四娘之貌淑妃林氏侍櫛多年美酒羊羔黨太尉未能免俗刀光燭影孫夫人可與談兵
當茲海宇又安正好宮中行樂因命林四娘帶着宮女演習陣圖少女可比少男好色且兼好勇
業經操練數月聞已步武分明今日天氣晴和孤欲前往大閱並加林妃一個封號以專責成已

着人前去傳宣想必就到也

作旦扮宮女引閨且宮妝上
小冒頭閨且唱引子

玉樓春 亭上亭尺 玉上立上天尺 人上尺樣五六工劍六佩工尺 珠上冠上趨尺 彩上尺四合

仗四上四蛾工眉六淡五掃工爲五六誰上工容尺工好上留尺 顏上色尺上凌四烟尺上四

上尺上四二記

妾妃林氏見駕願殿下千歲 官生 平身 閨且 千千歲 官生 坐 閨且 謝坐 官生 卿專司閩政總領羣

姬連日操演陣圖不知已經熟習否 閨且 殿下聽啓 唱 丑丑

雜俎

時 事 類 編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故欲研究改良比較
進步非鑒觀往事無由着
手本社因取每月時事大
要分類編集即於下月刊
行今正編一二月不日付
印

調 查 類 輯

國民知識以交換而益進
交換之法莫如互相調查
調查有屬於地方者有屬
於學術者有屬於人情風
俗者有屬於物產生活狀
者要皆於知識上有莫大
之補助本社現正徵集各
類調查錄稿不日彙刊

瓮齋閑話

序一

寶坻李樸園先生爲余中書階前輩余畏友也其爲人品格高峻由內閣侍讀外擢黃州守不數月解組歸宦橐蕭然吟嘯自若余於咸豐甲寅被召入都先生是時喬厲京師年已八旬仿香山九老之會爲五老會余竊與焉每於花前酒後領其言論丰采真有超乎塵俗之表者今歲秋以微疴歸道山爲愴然者久之茲喆嗣青士主政以是集問序於余展誦數過覺其隨筆記述吐屬風雅於紀事則默厲勸箴於論世則無傷忠厚洵三百篇遺意也平時識先生之行今日誦先生之言如先生者夫亦可以不朽矣

咸豐十年歲次庚申嘉平望華亭張祥河

序二

樸園先生曾從學於松山舅氏予亦相與伴讀見其講貫服習娓娓不倦其著作之多遂爾積成卷軸名成後出爲郡守愛民如子廉潔自持郡中人道揚德意至今不衰予亦有俚言一聯奉贈云學盡青燈詞源直欲傾三峽恩留黃郡歸篋何曾選一錢係屬實錄並無溢美奈余兩目昏眊不能作

書以致耽延未曾寄至京寓抱歉殊深適遇吳述之賢契館於君家携近日所著閑話草本示余回環諷誦其腹笥之宏博詞意之風雅固不待言間有詼諧快談亦饒有別趣而所最欽佩者卷中規戒醒世之意雖未嘗明以示人其一片慈祥愷切之苦心溢於言表直可與感應篇朱子格言諸書並傳若徒玩其腹笥宏博詞意風雅則又淺之乎測此卷矣且以天道之不爽也李門家學淵源閉戶讀書不干外事簪纓科第代代多人此乃報施之常理無足爲異惟樸公躬值期頤之年老而彌健黃髮兒齒兩毓芝蘭非居心仁厚涵育之深焉能臻此福境由是更取其著述而參觀之益以見有德者必有言仁人吐囑爲利普也異時此卷付之梓人公諸同好後之覽者其孰不竦然敬奮然興也哉步雲王琮謹識時年九十四歲

芸齋閑話卷一

寶坻李光庭樸園編著

先東亭勉菴兩兄於嘉慶癸亥甲子相繼入都先太夫人就養乙丑端陽余寄句云良辰處處說端陽渠水烟雲各一方檻外榴花仍舊放盤中角黍又新嘗歡娛似覺他鄉勝寂寞翻嫌此日長槐蔭
藹齋頻企望慈萱何地奉蒲觴時學爲詩勉菴兄以爲無沾滯之音可教也此詩詩鈔中未錄

乙丑冬初入內閣薛怙亭凝度前輩好詼諧持友人扇屬題畫二人然燈對吸洋藥濃烟達外羣鬼

奔走嗅之亦醒世之意也。余題曰：誰把游魂處處勾。聞香齊占下風頭。可憐一息如蘭臭，累得同心死不休。奇形怪狀往還頻，小大難分故與新。漫把垂涎當餓鬼，儼然都是過來人。怙亭譁曰：好好惟初到衙門，便有藐視前輩之意。應罰酒一席，權當漱口。一壇可也。相與大噱。

己巳小春二十七日夜夢與同署數人携考具集一室待試，內有相識，有不相識，坐良久談笑若忘。其待試者迄亦終未試也。遂各走散，獨閒步見朱門甚壯麗，似是梵宇，乃徑入第二層三楹中，安佛龕，東西屋挂暖簾，內似有人居者。從龕後轉出爲第三層門，旁塑武夫戴回回鈎尖帽，深目卷鬚狀，殊可怖。余少却仰見一額，粉地墨書白雲垂久四大字，頗類番書，不可辨。殿中當門樹屏屏後深邃如暗室，望之惟有微明，相距不知幾許，且幽氣逼人，不禁毛髮森豎，乃少退心，又未定見一少年衣藍布道袍，戴白毡卷檐帽，向余道賀甚恭。余不知所賀，姑漫應之。因微露欲往後遊之意，少年欣然前導，從西偏入大院，落地皆白石垣，盡朱塗金碧輝煌，人聲寂靜，迤邐東北行，歷階而升，漸覺高於是。緣曲徑，遶回廊，入重門，穿複室，少年掉臂游行，毫無阻滯。余亦泠然如御風，不記來時路矣。食頃少年行稍停，見一室若西廂，其隔扇窗櫺皆珍貴之木，嵌玻璃門半掩，微透沈檀香氣，方欲問少年，此可入否，迴視已不見，乃推門徑入。几席鋪陳極奢麗，東首倚窗坐一人，年三十許，科頭白面，微髭

衣杏黃繡花襖著皂靴旁侍二童甚姣見余遽起叱問何來余心知唐突而勢若騎虎乃強答以是爾家人引我到此彼此爭辯余拂袖欲去適袖中一紙落地童子拾起微笑曰詩二章也其人閱之意稍釋余乘間趨出瞿然而醒窗猶未曙其琅琅誦詩之聲猶依稀在耳焉爰爲詩紀之曰平生喜結夢中因夢未醒時總是眞二十七年如夢夢一番夢較一番新結習難除雖可嗤又當躍躍欲鳴時名心畢竟生魔障漫把挪揄怨小兒舒卷隨時羨白雲偶然出岫本無心求珠欲試探驪手不計龍潭幾許深紙上談兵是也非兩章急就解重圍可憐未待黃梁熟袖裏仍携趙璧歸

先賢治家格言曰長幼內外宜法肅詞嚴長幼之義不待言矣若內外男女之別少不嚴肅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防閑之法惟轉桶爲善余在京師四五十年每移居時先安轉桶今移城內亦然故媒人領傭嫗嫗曰轉桶李家斷不去以不得肆行出入也余聞之一笑以爲此等題目甚新因撰句云轉桶遺遺製閑占納約交往來情易達內外難交壁障休嫌隔門環不待敲圓輪疑扁斷巧樣藉班鈔偶爾錢投餉居然肉取庖不籀防底脫無轄省脂膠僮戲兒乘傳廚頭嫗詈聲兎烏隨轉轂鳩鵲共爭巢柯匪憑媒伐工須聽我教李家蹊徑少留此人嘲

先東亭兄於經學制義工夫深邃無暇爲詩性亦不喜吟詠乾隆辛亥五月芮飛菴外舅來看女阻

雨數日口占曰林亭豈爲看花遊見女堪紓老獨愁舊事重題齊到眼黑雲一片忽當頭情如影盡何時盡人若難留倩雨留自是東君能愛客來朝可許放晴不見和韻云幸得追陪杖履遊匆匆何事益離愁倘非靈雨侵花徑早擬行雲過樹頭詩被催成偏灑落酒將送別當延留甘霖滿祝須三日再問先生去也不自入都以後二十年曾未見有唱和之作道光癸未秋余在黃州兄赴贛州之任停泊九江寄書來內有二十八字云金波穆穆映蓬窗捲卷挑燈獨舉觴忽聽隣船小兒語不禁根觸念家鄉生平存詩祇此二首先勉菴兄天資豪邁於詩得雄直氣時露性真乾隆癸丑攝保陽訓導七夕寄詩云恨煞團圞夫婦日忍爲離別弟兄人夢魂今夕三更去共把高堂瓜果陳入都後燠箴之作幾無虛日嘉慶己卯赴吉安之任余送行五古一首長不備錄末云弟兄俱壯歲幸無傷別離西南引領望寄我誠齋詩送至長新店次日五鼓臨行曰昨日出門時得截句歸去寫出以備遺忘衝寒五馬下西江萬里雄心氣未降無那登車迴首處明珠兒女一雙雙此二首春熙堂稿中未載

在內閣和友人相攸詩曰天下文章仰中翰人間衡鑒屬嫦娥或問初句所本余曰漢票簽堂舊有曹地山先生書天下文章莫大處龍門聲價最高時一聯後爲人竊去余到閣時已是董柘林相國

補書矣客有疑其大而無當者盛甫山惇大閣讀曰猶有大者君未知也某前輩海內封章歸硯北天邊綸綍托毫端則真大矣張鹿樵大齋閣讀當署務百忙之際歎且笑曰我亦得一聯矣曰日邊清要無雙地天下窮忙第一官雖是套語卻亦允當而以窮忙名官尤甚解頤

各部院送本到閣吏先包本面以備堂畫進呈時撤去票簽者先開本面須明白簡括一行爲上兩行次之不許三行聞阿文成公最重本面看其通者方看草簽否則擲下另改有新到委署者本面三行尙不甚明析公曰似此累墜壺盧我實在畫不來傳以爲笑然依樣壺盧已成內閣話柄故到委署者必購絲綸式樣而其中增刪不啻日新月異化裁變通存乎其人少不經意便有毫釐千里之差謬周希甫有聲年丈曾有句云依樣壺盧畫不難壺盧變化却多端畫來依舊壺盧樣須把壺盧子細看圓轉周到的是過來人語鹿樵先生當閣讀時示詩曰偶就署中近事連綴成韻雖不工亦可作薇垣故事也詩曰手植新槐綠鎖烟今春於大堂前補種槐樹一株綸扉待直後承先先大夫即由中書起官地真高峻龍門並人似紆迴鳥路穿近日外轉甚難一柱獨擎垂露手在軍機行走僅聞春臺侍讀一人三山不少引風船謂考試差諸公晚衙獨坐成孤寂細數殘陽度幾磚每日委署留一人守晚摩肩團坐一房蜂往復籤携五尺童滿友遺稚子送繕正簽襪被夜吟銅箭月樞衣曉聽玉珂風松生入夢應徐卜本年五月孫士毅等皆由中書出身之諭梅信先春莫

暗通鄉會試考官本新 同立鰲峯凌絕頂扶輿清氣讓中嵩謂龍吳二殿撰 十字簪花舊擅書彩毫飽墨不

愁枯京班本年派留 驅車上塞呼將伯秋園隨扈之員合署措資 策馬長城識故塗霞舉競看橫一鶴湖北

之差邊育有 雲飛終惜化雙鳧有欲改知縣者儷笙相國曰棄新陰縱未栽桃李也許秋闈飫上廚送

外簾者 余和韵未存稿僅記末首云中書那遽不中書夏燥冬寒墨易枯門己能專須檢點事原非

小莫糊塗曹儷笙相國看本最細偶有錯誤臨行必面諭曰我一人有七署事大課虛何故終成

虎責實難饒定獻鳧有錯者議罰 堂吏催簽簽僮視晷呼庚呼癸聽茶厨冬月本多每至日哺始得早飯



簡 小 詩 談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語無偶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勁敵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意

楊道孚則謂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作詩當如此學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透曙金釵半醉座添香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密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此二十八字可作史論觀

楊炎歌云雪面淡蛾天上女風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爲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梁武帝作白紵舞詞令沈約改之爲四時白紵歌帝詞云朱絃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抑何靡麗也

不才戲墨

女劇團

宗之瀟灑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嗚呼。此誰家千里駒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或指而告予曰。渠非某先生之愛子耶。今若此。予視其人。果似曾相識。髮雙梳如菡萏。始開形衣雲綃。霧縠作天水碧。色目鏡革履。指上金環如竹節。偕一女。郎雙瓣輕俏眉宇間。悉含蕩意。嬉笑捉搦。招搖過市。市人幾莫知烏之雌雄。既過。或乃歎曰。孽哉萬惡之上海。而使高尚純潔莊嚴。璨爛之女界。至於此極也。予愕然曰。彼輕薄少年。自甘身爲秦宮。一生花底活耳。於女界乎。何有且。卽以蕩婦妖姬論。牆花路柳。何足以辱稱女界。或悄然曰。子特未知個中秘密耳。吾因目擊而發。此感慨非有激之談也。予固詢之。或曰。予好談新劇。暇輒與當世諸藝員遊。上下其議論。頗自謂有所得。第意在社會改良。不欲演導靡誨淫之劇。且欲取舊劇之合理。當情者。稍稍修正。以迎社會之心理。承諾藝員不棄。頗加青眼。時有人提倡女子演劇者。予以爲於我國道德習慣。上窒碍滋多。何必務驚世駭俗。徒恣快意。而或議男女合演。予尤反對之。因有舊派之目。一日。此君過訪。極道契慕。予知爲某先生。

嗣亦假以詞色。頃之。彼乃以某公館某夫人欲談藝。請予謝不往。又頃之。彼再三請。且言某夫人本女教師。今主張活潑教育。故兼命女子習劇。備後日社會教育之進行。意甚盛也。予思彼等熱潮噴湧。動言開通風氣。既足顛倒一時影響之所被。甚大。拒而絕之。則有橫決藩籬以爲世詬病耳。不如因而規之。或冀有所補救。未始不足稍盡予之心力也。乃推衣偕往。豈知此一行中。諸魔畢集。百怪駢羅。而萬惡之上海女界。盡揭其假面具。是日爲學校春假期內。而亦星期六也。此君與予同乘馬車。遲迤至某馬路某里。止層樓高聳。甬道康莊。入門。則花木扶疎。電燈照耀。宛然世家階除。門闔俱西式。閎麗往來人物。甚夥。男女參半。此君偕予拾級登階。予仰睹門楣之旁。有揭槩者。曰女劇團。事務所。因思入門時。亦見有揭槩物。殆必與此同也。方凝注間。忽笑聲出於肩右。顧視之。則一垂髫女郎。捉此君之臂。而索其金。豈蔻盒。且曰。兒寧愛此。因此中小影甚精緻。爾許我久矣。胡靳此區區。此君笑授之。女郎亦笑曰。滕先生遲爾。不至行遣。阿福持催魂符往紅廟燒返生香矣。此君怒之以目。彷彿嘗以「小油嘴」三字視予。而止女郎翩然遁去。此君謂予曰。滕夫人遲先生已久。盍速入。予唯唯。旣入。少坐。視室中陳設。新穎。地衣燈綵。華美絕倫。且薌澤撲人。噴溢鼻觀。而闕於門。映於窗者。粉白黛綠。曲眉豐頰。雜沓不可勝數。予旣見其揭槩。亦視爲當然。獨其中多西裝少年及長衫曳地。顧

影。翩。翩。者。此。何。說。耶。始。灑。然。異。之。以。爲。教。劇。之。師。亦。斷。無。人。多。於。躑。者。若。云。滕。夫。人。家。族。更。安。得。如。太。妣。之。則。百。斯。男。方。致。疑。惑。而。滕。夫。人。出。矣。年。事。約。四。十。許。肉。屏。搖。曳。較。環。更。肥。予。起。各。致。殷。勤。斯。時。門。窗。內。外。環。而。觀。者。益。多。此。君。則。杳。然。不。知。所。往。予。方。接。滕。夫。人。之。聲。音。笑。貌。心。養。養。若。有。根。觸。再。辨。其。舉。止。行。動。忽。悟。曰。此。十。年。前。在。某。坊。內。設。校。招。生。之。大。塊。頭。女。總。教。是。也。事。爲。英。警。署。所。干。涉。人。皆。知。之。予。豈。昏。眩。耶。顧。渠。已。與。夫。離。婚。且。非。滕。姓。今。茲。是。否。其。人。予。亦。不。能。遽。斷。然。海。上。多。秘。密。機。關。離。奇。變。幻。事。何。所。不。有。安。知。非。即。個。人。予。既。至。此。不。如。一。覘。其。異。乃。各。道。仰。慕。予。因。詢。其。團。務。內。容。渠。言。自。組。織。伊。始。至。今。幾。達。三。月。團。員。幸。發。達。已。達。五。十。人。顧。教。師。不。易。聘。藝。佳。者。須。重。金。肯。遷。就。者。又。復。不。佳。雖。以。義。務。熱。心。名。詞。相。激。勸。然。終。不。能。強。人。以。所。難。也。近。日。嘖。嘖。聞。先。生。名。且。夙。重。氣。誼。故。敢。以。義。務。請。爲。敝。團。名。譽。總。裁。每。日。能。賜。教。一。二。小。時。實。爲。萬。幸。今。屈。先。生。至。此。正。爲。此。也。且。敝。團。因。總。裁。久。缺。規。則。懈。弛。鄙。人。素。主。放。任。慣。與。諸。生。相。爾。汝。又。無。力。約。束。將。與。先。生。商。權。整。頓。之。法。先。生。其。有。意。乎。予。唯。唯。謝。不。敏。且。言。向。未。爲。女。學。教。師。此。職。非。所。敢。任。滕。夫。人。笑。曰。君。言。誤。矣。此。間。豈。女。學。校。耶。總。裁。亦。與。教。師。有。別。並。不。事。督。課。但。一。臨。視。或。出。條。教。一。二。則。演。說。數。十。言。可。耳。或。即。并。此。無。之。亦。復。何。妨。第。取。名。譽。足。以。鎮。攝。則。諸。員。自。服。矣。予。雖。漫。應。之。頗。駭。其。語。之。顛。預。

遂堅持謝絕。語滕夫人復笑不可仰。因耳語曰：迂哉君也。此間大有人才大家。閨秀及貴族命婦。以至青樓麗質。無所不有。皆願奉君爲主翁。破除一切煩惱。任君調笑遊戲。此亦足取樂矣。胡爲僕僕於迎春清和間哉。蓋彼疑予常作北里遊也。語益近狎。予面頰意惡。幾不復能致答。強笑曰：予何意爲此。因轉詢曰：夫人不言欲鄙人整頓規則乎。何忽矛盾若此。滕夫人斜睨作態。若嗔若嘲者曰：始吾以君爲海上之極漂亮人。今乃知其非。是吾所謂規則者。乃因彼等恣意爭風奪吾所寵愛之面首故耳。苟能以總裁名義限制彼等之逐逐。其欲予乃從而支配之。則利益儘多於團務。亦大有進步。君更可獲所欲一舉三善。備故不得不屈君至此。君可以悟矣。予時不覺驚悸。然既挾好奇之念。不欲橫生阻力。尙冀深窺其內容。因亦作密語詢之曰：予稍稍諳此前者。不敢冒昧也。夫人所言殆必有所指。非漫然爲泛泛之約束也。規則將何所針對。手段當於何下措。請示機宜。夫人笑曰：君果可人。問及此不媿總裁矣。吾此團本專收女團員。而以男者爲研究員。贊助員等名號。除有多數女團員所挾以俱來者。外則皆吾之故交也。數不在十人下。惟分三等待遇。下者聽其恣意漁獵。供各團員之怨曠者。點染中者。吾特以與貴族大家之特別團員。或出捐資最多者。上者則止。二三人常侍吾左右而題之曰：禁鬻者是也。不意近來風氣日壞。後生小女。挾其雛鶯乳燕之嬌姿。輒敢勾引。

內家磁鍼珀芥一吸卽投吾旣開此廣大之門不復能加以金吾之禁遂致嫣紅姹紫無殿不春浪蝶狂蜂有花皆釀往往觸封姨之怒無端來司尉之文吾道旣衰人言可畏尙復成何體統哉卽如君之同車借來者本吾控鶴監中第一人今亦爲妖魔所誘意馬心猿不可羈勒先生能爲吾設策否耶予僞頷之昨曰先使予一擴眼界何如夫人曰諾吾幾忘却今日新總裁上任胡爲刺刺不休乃自起挽予行出室折東行十餘武聞人聲嘈雜如酒家樓郤先自其窗外過掩映見男女數十人雜坐膝夫人引手啓一門入招予踵之行忽人聲發於門隅似鐘似鈴叮嚕十餘下予眼簾所瞥則奇怪不可思議之狀態悉現目前第見男女互抱作吻鴛鴦隊五色暈眩尤奇者二三美少年遽前吻膝夫人中一人卽予同車介紹人也吻畢附予耳且牽予衣曰君宜速吻夫人此大禮也否則不堪予不得已亦吻之於是又與他人互相吻約略半小時始畢夫人始請予宣述來意予窘甚踟躕再四始就演劇大意敷衍成說衆頗悅服鼓掌聲時作旣畢因就南向坐夫人亦略有所語時某少年已如穿花蝴蝶出沒於嫩蕊濃香之間夫人藉端發揮大肆評論語時頗怒之以目然某少置若罔聞旣畢夫人又報告某家屬有責言謂久出不歸衣飾罄盡或携手同車竟返私室此等犯規不名譽之事實屬本團所絕對否認蓋本團旣許有團內自由擇偶之權利則於團外自當慎守界

限勿授人以口實。乃年幼無知者，輒敢縱情泛濫，破壞本會名譽。今請新總裁明定約束，施以相當之懲罰。自今而後，願我團員其勉之。語畢，衆嘖嘖議短長，似不謂然者。但語細不可聞。頃之一少年登壇，請開教演。此夕所教爲情天恨一齣，分五部演習。至情節淋漓處，亦復妖冶動人。但初學者，率不能盡除其現身之雜感，男女嬉笑醜態，百出須臾而畢。場散各入休憩室。某少年又欲挾幼女偕行。滕夫人厲聲呼之曰：倩影爾獨不留餘地耶？倩影始就夫人夫人顧視，予請偕入休憩室。予此時急欲行矣。夫人不許，既入室，夫人邀予小飲，令倩影及更一男子侍壺觴。狀至穢褻。此時予如坐針氈，急思抽身之法。夫人倚醉相勦，作拇戰狀，至不堪。忽嚶嚶泣出窗下。旣而漸縱，夫人佯不聞。倩影攢眉久之，疾趨而出，彷彿聞慰藉聲。夫人恚曰：爾敢許作態，當如何施罰？俾知執法之嚴。意似欲予發下馬威者。予狂呼腹痛，欲如廁。夫人令僕導予出，乃以餅金賄僕，問予馬車尚在否。僕果遁。迺出問予從之，圍人則執綬待矣。予悄然入，馳歸。已鐘鳴二下，予笑告予妻。予妻亦笑曰：子非肉食者，流固不喜大塊頭也。越數日，聞某教育會請長官取締女劇團。女總教幾被捕，予之假定新總裁得無恙。不才備聞其言，乃告之曰：吾病子猶未能身入地獄也。雖然子可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矣。

致上海老牌子老店老班書

某老班老先生閣下向聞 貴老牌子老店綽號老上海獨撐老門面無論老少上門均以老面孔相向也久矣不才初猶老大疑之以爲嘗聞老商家言愈老愈和氣此實商家老秘訣不意貴老牌子老店則大不然不才之傭僕老李僕婦老三從來爲購物老主顧乃往往老早出去等得老久回來均謂老夥計尤其可惡一味老頭老腦把人家老實奚落或者斥以不應倚老賣老彼反老火直冒幾欲老拳奉敬老李老三都沒奈何老大沒趣而回不才之老弟聞之不信老不死敢如此胡爲因偕鄰人老八親往試驗先向購老山檀降三斤老牌官燕一斤後又欲購新會老陳皮十兩適老夥計不在店中而小夥計也公然老三老四倒說當依老價目增加二成老弟不允說我也多年老上海雖不肯自命老滑頭也不甘作老冤桶你莫不是老花了眼小夥計老羞變怒竟面皮一老轉身去接他的老生意置老弟及老八不理老弟至此雖欲向老班理論總打不倒他的老牌子忽然有一老人走來勸老弟切勿動怒他們這種老樣子老了幾十年來賣生薑讓他一個老譬如做官的遇着老虎班走江湖的賣着老鼠藥你老看破一些也罷老人語時老八過來相呼意思是老相好旁邊還有一個半老佳人也對老八賠着笑臉轉請小夥計取出老陳貨來情願照老價目高抬幾成老八見之暗招老弟速去不必在此空做老戀給人家傳爲老笑柄老弟氣得要死只得偕老

八。過。老。開。橋。向。百。老。匯。路。而。歸。私。問。老。人。何。人。老。八。言。係。老。大。房。的。老。班。半。老。佳。人。何。人。老。八。言。係。老。寶。記。的。老。班。娘。娘。他。門。老。店。對。老。店。故。而。互。相。賣。老。我。們。老。他。不。過。只。得。打。定。老。主。意。老。着。面。皮。走。了。老。弟。歎。一。口。氣。便。把。情。節。告。知。老。兄。不。才。曉。得。上。海。老。店。甚。多。向。有。把。老。牌。子。欺。壓。買。客。的。舉。動。但。沒。有。嘗。過。這。老。滋。味。一。天。從。老。鳳。祥。訪。問。金。價。回。來。經。過。貴。老。牌。子。老。店。忽。然。想。起。老。弟。的。事。情。因。想。乘。便。一。瞻。貴。老。店。的。排。場。仰。見。老。牌。子。高。懸。心。中。老。大。吃。驚。渾。如。老。婆。子。見。了。老。菩。薩。我。老。不。及。他。老。只。因。心。中。橫。着。老。字。便。也。老。老。實。實。進。門。瞥。面。就。見。老。夥。計。向。外。看。着。滿。面。的。老。氣。橫。秋。不。才。但。說。得。要。購。老。：：：老。夥。計。已。老。着。喉。嚨。曬。道。本。店。貨。物。都。是。老。到。的。不。是。老。牌。子。不。賣。不。必。更。說。什。麼。老。牌。新。牌。不。才。被。他。這。老。直。老。得。目。瞪。口。呆。老。實。說。不。出。話。來。老。夥。計。見。予。囁。嚅。不。語。便。老。眼。一。突。老。手。一。麾。道。快。去。快。去。你。想。老。子。門。前。來。弄。花。斧。麼。要。不。是。叫。巡。捕。帶。你。老。巡。捕。房。去。問。問。我。這。老。口。口。好。惹。不。好。惹。不。才。聽。這。老。糊。塗。說。的。話。竟。當。人。是。蘇。老。碼。子。真。是。靠。着。老。字。無。理。可。喻。了。不。才。也。不。與。老。夥。計。辨。論。獨。自。步。出。老。店。門。適。遇。一。位。三。道。老。巡。捕。便。告。以。老。夥。計。欺。侮。的。老。話。老。巡。捕。乃。招。老。夥。計。詰。責。一。番。不。料。老。夥。計。見。了。外。國。老。巡。捕。老。氣。都。消。歸。爪。哇。國。裏。去。了。不。才。恨。此。老。夥。計。借。老。店。欺。人。又。有。老。於。媚。外。之。惡。態。實。爲。老。大。帝。國。之。恥。辱。且。堂。堂。老。牌。子。老。店。向。爲。

上海之俠客

上海老商人所共仰安可以此等老橫風氣增長老奸巨猾之惡名竊恐老店商業前途因此有老而速死之一日老班其知之而故縱耶抑老耄而不及察耶幸勿終老自誤藉頌老安不一不才再拜。

燈火樊樓人聲如沸一中年男子于于來衣服麗都氣度兀傲睨視之則披菜青色貢緞裕衣羃以玄緞對襟馬褂口邊銜密蠟烟管管中雪茄粗如嬰兒臂黃金燦燦與紺碧之玉葉相交映且吸且持吞吐烟霧作符篆影幾蒙其面後從一少年似圍人狀短衣窄袖舉止粗莽男子左顧而嘆曰姑坐檻外何如圍人唯唯。

此何地康莊四達間之茶樓最上層也一日十二時此等客入座者不知凡幾何足異。

忽樓下有交鬨聲聞人集如蟻好事者互相語皆曰上海多狀僂者誠神出鬼沒哉車甫停而衣襟已失其人殆有隱形術耶胡手段之敏捷也或相問訊始知其人固乘人力車至茶樓對宇止才躍下昇車資旋踵而所携之袱已杳方呼警士追捕之故行人聚觀耳中年男子亦聞聲下視視有頃斯時憑樓檻者下視人叢中視線較遠由車停人集警士詰問曉曉處引而移之迤西則恍惚見有

朔風淒厲。電燈明滅之下。一老婦哭路隅。過而諦聽之。其詞半雜哭聲中。彷彿爲家庭勃谿事。若曰。二女不貞。害得爲母好苦也。好事者或問之曰。二女不貞。不過門戶之差耳。然尙有爲父者。分其責安得獨爲子害。老婦曰。客有所不知。予夫以管束二女之權畀予。以化導二女之效責予。今竟致此雙娟者。從人私奔。予夫詬予溺職。洵洵逐予於外。予無以自明。夫安得不悲。

好事者終不信。曰。不責其女而逐其母。有是理乎。老婦曰。否否。予程姓。生二女。溺愛已甚。稍長。各有所歡。予微聞之。欲加以阻遏。方將正襟危坐。作嚴厲之訓誡。兩女疾伸掌。展指力擊予嘴巴。二予竟暈絕。不省人事。事及甦。則二少年立。予前曰。予爾婿也。能與爾女爲稱。爾不反對此舉否。予畏其人偉暴有力。不敢昌言反對。支梧其辭。二少年又勢將用武。予急唯唯。二少年曰。某日爾可往某廟燒香。挈二女往。則吾儕且感激爾。必不復爲爾崇。予思之。此事似有未便者。因謝曰。予甚願燒香。然不能挈二女往。予爲二女事。已飽受責言。今而後。予願守中立。二少年色頓怒。舉手槍指予下體。厲聲詰之曰。爾允乎。若一不字。出諸口。則此彈入諸口矣。予惶悚汗流。不得不急允之。少年逡巡去。予思不往則爲少年所害。往則爲夫所斥。不如逃之。遂就戚串於丹陽。旋聞二少年挈女去。從白狼爲盜。予所依之戚串。則以江西亂事起。致失職業。蓋戚串固就鐵路公司營業者也。予既無所依。不得已。仍

歸予家。而予夫正以歐戰失業。已身衣食尙不暇給。安能顧予。予乃流爲丐婦矣。嗟乎先生。予自去年六月至今。一敗塗地至此。夫安得不悲。好事者爲之太息。畀以錢。老婦又請曰。先生毋給予錢。但爲予書一窺單。沿途求人扶助。感且無已。好事者乃書律詩一首與之。其詞曰。程家老婦怕燒香。嘴把雙飛跳屋梁。半夜手槍轟要塞。一朝勛斗跌丹陽。白狼淮北情書斷。黑虎江西去路長。鐵路公司獨不見冤民。滿地滾流黃。

午注言氏說文解字樣本

(吹) 心有所欲。隨口出之。從口從欲省聲。(注) 午按古人以口出爲言。人言爲信。謂口之所言。當可信也。今則不然。人開牛口。謂之言。以言欺人。謂之信。惟其牛口大欲存焉。故從口從欲。欲者官爵財貨衣食女色。皆是心有所欲。而力不足。故從欠。力雖不足。而姑妄言之。以自欺欺人。欺者欠也。心起於欲。以口成其欺。此吹之今義也。吹哉吹哉。爲法螺爲牛皮。見於官經。載之穢史。一若凡人有口。即不可無吹。文言之則曰鼓吹。俗言之則曰吹牛。

(拍) 百其手。以媚人也。或云白手成事。從手從白。白亦聲。(注) 午按此兼百手白手二義。百手者謂人手僅得二。而獨善媚者。不啻有百。以其自暮夜黃金拂鬚抱足。至於炙手可熱。揶揄取盈。皆手

也變化甚多。賅之以百。云爾。白手者。彼其人。不操戈矛。不用貨本。可以立致。卿相。取人金玉。錦繡。如操券。故曰白手可成事也。官經曰。道在拍馬。穢史滑頭傳曰。拍馬底。似拍皆依馬。爲訓。不知以馬喻人。其義至明。漢高祖謂乃公。以馬上得之。滿小奴。則謂小的。以馬下得之。拍之精義在此。

(鑽) 金貝從二先。先者尖也。尖其首。與金貝終始也。從贊聲。(注)午按古義。先同尖。凡尖銳之物。稱之尖其首者。謂人欲無孔不入。則其首自尖。不尖於形。而尖於無形。不尖於體。而尖於無體也。從二先。謂兩省皆尖。俗言兩頭尖也。用金貝者。賄賂貨財也。以賄賂尖於入。求進之具也。以貨財尖於出。娛老之資也。入爲始。出爲終。無所不用其尖。謂始之終之。皆爲金貝而已矣。從贊聲者。有金則贊成。無金則不贊成。故鑽義爲尖。而從贊聲也。奴才訓曰。利用鑽。醜史狗洞傳曰。其出入也鑽。

(圓) 官員之範圍也。從口從員。員聲。(注)午按口圍之本字。故曰範圍也。凡爲官員者。必有一定之秘訣。美其名曰範圍。以此範圍。官員之行動。若曰不如是。則不成爲官員。即官經所謂。能員圓滑之至也。大員圓轉之至也。又曰不多言。不辦事。不露圭角。不辨是非。不得罪於巨室。能乞憐於大人。是之謂圓。處世論曰。應世之術。如環無端。少子曰。圓之又圓。得意之門。引申義爲圓光。俗呼琉璃蛋。(混) 渾沌糊塗也。從水昆聲。(注)午按渾混同音。義沌雙聲。糊塗疊韻。皆一聲之轉。如水之濁如

油之膩。舉世滔滔。無不皆是。北京方言。混帳糊塗蛋。即此。

(湊) 湊趣也。凡奏之屬。皆從湊。奏聲。(注)午按官僚奴才之下。對於上曰奏。無奏之名。而有奏之實者。曰湊。次於奏也。奴顏婢膝。蘄得所媚者之歡心。而後已。故曰。凡奏之屬。皆從湊。吳賸子課曰。一湊。即趣利見大人。

(撈) 掠取也。不勞而獲也。從手掠取。勞聲。(注)午按罔利之道。不得不掠。掠則取之。官員之秘訣。不勞而獲。勞則不獲。故字從榮。省謂榮顯而有勢力也。官經曰。凡官之道。始於拍中。於鑽。終於撈。不肖子曰。撈幾個錢。一生吃着不盡。

(刮) 刀削取也。用於地皮。從刀從舌聲。(注)古稱刀筆。今人多不能動筆。則謂之刀刮。亦宜兩肩荷三寸舌。笑裏藏刀。則削地皮。以自肥。刀頭舐血。不顧也。官頌曰。天高三尺。又救世箴曰。刮盡面皮。

教育費

一村學究偶入市閱報。見政府籌教育費云云。大駭曰。此費亦須科派民間。耶怪底。吾儒之不。振也。旁人問所以。村學究曰。所謂教者。必天主教。耶穌教耳。如今事事媚洋人。乃至教民之養育費也。須我等捐輸。則讀書受孔子戒者。不且餓死耶。

或啞然笑曰。先生誤矣。此費絕非爲教民而設。正是養爾輩。讀受孔子戒者。教育便是先生教書之意義。

學究掉首曰。豈有此理。吾輩設帳授徒。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則教育之費。明明爲有子弟之家。各敬其事。何曾勞朝廷籌畫。此等公費。從何說起。政府必不如此糊塗。若云果有其事。我便是教書先生。從未領得一文半文。爾作此語欺我。罪小。冤及儒者。打秋風。罪大。真正豈有此理。

或急止之曰。否。否。所謂教書先生者。非指爾輩私塾先生。乃指學堂中教習也。爾不見屋宇巍峨。操場廣漠。學生着洋服。三五成隊。先生目金鏡口雪茄。錦衣革履。徵逐市場者耶。此皆政府所謂教育人才。苟無費安得有是。豈若先生之樸實節儉。但受人家束修而已。絕不勞政府資助。故彼一時。此一時。私塾先生之道。於今不行。洋風大甚。此政府之所以貧也。學究大曠曰。此更豈有此理。所謂洋學堂者。無論其教法之是非。卽其浪費浮支。已爲人人所痛恨。且其費既向農人徵收。每畝若干。吾家薄田數畝。亦須多出幾文。此費正不在少數。乃尙須政府爲之籌畫。耶。噫。此必爲洋風先生所蒙蔽。吾將具呈告政府。速裁撤此費。仍提倡私塾。讀學庸論語尊儒教。絕洋風。則可立致富強。或鼓掌曰。先生絕大經濟。現在教育部正求減教育費。及讀經等方法。此條陳若上。先生得志之機。

餠錄

遺興叢編甲集

●雅謔錄

搜集古今詼諧雋語巧不傷雅者錄爲一編大足助酒後茶餘之樂趣洋裝一冊售洋二角

新江南野史 第一刊

許指嚴先生著舉晚清及民國以來之江南故事每事撰爲一篇情節奇秘然皆徵實出以悽豔之筆尤足動人茲定按期陸續出版每冊售價現洋二角

十年花絮 第一刊

廣徵十年來南北奇聞軼事謂之社會史可謂之稗官野史供消愁排悶之助也亦無不可茲定按期陸續出版每冊售價現洋二角

今說郭甲集

妙選近代名人所撰說部加以評騭別有會心非抄錄割截者可比茲定按期陸續出書每冊售價現洋二角

逸興齋謎語選粹初編

(逸興老人)

序

昔揚子有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至於隱語。廋詞。更鄙之。無甚高論。雖然是亦吾國舊時文人之消遣法也。所謂賢於無所用心。較諸博奕。猶覺有過之無不及耳。列之爲游戲品。其誰曰不宜。僕壯年時。即酷嗜此道。迨橐筆汴。晉每值上元。令節。聯合同人。各出意匠。鉤心鬪角。盡情刻鏤。慘淡經營。頗耗腦力。遇有佳製。輒共欣賞。不肯自秘。並陳之通衢。燈紙玲瓏。以恣娛樂。廿餘年來。所得甚夥。欲付剞劂。因所費不貲。遲遲未果。比年以來。人事變遷。昔日同人。風流雲散。回憶當年之間情。逸致不禁感慨係之。然而文人結習。終不能忘。近見各報紙及各雜誌。間有登載謎語數則。或數十則。閱之終不免美哉。猶憾之懷。昔人聞談虎而色變。予則聞談虎而色喜。閒居無事。因將平日之所貯藏與朋友之所投贈者。分門別類。擇尤錄存。暇時取以瀏覽。藉以自怡悅而已。是爲序。

丙辰元旦逸興齋老人峯孫氏李言自識於晉陽寄廬

叙

謎語雖爲小道。亦可以陶寫性靈。涵詠文墨。而考其源流。由來甚古。左氏麥麴之語。河魚庚癸之言。

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婦則謎語元始發軔也孔北海作離合之詞藝文志列隱書之篇
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極品物則謎語推衍演繹也至若文戲四冊之編輯揆叙萬類之
刊行金章宗之百斛珠賀從善之千文虎類皆古今謎語之淵藪叢林大海蔚爲巨觀鬪異矜奇彌
增逸興豈非騷人韻士無上游戲之妙品哉 家君峯孫公酷嗜此道歷有年矣每當風月良宵輒
作春燈雅集元毓追隨恐後時聆緒論惟恨才質庸鈍弗足仰贊高深耳頃值說叢刊行之際因將
家君近輯逸興齋謎語選粹一編錄寄京師宣南編譯社許指嚴師附刊報末以供海內同志茶餘
酒後消遣之一助而爲謎界放大光明則 家君篝燈集腋之苦心亦庶幾不泯也夫丙辰嘉平地
臘節毓元謹識於并門

例言

(一) 蒐羅謎語自丙戌始遇有名家之著錄報紙雜誌所刊登及友人投贈自己編製者無不分門別
類兼收并蓄錄藏篋笥迄今計之約有四萬八千餘則此編所選祇其中二分之一亦成洋洋大觀
矣

(一) 此編以廣搜各家名著爲主己作次之故所選輯及參考之書籍不下二百七十餘種洵可爲謎

語中集其大成者。

(一) 此編所選輯噲炙人口者。居其多數。故不加評註。祇擇其雅切者錄之。因錫其名曰謎海。從其實也。兒子毓元。更名曰謎語選粹。錄副寄京刊布。非本願也。

(一) 此編選錄各家名作。其各家之姓氏代遠年湮。鈔錄不全。多所遺軼。故概從闕。如實非敢掠美也。

(一) 此編所輯各謎。總以謎面用成語者爲限。間有一二非成語者。因其底面確合。弗忍擯棄。其餘俗淺者。概從割愛。

(一) 謎語中總以斷章取義。成語射成語。及傳神而表裏呼應。字字有著。典雅醒豁。運實於虛者。爲上乘。若浮淺生湊。索然無味者。概不著錄。

(一) 謎語用格。原以濟思路之窮。此編所輯。如解鈴繫鈴。捲簾等格。尙屬通用。其餘牽強無意趣者。概棄不錄。

(一) 此編共分十編。自初編至十編。各分門類。大致相同。遇有新穎門類。亦隨時增入。俾成完璧。

(一) 此編匆促選錄。雖校訂多次。而遺漏謬誤。仍不能免。海內同志。尙祈多所教正。以便刊誤。

(一) 僕僻居晉省。見聞鄙陋。未能見之名稿甚夥。海內鴻儒碩彥。騷人韻士。如有宏篇巨著。與本編體

例相符者。果能割愛惠寄。俾成巨觀。一律歡迎。成書後。逐各奉贈。以結翰墨因緣。

初編輯選門類及細目詳列於後

第一集 經史門 (細目十八)

義經 壁經 葩經 周禮 儀禮 戴記 左傳 公羊

穀梁 孝經 爾雅 四子 國語 國策 史記 漢書

晉史 山海經

第二集 子集門 (細目三十一)

家語 道德經 南華經 楚詞 揚子 易 林 文選 古文

詩句 詩品 書品 格言 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規

龍文鞭影 西廂記 桃花扇 牡丹亭 琵琶記 歷書 牙牌數 韻目

聊目 鐸目 楚詞目 南華經目 桃花扇目 天演論目 劇目

第三集 名字門 (細目六十二)

古人 四子人 古仙人 古美人 春秋人 戰國人 漢人

三國人 晉人 唐人 南史人 五代人 宋人 元人

明人 清人 時人 東洋人 泰西人 泊人 石人

泊號 書名 卦名 篇名 地名 國名 年號名

官名	府名	州名	縣名	山名	文河名	調牌名
曲牌名	藥名	物名	木名	花名	果名	菜名
鳥名	馬名	蟲名	魚名	星名	神名	形體名
字	諺語	菜別名	木別名	花別名	草別名	果別名
鳥別名	獸別名	蟲別名	魚別名	樂器別名	兵器別名	衣飾別名

第四集 集錦門 (細目不列)

凡一謎而射二種以上者不能各分各類均歸此門故無細目可別

逸興齋謎語選粹初編

逸興齋老人峯孫氏纂輯

第一集 經史門

第一目 義經類

令狐潮疑其爲木刻人也。謀得其實。乃大驚。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閤。鮑牽見之。

繼又有人告曰。參果殺人。母投杼而起。

虞允文極諫和議棄地之害。

男毓元校錄

震爲雷
 中有慶也
 三則疑也
 其利斷金

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請為君驅下流。當不脫網也。

齊莊公太子失位去國。

宋孝公十二年改元。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於苧蘿山若耶溪浣紗。

渴睡漢已中狀元矣。

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季孫何見笑於婦人。

文公遂不敢請。

賜南粵王趙佗書。

酌損之。

包有魚。

得臣无家。

乾道乃革。

明兩作離。

施未行也。

鼎解聖功也。

為美脊。

聖人立象以盡意。

上下交。

為寡髮。

地道無成。

文言曰。

大史摯適齊。全章。

讀等身書。悉明其義。

阮籍猖狂。其故何也。

史湘雲醉臥芍藥裯。

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

不慣與小人乘。

楊花入水便成萍。

五經無雙許叔重。

文無直筆。必售之技。

上窮碧落下黃泉。

雲物不殊鄉國異。

強欲登高去一首。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各指其所之。

黃中通理。

爲多白眼。

困於石。

視履考祥。

君子得輿。

剛浸而長。

蓋言慎也。

其言曲而中。

先登於天。後入於地。

天一地二。

上九玉用出征。

得臣无家。

初一初二不宜出行。

天不同地不同。

妾婦之道也。

誰補神仙尉。

羽毛未豐滿。

花落知多少。

西子蒙不潔。

牡丹為花王。

安石似王敦。

渾欲不勝簪。

嚴君平賣卜。

鴛鴦不獨宿。

重陽糕。端陽酒。

三才之道也。

上下順也。

小往大來。

賓受其福。

翩翩不富。

中心疑者其辭枝。

施未光也。

莫大乎富貴。

為多白眼。

為寡髮。

其事肆而隱。

比者比也。

九五節飲食。

十日不雨則無禾。

歸去來辭。

漢元帝哀帝。

七月流火。

歧路亡羊。

夫子之病。

爲惡不同。

毛將安附。

鷹視雁額。

繫雁傳書。

日出而作。

南北二京。

收筆太直。

過旬災也。

潛之爲言也。

而成位乎其中矣。

相見乎離。

未失道也。

災在外也。

上逆而下順也。

革去故也。

有飛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

明不息也。

明兩作。

作結繩。

張顛醉草。

蒲觴角黍。

小人犯刑。

前途倒戈。

竊符救趙。

草木皆兵。

孕婦忌服。

光武興漢。

龍山落帽。

羽衣盡脫。

學柳下惠。

範我馳驅。

菖蒲拜竹。

十

濡其首。

節飲食。

擊蒙。

商旅不行。

求小得。

伏戎於莽。

勿藥有喜。

鼎取新也。

嘉之會也。

其道大光。

以從禽也。

爲良馬。

不節若。

湯隆盜甲。

陳情表。

西廂記。

如夫人。

落星石。

虎渡河。

無鬼論。

曲肱軒。

商郊。

緒衣。

戊辰。

斑竹。

竹師。

與時偕行。

密雲不雨。

兼三才而兩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風行水上。

乃徐有說。

衍在中也。

殷薦之上帝。

以訟受服。

天數五地數五。

君子豹變。

君子以虛受人。

鴿信。

天闕。

孤陋。

舐犢。

主考。

野鷗。

梅妻。

火坑。

傲弟。

未濟。

一錢。

種田不納糧。

生熟藥材都賣完了。

飛鳥遺之音人

乾道乃革

離羣醜也

爲子母牛

爲君爲父

田獲三品

歸爾逋

離上而坎下也

有虞之象也

離上而坎下也

不字分而爲二

其於地也爲黑

地道光也

通訊

通

字

通 訊

代擬寄某女史書

茗 邨

僕前厲井門。眞無聊賴。除非痛飲。便賦離騷。偶爲濮上之游。瞥見雲英之面。大方舉止。有林下之風。淡冶丰神。異塵中之物。過從幾日。細詰生平。方知女史故歷下之良家。本書香之舊族。情殊碧玉。羞嫁汝南。命照紅鸞。竭來晉北。大阮之親。非骨肉。謬託蹇修。倡家之婦。慣買良。誤從蕩子。已拚玉碎。豈意瓦全。蓋幽蘭自芳。本挺生於空谷。而楊枝無力。竟摧折以隨風。感此遭逢。能無鬱悒。然而花飄瀟。溷雖墮落。以堪悲蓮。出淤泥。終淨。曰之尙在。斯則卿能解脫。僕尤愛賞者也。于是飲藍橋之瓊液。則絡秀延賓。飛葉縣之仙覺。則王喬墜屣。蓬山縹渺。人來兜率之天。繡榻橫陳。花種長生之地。偶爾香薰。粟膩友吹。纔從教飯。罷胡麻阮。歸未三生石上。悟舊日之精魂。一刻春宵。識柔腸之繾綣。劇憐薄命。願託終身。萬頃情波。沁人肺腑。千行珠淚。滴自心頭。亦可謂知己之相逢。神光之獨注者矣。雖然。因緣者。佛之眞諦也。男女者。人之大欲也。鴛鴦尙擇匹偶。嫦娥亦愛少年。雖紅拂英雄。甘作衛公侍者。而香山老去。恐悞樊素韶齡。凡在解人。都明斯意。而况憐香惜玉。世間不乏賞音。轉緣回黃。

美人豈傷遲暮也乎。可奈乍結同心。又當分手。歡情甫暢。別恨重添。三宿浮屠。不勝空桑之戀。幾升濁酒。難澆壘塊之胸。紫蟹剝來。親自裹成。水角青雲。送別生憎。又起流言。體貼如斯。叮嚀至再。僕豈忘情。誰能遣此。哉。清霜司令。僕馬戒塗。人月雙圓。已過中秋之節。火輪迅速。瞬驚千里而遙。頃者解纜。漢皋稅駕。白下蒹葭。秋水悵倚玉以相牟。桃李春風。幸留花而不發。所冀前緣未盡。阿軟重逢。將貽南部之胭脂。好嫁東方之夫婿。息壤在彼。我自摩挲。記事之珠。遠訊平安。卿須珍重。深情之帖。

跋

客春流寓并門。曾從茗邨先生爲詩酒之會。偶讀此作。愛其韶秀。遂錄存之。旋茗公復返并門。而僕亦游晉適。

茗公往平遙未及握也。今於京邸檢故篋。得此稿。根觸前塵。悵惓靡已。因

語

刊入說叢。通信闌用留鴻雪。且志感也。指嚴注。

注 意

- 一 用此定單預購說叢一冊以上按定價九五折收現洋十冊
- 一 以上九折百冊以上八折
- 一 遠處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票按九折收用_{以內之票}
- 一 說叢每冊定價現洋五角郵費五分本京定閱者一律由本
- 一 社派送不另收費
- 一 預購期以出收發行日爲截止

宣南編譯社啓

注 意

此項贈品券按號截留積至
十號可易一種極精美之
印刷品

說部叢書

第三次預約

本館去年發行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次預約○凡十九種二十九冊定價七元二角五分預約只收三元五角不及定價之半大為社會歡迎各書均已出齊茲更發行第二次預約辦法一仍前例第一次發行小說均係歐美名著譯筆純雅情文兼至中有林琴南先生譯本六種十冊占全書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次仍有林先生手筆多種誠為小說界之特色茲將應注意之事列下

(一)第一次未及預約者得於第二次預約時帶購第一次之書惟不購第二次者不得單購第一次

(二)合購第一二次者七元單購第二次者三元五角

(三)每次郵費國內三角日本六角郵會各國一元二角

(四)第一次即時取書存書無多購請從速稍遲須俟再版補付第二次自六年陽歷二月起每月出二冊或三冊年底出全

(五)郵票代錢九五折計算以一角以下之郵票為限

第一次目錄

亨利第六遺事 林紆 一冊二角五分

冰蘖餘生記 雙石軒 二冊五角

情天 窩林紆 二冊六角
海天一 孽黃士洪 一冊一角八分

香鉤情眼 林紆 二冊六角

名優遇盜記 郭演公 一冊二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林紆 一冊二角

大荒歸客記 梁禾青 二冊四角

真愛情蓮心 一冊二角五分

戰場情話 史久成 二冊五角

樹園穴 金東鳳鳴 一冊二角五分

橄欖雪恨錄 雙石軒 二冊五角

冰原深險記 王無為 一冊二角

血攬痕生可 一冊二角

蠻花情果 王卓民 二冊六角

詩人解頤語 林紆 二冊五角五分

魔冠浪影 丁宗一 一冊二角五分

慧劫劉澤沛 二冊四角五分

第二次目錄

天女離魂記 林紆 近刊

怪手印 陳觀奕 近刊

烟火馬 林紆 近刊

鄉里善人 林紆 近刊

蓬門畫眉錄 輝鐵樞 近刊